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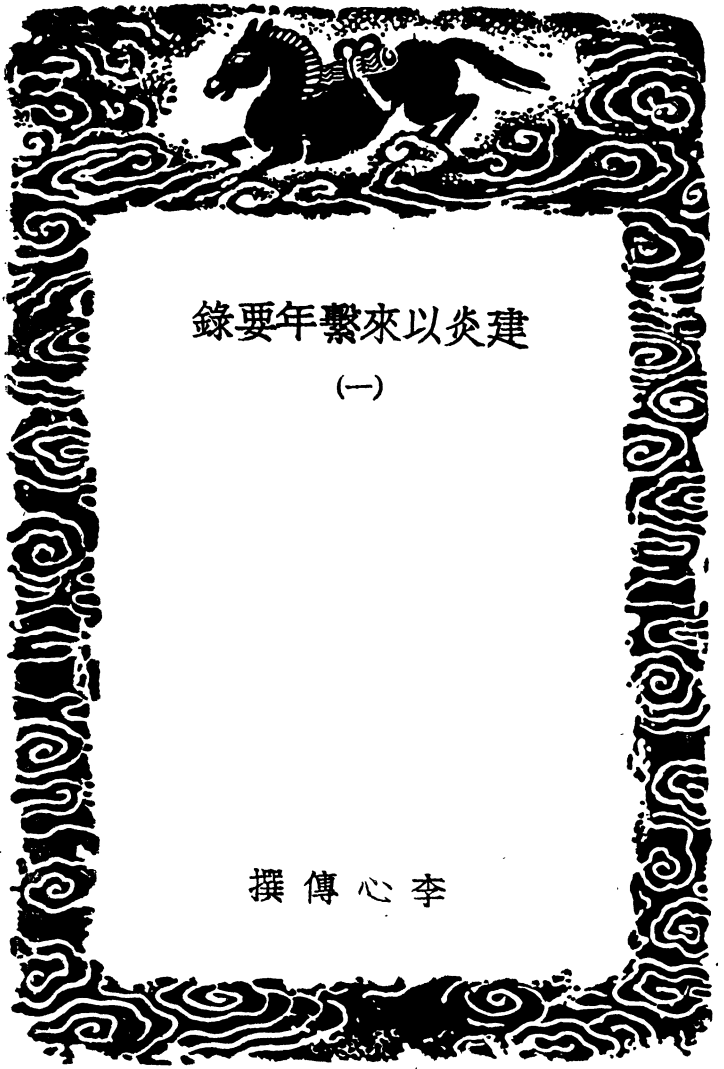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

李心傳撰

本館據史學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宋史本傳

李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二人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興諸大臣掃除亂政。興民更始。以爲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祥饑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略無能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茲熾。則女謁盛矣。珍元之獻。罕聞卻絕。則苞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

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訓聞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總目

卷一
建炎元年丁未正月辛卯朔之庚申
卷二
建炎元年丁未二月辛酉朔之庚寅
卷三
建炎元年丁未三月辛卯朔之己未
卷四
建炎元年丁未四月庚申朔之丁亥
卷五
建炎元年丁未五月庚寅朔之戊午
卷六
建炎元年丁未六月己未朔之戊子
卷七

建炎元年丁未七月己丑朔之丁巳
卷八
建炎元年丁未八月戊午朔之丙戌
卷九
建炎元年丁未九月戊子朔之乙卯
卷十
建炎元年丁未十月丁巳朔之十一月辛亥
卷十一
建炎元年丁未十二月丙辰朔之乙酉
卷十二
建炎二年戊申正月丙戌朔之甲寅
卷十三
建炎二年戊申二月乙卯朔之壬午
卷十四
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乙酉朔之辛亥

卷十五
建炎二年戊申四月甲寅朔之五月己酉
卷十六
建炎二年戊申六月甲寅朔之七月辛亥
卷十七
建炎二年戊申八月癸丑朔之九月丁酉
卷十八
建炎二年戊申十月癸丑朔之十二月戊寅
卷十九
建炎三年己酉正月庚辰朔之己酉
卷二十
建炎三年己酉二月庚戌朔之戊寅
卷二十一
建炎三年己酉三月己卯朔之丁未
卷二十二

建炎三年己酉四月戊申朔之丁丑
卷二十三
建炎三年己酉五月戊寅朔之丁未
卷二十四
建炎三年己酉六月戊申朔之乙亥
卷二十五
建炎三年己酉七月戊寅朔之壬寅
卷二十六
建炎三年己酉八月戊申朔之乙亥
卷二十七
建炎三年己酉閏八月丁丑朔之乙巳
卷二十八
建炎三年己酉九月丙午朔之十月癸卯
卷二十九
建炎三年己酉十一月乙巳朔之甲戌

卷三十
建炎三年己酉十二月乙亥朔之癸卯
卷三十一
建炎四年庚戌正月甲寅朔之二月辛丑
卷三十二
建炎四年庚戌三月癸卯朔之四月辛丑
卷三十三
建炎四年庚戌五月壬寅朔之庚午
卷三十四
建炎四年庚戌六月辛未朔之己亥
卷三十五
建炎四年庚戌七月辛丑朔之己巳
卷三十六
建炎四年庚戌八月辛未朔之戊戌
卷三十七

建炎四年庚戌九月辛丑朔之丙寅
卷三十八
建炎四年庚戌十月庚午朔之己亥
卷三十九
建炎四年庚戌十一月庚子朔之丙寅
卷四十
建炎四年庚戌十二月己巳朔之丁酉
卷四十一
紹興元年辛亥正月己亥朔之丙寅
卷四十二
紹興元年辛亥二月戊辰朔之丁酉
卷四十三
紹興元年辛亥三月戊戌朔之四月乙未
卷四十四
紹興元年辛亥五月丙申朔之癸亥

卷四十五
紹興元年辛亥六月丙寅朔之癸巳
卷四十六
紹興元年辛亥七月乙未朔之八月癸巳
卷四十七
紹興元年辛亥九月甲午朔之癸亥
卷四十八
紹興元年辛亥十月甲子朔之癸巳
卷四十九
紹興元年辛亥十一月甲午朔之壬戌
卷五十
紹興元年辛亥十二月癸亥朔之壬辰
卷五十一
紹興二年壬子正月癸巳朔之二月庚寅
卷五十二

紹興二年壬子三月壬辰朔之己未
卷五十三
紹興二年壬子四月壬戌朔之閏四月己未
卷五十四
紹興二年壬子五月庚申朔之戊子
卷五十五
紹興二年壬子六月庚寅朔之戊午
卷五十六
紹興二年壬子七月己未朔之丙戌
卷五十七
紹興二年壬子八月己丑朔之丙辰
卷五十八
紹興二年壬子九月戊午朔之丁亥
卷五十九
紹興二年壬子十月戊子朔之丙辰

卷六十
紹興二年壬子十一月戊午朔之甲申
卷六十一
紹興二年壬子十二月丁亥朔之丙辰
卷六十二
紹興三年癸丑正月丁巳朔之乙酉
卷六十三
紹興三年癸丑二月丁亥朔之三月甲申
卷六十四
紹興三年癸丑四月丙戌朔之癸丑
卷六十五
紹興三年癸丑五月乙卯朔之辛巳
卷六十六
紹興三年癸丑六月甲申朔之癸丑
卷六十七

紹興三年癸丑七月甲寅朔之八月辛亥
卷六十八
紹興三年癸丑九月壬子朔之庚辰
卷六十九
紹興三年癸丑十月壬午朔之辛亥
卷七十
紹興三年癸丑十一月壬子朔之庚辰
卷七十一
紹興三年癸丑十二月辛巳朔之庚戌
卷七十二
紹興四年甲寅正月辛亥朔之庚辰
卷七十三
紹興四年甲寅二月辛巳朔之丁未
卷七十四
紹興四年甲寅三月辛亥朔之己卯

卷七十五
紹興四年甲寅四月庚辰朔之戊申
卷七十六
紹興四年甲寅五月庚戌朔之丁丑
卷七十七
紹興四年甲寅六月己卯朔之丙午
卷七十八
紹興四年甲寅七月戊申朔之丁丑
卷七十九
紹興四年甲寅八月戊寅朔之乙巳
卷八十
紹興四年甲寅九月丁未朔之甲戌
卷八十一
紹興四年甲寅十月丙子朔之乙巳
卷八十二

紹興四年甲寅十一月丙午朔之癸酉
卷八十三
紹興四年甲寅十二月乙亥朔之癸卯
卷八十四
紹興五年乙卯正月乙巳朔之癸酉
卷八十五
紹興五年乙卯二月乙亥朔之甲辰
卷八十六
紹興五年乙卯閏二月乙巳朔之癸酉
卷八十七
紹興五年乙卯三月甲戌朔之癸卯
卷八十八
紹興五年乙卯四月甲辰朔之壬申
卷八十九
紹興五年乙卯五月甲戌朔之壬寅

卷九十
紹興五年乙卯六月癸卯朔之辛未
卷九十一
紹興五年乙卯七月壬申朔之辛丑
卷九十二
紹興五年乙卯八月壬寅朔之己未
卷九十三
紹興五年乙卯九月辛未朔之戊戌
卷九十四
紹興五年乙卯十月庚子朔之己巳
卷九十五
紹興五年乙卯十一月庚午朔之丁酉
卷九十六
紹興五年乙卯十二月己亥朔之戊辰
卷九十七

紹興六年丙辰正月己巳朔之戊戌
卷九十八
紹興六年丙辰二月己亥朔之丙寅
卷九十九
紹興六年丙辰三月戊辰朔之丁酉
卷一百
紹興六年丙辰四月戊戌朔之丙寅
卷一百一
紹興六年丙辰五月戊辰朔之丙申
卷一百二
紹興六年丙辰六月丁酉朔之癸亥
卷一百三
紹興六年丙辰七月丁卯朔之乙未
卷一百四
紹興六年丙辰八月丙申朔之乙丑

卷一百五

紹興六年丙辰九月丙寅朔之癸巳

卷一百六

紹興六年丙辰十月乙未朔之十一月壬辰

卷一百七

紹興六年丙辰十二月甲午朔之辛酉

卷一百八

紹興七年丁巳正月癸亥朔之辛卯

卷一百九

紹興七年丁巳二月癸巳朔之三月庚寅

卷一百十

紹興七年丁巳四月壬辰朔之戊午

卷一百十一

紹興七年丁巳五月壬戌朔之六月己未

卷一百十二

紹興七年丁巳七月辛酉朔之戊子
卷一百十三
紹興七年丁巳八月辛卯朔之丁巳
卷一百十四
紹興七年丁巳九月庚申朔之戊子
卷一百十五
紹興七年丁巳十月庚寅朔之丁巳
卷一百十六
紹興七年丁巳閏十月己未朔之戊子
卷一百十七
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己丑朔之十二月丁亥
卷一百十八
紹興八年戊午正月戊子朔之三月壬子
卷一百十九
紹興八年戊午四月丙辰朔之五月壬子

卷一百二十
紹興八年戊午六月乙卯朔之癸未
卷一百二十一
紹興八年戊午七月乙酉朔之八月癸未
卷一百二十二
紹興八年戊午九月甲申朔之十月壬午
卷一百二十三
紹興八年戊午十一月癸未朔之壬子
卷一百二十四
紹興八年戊午十二月癸丑朔之庚辰
卷一百二十五
紹興九年己未正月壬午朔之庚戌
卷一百二十六
紹興九年己未二月壬子朔之庚辰
卷一百二十七

紹興九年己未三月壬午朔之四月丙子
卷一百二十八
紹興九年己未五月庚辰朔之癸卯
卷一百二十九
紹興九年己未六月己酉朔之丁丑
卷一百三十
紹興九年己未七月己卯朔之丙午
卷一百三十一
紹興九年己未八月戊申朔之丙午
卷一百三十二
紹興九年己未九月戊寅朔之十月辛酉
卷一百三十三
紹興九年己未十一月戊寅朔之十二月己巳
卷一百三十四
紹興十年庚申正月丁丑朔之三月癸卯

卷一百三十五
紹興十年庚申四月己巳朔之五月壬寅
卷一百三十六
紹興十年庚申六月甲辰朔之庚子
卷一百三十七
紹興十年庚申七月癸酉朔之九月辛未
卷一百三十八
紹興十年庚申十月壬申朔之十二月己亥
卷一百三十九
紹興十一年辛酉正月辛丑朔之三月丁卯
卷一百四十
紹興十一年辛酉四月己巳朔之六月丙申
卷一百四十一
紹興十一年辛酉七月丁酉朔之九月乙丑
卷一百四十二

紹興十一年辛酉十月丙寅朔之十一月壬戌
卷一百四十三
紹興十一年辛酉十二月乙丑朔之癸巳
卷一百四十四
紹興十二年壬戌正月乙未朔之三月辛酉
卷一百四十五
紹興十二年壬戌四月甲子朔之六月己丑
卷一百四十六
紹興十二年壬戌七月壬辰朔之九月戊午
卷一百四十七
紹興十二年壬戌十月辛酉朔之十二月丁亥
卷一百四十八
紹興十三年癸亥正月己丑朔之閏四月乙卯
卷一百四十九
紹興十三年癸亥五月庚申朔之八月壬子

卷一百五十
紹興十三年癸亥九月乙卯朔之十二月己酉
卷一百五十一
紹興十四年甲子正月癸丑朔之六月丙午
卷一百五十二
紹興十四年甲子七月庚戌朔之十二月丙午
卷一百五十三
紹興十五年乙丑正月庚戌朔之六月辛丑
卷一百五十四
紹興十五年乙丑七月乙巳朔之十二月戊辰
卷一百五十五
紹興十六年丙寅正月戊寅朔之十二月壬戌
卷一百五十六
紹興十七年丁卯正月丙寅朔之十二月丁巳
卷一百五十七

紹興十八年戊辰正月戊辰朔之六月乙卯
卷一百五十八
紹興十八年戊辰七月壬戌朔之十二月庚辰
卷一百五十九
紹興十九年己巳正月甲申朔之六月丁丑
卷一百六十
紹興十九年己巳七月辛巳朔之十二月戊寅
卷一百六十一
紹興二十年庚午正月甲申朔之十二月己巳
卷一百六十二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正月辛巳朔之十二月癸巳
卷一百六十三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正月丁未朔之十二月戊子
卷一百六十四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正月己亥朔之六月丁亥

卷一百六十五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七月己丑朔之閏十二月庚戌
卷一百六十六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正月癸酉朔之六月己酉
卷一百六十七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七月癸丑朔之十二月乙巳
卷一百六十八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正月丁巳朔之六月癸卯
卷一百六十九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七月戊申朔之十月甲辰
卷一百七十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十一月戊申朔之十二月辛丑
卷一百七十一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丁未朔之二月庚子
卷一百七十二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三月壬寅朔之五月己巳
卷一百七十三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六月辛未朔之七月丁卯
卷一百七十四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八月庚午朔之九月戊辰
卷一百七十五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十月己巳朔之十二月甲子
卷一百七十六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正月丙子朔之四月壬戌
卷一百七十七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五月乙丑朔之九月辛卯
卷一百七十八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十月乙未朔之十二月戊午
卷一百七十九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正月己巳朔之六月乙卯

卷一百八十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七月己未朔之十二月甲寅
卷一百八十一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正月丙辰朔之四月辛亥
卷一百八十二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五月甲寅朔之六月己卯
卷一百八十三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七月壬午朔之十二月己卯
卷一百八十四
紹興三十年庚辰正月庚辰朔之三月丁未
卷一百八十五
紹興三十年庚辰四月己酉朔之八月癸酉
卷一百八十六
紹興三十年庚辰九月丙子朔之十月癸酉
卷一百八十七

紹興三十年庚辰十一月乙亥朔之十二月辛未
卷一百八十八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正月甲戌朔之二月庚午
卷一百八十九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三月甲戌朔之四月辛未
卷一百九十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五月癸酉朔之六月辛未
卷一百九十一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七月壬申朔之己亥
卷一百九十二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八月辛丑朔之九月己亥
卷一百九十三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月庚子朔之戊辰
卷一百九十四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一月己巳朔之戊戌

卷一百九十五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二月己亥朔之丁卯

卷一百九十六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正月戊辰朔之丙申

卷一百九十七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二月戊辰朔之丙寅

卷一百九十八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閏二月戊辰朔之三月癸酉

卷一百九十九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四月丙子朔之五月甲子

卷二百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六月丙寅朔之十二月丁亥

臣等謹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宋工部侍郎井研李心傳撰心傳精於史學通知故實詳見宋史儒林傳中是書乃纂述高宗朝三十六年事蹟仿通鑑之例編年繫月與李燾長編相續寧宗時嘗被旨取進永樂大典別載賈似道跋稱寶祐初曾刻之揚州而元代修宋遼金三史時

廣購遺書。其目具見袁桷、蘇天爵二集。並無此書之名。是當時流傳已絕。故修史諸臣。均未之見。至明初。始得其遺本錄之。而文淵閣書目祇有一部二十册。藏諸祕府。其他諸家書目。亦並未有儲及之者。蓋其失傳久矣。誠已軼僅存之善本也。宋自南渡後。史學盛行。紀述之書。最稱該備。迄今存者固多。而踳駁亦復不少。獨心傳是編。以國史日厤爲主。而參之以稗官野史。家乘誌狀。案牘奏報。百司題名。無不臚採異同。以待後來論定。故文雖繁而不病其冗。且其於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據實銓敍。絕無軒輊緣飾於其間。尤爲史家所僅見。卽如宋人議論。多右張浚。心傳獨能直書不諱。幷朱子行狀而亦不敢盡從。未嘗以蜀人稍爲掩覆。宋史本傳謂其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實有不盡然者。綜而論之。其書雖取法李燾。而精審較勝。至視熊克、陳均、趙甡之諸家。相去殆懸絕矣。原本所載秦熺、張匯諸論。是非錯謬。疑爲後人攙入。又於本注外載有留正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何俌龜鑑諸書。當亦修永樂大典時所附入者。今旣無別本可證。姑依文錄存。間加駁正。有與宋史互異者。亦各有辨證。附注下方。其書中所載金人地名等。音譯均多舛誤。謹依欽定金史國語解之例。詳加訂正。別爲考證。附載篇末。用以訂訛傳信。仍依原第釐爲二百卷。至此書命名。文獻通考作繫年要記。宋史本傳作高宗要錄。標名互有不同。今據心傳朝野雜記自跋。及王應麟玉海。定爲繫年要錄。編次如左。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恭校上。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七金人地名考證

尼瑪哈。原書作黏罕。誤。改見卷一。

斡喇布。原書作斡離不。誤。改見卷一。

伊都。原書作餘都。誤。改見卷一。

札木。原書作蟾目。誤。今改正。

洛索貝勒。原書作婁宿孛堇。誤。今改正。

固新。原書作兀室。誤。改見卷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金人地名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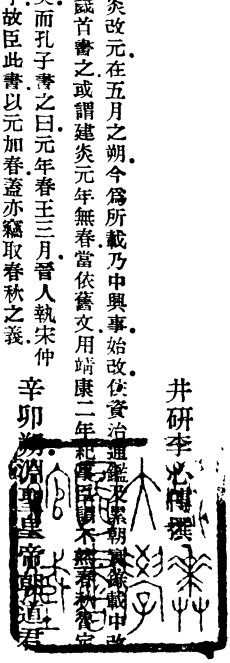
薩里干。原書作撒離曷。誤。改見卷十一。

呼善。原書作虎山。卽金史之胡山。並誤。今改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

井研李心傳撰

【建炎元年】歲次丁未。金太宗晟天會五年。春正月。臣謹案建炎改元在五月之朔。今爲所載乃中興事。始改。依資治通鑑及宋朝編年備載中改元例。卽於歲首書之。或謂建炎元年無春。當依舊文用靖康二年紀。愚曰。閏不然。春秋書定公以六月卽位。是六月以前。國人必稱昭公三十三年矣。而孔子書之曰。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夏六月戊辰。公卽位。孰謂定公元年之無春乎。故臣此書。以元加春。蓋亦竊取春秋之義。辛卯。



太上皇帝於延福宮。是日。兵馬大元帥康王軍行次陽穀縣。

王名構。字德基。道君皇帝第九子。母曰韋賢妃。謹案實錄體制。當云顯仁皇后韋氏。則紹興三十年以後所書也。日厤則云宣和皇后韋氏。建炎元年五月以後所書也。今臣此書。以事繫日。此時顯仁未正尊名。則書法當如此。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於東京大內之宮中。紅光照室。八月丁巳。賜名。拜定武軍節度使。檢討太尉。蜀國公。二年正月庚申。徙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廣平郡王。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拜太保。遂安慶源軍節度使。進封康王。日厤四年正月。封康王會要及熊克中興小厤並云四年三月封王。誤也。蓋三年冬進封。明年春乃出閤耳。今從汪藻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識明彊記。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斗。七年冬。金人入犯。張匯節要云。阿古達爲帝。以本土愛新爲國號。愛新、女眞語金也。以其水生金而名之。猶遼以

遼水名國也。金太祖實錄云。太祖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鐵鐵爲國號。鐵鐵雖堅剛。終有消壞。惟金一色。最爲眞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二說不同。未知孰的也。靖康元年正月庚辰。被命使軍前議和。金國者。在遼之東北。蓋古肅愼氏之地。其國在漢稱伊掄。南北之間稱和奇。隋、唐稱默爾赫。至五代始稱女眞。祖宗時。嘗通中國。後臣屬於遼。建中靖國元年。遼海濱王耶律禧立。號天祚皇帝。立十五年。女眞完顏旻始叛。女眞姓與廟諱同音。今依張匯節要進本例。爲字不成。案宋法嫌名皆避。欽宗諱桓。故完字亦缺末筆。今已全寫本字。則此注亦爲贅。然原本所有。姑仍存其舊。旻、卽阿古達。其先新羅人也。金太祖實錄云。太祖生於戊申七月。其先爲完顏部人。後因以爲氏。洪皓松漠記聞云。女眞君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苗耀神麓記云。女眞始祖填布。出自新羅。奔至愛新。無所歸。遂依完顏。因而氏焉。後女眞衆結盟。推爲首領。七傳至阿古達。乃大聖武元皇帝。侍中韓企先訓名曰旻。張匯節要云。阿古達卽位。以王爲姓。以文爲名。鍾邦直舊帳行程錄云。虜主名文。小字阿古。忽案此諸書。阿骨打姓名及小字皆不同。然趙良嗣奉使錄。馬擴茅齋自敘。洪皓記聞等書。並作阿骨打。三人皆身至虜廷。此必不誤。惟史愿金人亡遼錄作阿姑打。疑語音之訛也。洪皓記聞又云。武元初只諱旻。後有武臣申請云。旻、閔也。遂併閔字諱之。臣案紹興二十六年朝旨。令國信所避旻字。又紹興講和錄載烏珠書。其選李正民還朝。避旻嫌名。改作正文矣。而三十年十月虞允文出使。乃去文字。權改名允。不知何故。豈非我主嘗名文。而又易爲旻耶。遠事不可詳。姑附此以俟考。案金太祖名阿古達。今已譯定。李心傳不知漢文錯互。由於譯音之訛舛。復加辨訂。實屬支贅。但原注乃臚考異同之文。未可概加改正。姑仍其舊。後倣此。先是宦者武康軍節度使童貫特命使遼。政和元年九月辛巳。爲遼主禧厅辱。貫怒。會燕人馬植得罪於其國。間道邀貫。說以取燕之策。貫納之。政和四年秋。女眞旣叛。四年八月。五年夏。植自雍州來奔。更姓名曰李良嗣。欽宗

實錄童貫附傳云馬植得罪於其國閒道邀貫說以取燕之策貫納之約以來歸至則藏之家奏賜名爲趙良嗣鄭昂危史云政和二年燕人馬植者來歸匿於童貫家植能文辭數上書上喜賜姓名李良嗣熊克中興小厤政和二年童貫爲遼國生辰副使貫還有燕人馬植者密邀於路爲言取燕之策貫挾以歸奏賜姓名李良嗣王偁東都事略契丹附錄云貫回至盧溝河夜召見植擁之以歸易姓名曰趙良嗣薦之於朝案三國謀謨錄良嗣以政和五年三月壬申上蠟書雄守和詵以聞辛巳蔡京童貫奏許之四月庚子入界壬寅至雄州丁卯入見盍貫與之約而後納之非擅以歸也附傳及諸書皆差誤或謂貫植既已相約不當更涉三年有餘而後至恐亦不然案嗣良降書云天慶五年三月而中有天祚親征女眞軍無鬬志之語天祚以辛卯歲改乾統十一年爲天慶時當政和元年四年秋女眞始叛五年春天祚下詔親征女眞與此書合謂貫擁之以歸者恐誤

仕諸朝始有謀燕之意遼人既爲女眞所破其勢浸微六年冬貫干預樞密院事遂謀出師七年春尙書司封員外郎陶悅使遼而歸二月癸未具言敵未可圖會知樞密院事鄧洵武亦不以爲然事得暫止此以陶悅奉使錄參修錄云二月中旬貫北伐前軍發悅歸奏敵未可圖事乃輟建炎末悅以此贈祕閣修撰其年夏薊州人高藥師見遼國亂自海道奔登州言女眞攻遼奪其地大半守臣王師中以聞良嗣霍陰人涉獵書傳有口才先是師中聞朝廷經略用兵全家來忻代詔令赴朝質以並邊衆事師中謀與良嗣同遂令知登州以伺其事事聞太師蔡京總三省童貫領樞密院命師中募人持詔以市馬爲名伺其實八月戊辰女眞不納蔡絛北征紀眞高藥師等還奏謂雖已到彼薊州界望見岸上女眞兵甲多不敢近而回於是上爲赫怒頗疑外廷臣寮承望大臣意旨因詔元募借補人并將校一行并編配遠惡又降御筆通好女眞事監司帥臣並不許干預是歲童貫又上其平燕策魯公不報一日留身劾

貫壞邊事。上乃議除貫司徒。致仕。貫大懼。爲伯氏置酒甚厚。以二犀帶遺伯氏。伯氏力救解。一日童師敏持議緯兩副紙來。讀之。重誠如近事。魯公曰。爲奏知。此非本朝美事。乃議五代石晉出帝衛。仍謂師敏曰。更待用兵。如使如圖讖言。好模樣自此議遂寢。

和元年春。還青州。正月丙戌。夏。詔武議大夫馬政與其子承節郎擴。字犯御名。今改。後准此。案廣字今俱改從原名擴字。而原注姑存其舊。及平海軍指揮使呼延慶。航海往使。四月己卯。悅、節夫子。節夫、宣和間爲龍圖閣學士。應姓名已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者。此不別出。止注其爵里於下。以便稽考。洵武、雙流人。京、仙遊。政、狄道人也。秋。旻用遼祕書郎楊璞計。張匯節要作楊樸。趙良嗣奉使錄。馬擴自敘並用此璞字。今從之。卽皇帝位。重和元年八月。遣南海人李善慶與政偕來。廣安軍進士安堯臣疏論邊隙不可開。詔補堯臣承務郎。實不用其議。堯臣以五月上書。十一月補官。冬。遼主禧册金主旻爲東懷國皇帝。割長春、遼東兩路地。且議和。旻不聽。元年十二月。宣和元年春。善慶至京師。正月丁巳。詔京、貫召問。諭以夾攻遼人取燕地之意。遣直祕閣趙有開持詔書往賜。三月甲子。璞、鐵州人。有開、燕人趙秉直也。秉直以政和七年正月丙申賜名。案武臣趙秉淵、易州人。未知與秉直同族否。當考。蔡絛北征紀實云。李善慶來見魯公。但襪衣臨堂廡待之。善慶再拜於堂下。魯公曰。歸語汝主。中國所守信義也。兩國盟誓重。未得便如汝主所請。汝主苟能興立。則朝廷當自有禮遇。善慶首肯。再拜而退。卽具奏其辭。上悵然。魯公私嘗謂絛曰。此事只我了得。他人造著必鑿脫。雖然。我功名能有甚底。日夜著身不得。更好了卻燕山耶。伯氏密以白上。於是上意大寢。遂議罷。魯公奏絛所云如此。恐非其實。夏。

有開至登州而死諜報遼人與女眞議和朝廷聞之遣呼延慶送善慶歸呼延慶至女眞六月戊寅金主旻以本朝賜詔爲非禮怒拘之冬始遣歸十月戊戌二年春至京師二月丁酉時李良嗣以賜姓政和七年正月丙申賜姓遂命良嗣以右文殿修撰再使三月丙寅面約夾攻遼以燕地歸我金主旻許燕京七州而不許雲中及平灤地秋遣良嗣與其臣錫琳赫嚕以國書來且言歲幣七月丙辰自上京遣還九月壬寅至京師詔登州兵馬鈐轄馬政持國書及事目報聘九月壬辰於是童貫已有出師意乃命河北軍與陝西河東更戍九月己未蔡絛北征紀實乃載更戍事於政和五年與史不同又遣西兵宿將會京師冬陸寇方臘作亂十月丙子三年春童貫南征正月丙午夏赫嚕復至京師五月丙午遼上京路副統耶律伊都以讒得罪遂奔女眞松漠記聞云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爲西軍大監軍卽余覩也邵伯溫辨誣作俞覩亦誤今從實錄蔡絛北征紀實政和五年遼主遣九次王爲元帥征女眞方臨敵而大臣俞覩強立之因脫身投遼主余堵降女眞與此異(案)伊都名今改正姑存原注秋上皇以貫未還用太宰祥符王黼議授赫嚕書歸不遣使八月壬子冬赫嚕至金十一月金主旻意朝廷絕之乃悉其衆渡遼而西以伊都爲前鋒四年春破中京正月癸酉遼主禧棄燕京

去。三月庚午。國人立其從父秦晉國王淳爲帝。三月丙子。伊都引金人入雲中地。三月乙酉。入西京。邊吏以聞。詔太師童貫爲河東北宣撫使。三月丁亥。貫自江、浙還。以諫取花石事。與黼有隙。貫造京坐深語。黼大懼。遺貫書曰。若北行。願盡死力。貫大喜。此據蔡絛紀實附入。紀實又稱上將命鄆王爲元帥。魯公密扣中宮力爭。又梁師成力阻。貫因得且止。及魯公請對力諫北伐事。文多不錄。將行。上皇以三策授貫。上策取燕。中策耶律淳稱藩。下策全師而還。夏。童貫發京師。四月戊戌。復以少傅蔡攸爲宣撫副使。五月丙寅。攸、京長子。爲上皇所信愛。使監其軍。吳曾漫錄云。宣和四年。金人攻大遼。使王緯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童貫爲宣撫使。蔡居安副之。案史。金人止檄代州不得受逃亡人。未嘗遣使。諸書亦無王緯乞師事。今不取。貫至雄州。五月乙亥。遣閤門宣贊舍人馬擴入燕招諭。又遣都統制保靜軍節度使种師道將兵十餘萬隨之。耶律淳大懼。欲稱藩。五月辛巳。會師道進兵與西都統林牙耶律達錫遇。松漠記聞作大實林牙。案諸書多用此石字。今從之。案耶律達錫今改正。姑存原注。敗於白溝。五月癸未。遂已。始貫、攸之出師也。其參謀官中書舍人宇文虛中論此事乃安危存亡之所繫。願罷將帥還朝。毋開邊隙。黼不聽。師道、世衡孫。世衡、洛陽人。終環慶路兵馬鈐轄。達錫、遼宗室。虛中、廣都人也。未幾。耶律

淳死。六月辛亥。妃蕭氏權主國事。貫以遼尙盛。遂班師。六月癸巳。次高陽關。起復延康殿學士詹度時守中山。言燕人無主。願納土。上皇疑未決。王黼力主再興師之議。秋。詔貫、攸毋歸。異議者斬。益發諸路兵二十萬會三關。七月壬午。朝散郎安陽宋昭提舉江西茶鹽公事。還。上疏論女眞決先敗盟。其言切至。朝廷怒。械送連州編管。九月辛酉。金人聞貫出師。恐我師先入關。不得歲幣。遣通議使烏色、高慶裔來議夾攻。責以不先示起兵月日。九月乙丑。入見。詔趙良嗣、馬擴報聘。朝議始傾心倚金人以取燕地。既而遼易州將高鳳以城來附。九月辛未。常勝軍管押郭藥師亦以涿州地及所部詣宣撫師降。九月己卯。蕭太后懼。命乾文閣待制韓昉奉表稱臣。貫、攸不受。九月甲申。冬。貫使藥師、師道諸將。以輕騎襲燕。入之。諸將甫入燕。軍無紀律。遼樞密使蕭幹以兵來援。諸將遁歸。七月己酉。良嗣至奉聖州。本古新州。金主旻口不言。而心許雲中地。十月辛亥。都統制鎭海軍節度使劉延慶自盧溝焚其營夜遁。十月甲寅。童貫不得燕而懼。遣使臣王環密禱金主使圖之。環十一月辛未至奉聖州。金主先遣國信使李靖計議。使烏凌噶色哷美來許山前七州漢地漢民。且言平、營、灤三州。雖貴朝克復。不在

許與之限。上皇諾之。十二月戊子。後三日。金主旻入燕。林牙達錫以七千騎奔夾山。蕭太后偕行。爲遼主禧所殺。蕭幹亡入奚。十二月丁酉。自號大奚國皇帝。獨遼興兵節度副使張覺繕兵守營。平地。金人遣故遼參知政事康公弼詔諭。十二月戊戌。授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平州爲南京。趙良嗣至燕。十二月庚子。金主責之。復遣李靖與烏凌噶色哷美來議。以本朝不夾攻。欲得燕地租賦。十二月甲辰。慶齋、渤海人。本東京戶部司譯吏。稍知書。藥師、鐵州人。昉、燕人。幹、奚人。延慶、保大軍人。其先西蕃熟戶。環、師中子。靖、賓州人。色哷美、女眞人也。撒拇、馬擴自敘作撒盧拇。今從張匯節要及趙良嗣奉使錄。張覺、賈子莊。陷燕記作張殼。曹勛北狩聞見錄作張珏。國史諸書多作覺字。今從之。案色哷美名今改正。姑存原注。五年春。金人求燕地租賦。使者三返。遂命龍圖閣直學士趙良嗣持御筆誓書至軍前。許歲賂銀絹五十萬匹兩。代租貨一百萬緡。而請燕山地。三月丁巳。蔡絛紀實云。劉延慶師潰。王黼因入言曰。二帥不足仗。臣當自主之。上意厭欲罷。反爲羣小所持激。鄭居中時在樞府。梁師成萬從中秉權。數進不便之語。黼既專任其事。因降旨飭二帥不得動以聽約束。乃使趙良嗣奉使。金用事者及契丹舊臣猶持不可。金主旻獨許之。前已得涿、易二州。夏。金人以燕京及檀、順、景、薊四州漢地漢民歸我。四月辛卯。後九日。貫、攸以全軍入燕。初曰交割。後曰撫定。未踰月。金太祖旻卒於

白水泊。五月乙丑。其國相宗維遙册旻弟烏奇邁爲帝。更名晟。宗維、旻伯父和琢孫尼瑪哈也。金太祖實錄云。太祖生於戊申。天輔七年八月己未。終於布圖樂。在位九年。享年五十有六。與諸書皆不同。史愿金人亡遼錄云。烏奇邁、名愼。鍾邦直行程錄云。金主名愼。小字吾克埋。與諸書亦不同。今不取。洪皓記聞云。尼瑪哈者。烏奇邁三從弟。名宗幹。其庶弟名宗憲。靖康日厤。欽宗實錄亦云。阿古達以其弟烏奇邁、尼瑪哈爲謀主。張匯節要云。天會四年夏。以皇弟尼瑪哈爲左副元帥。此諸書皆同。案阿古達子姪名皆連宗字。尼瑪哈兄弟亦然。則決非其弟也。史愿亡遼錄云。阿古達有弟姪曰烏奇邁、尼瑪哈。輩蓋烏奇邁乃其弟。尼瑪哈乃其姪。此爲得之。然宋王宗幹。乃武元之子。海陵之父。又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朝旨。令國信所避旻、晟、亮、幹四字。則宗幹決非尼瑪哈名。皓久在金。不知何以差誤。張棣金志云。尼瑪哈乃烏奇邁親弟薩拉喝之子。恐亦不然。今從苗耀神麓記。案金太宗名烏奇邁。及尼瑪哈名。今改正。姑仍原注。自尼瑪哈始擅兵。愈不欲交雲中地。而蔚、朔、武三州守將以城來附。金南京留守張覺亦上表歸命。六月丙戌。上皇疑未聽。燕山宣撫使眞定王安中以營、平形勝。勸上皇受之。覺邀回金人所遷燕京職官戶口。乃拜覺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金主旻之未死也、議取燕北人民。童貫以常勝軍爲重。乃奏以燕地六州富民與之。對換。蓋利其田宅以贍常勝軍。比富民歸而貲產已散。皆流離困躓。遂重失燕人心。然常勝軍月費縣官糧猶十餘萬斛。率自山東、河朔運至燕。由是齊、趙、晉代之閒。民力皆竭。而羣盜蠭起。太傅王黼大懼。遂令天下皆出免夫錢。凡六千二百餘萬緡。此並據要條北征紀實。上皇以貫無功。命貫致仕。

十月己未。黼與少保梁師成共薦太尉譚稹爲河東北宣撫使。師成、稹皆宦者。使之圖雲中。冬。金人克平州。五年十一月。張覺奔燕山。金人檄疏我罪而取之。朝廷不得已。命太尉同知燕山府郭藥師斬首以送。繇是常勝軍皆解體。是歲。奚人饑。其部曲殺蕭幹。傳首於我。十二月甲辰。譚稹知常勝軍不可制。六年春。乃募雲、朔漢兒數萬。號義勝軍。初燕之未得也。趙良嗣許貸金人糧。稹不與。金人怒。秋。取薊州及飛狐、雲邱兩縣。六年八月。稹坐是貶。復命童貫總師。八月乙卯。孫覿撰章綜墓誌云。譚稹爲宣撫使。朝廷命公爲參謀官。時金人納夏羌之請。割雲中以北三千餘里遺之。止以朔、武歸我。夏人駸駸河朔州境。詔稹發兵討之。太上皇親筆督戰至八九。公益持不可。曰。金人以我納叛渝盟。藉爲爭端。今困竭天下。盡於燕山。訖無善後之策。況議雲中乎。退而疏燕、雲決不可守之狀。反覆數千言。皆社稷安危之決。趣稹上之。稹讀奏大驚曰。安得此不祥之言。公言擇禍莫若輕。極論數日。稹不得已。擇取一二紙上之。書奏。稹罷。公落職。遷吏部。更命童貫出師。遂敗績。案此所云。與諸書不同。姑附此。當考綜案子。時爲右文殿修撰。遼主禧與林牙達錫猶在夾山。夾山者、在沙漠之北。有泥潦六十里。獨契丹能達。它國所不能至。羣小共謀。遣一蕃僧齎御筆絹書誘禧。約使來歸。待以殊禮。禧大喜。剋期相接。貫以是落致仕出使。金人每以力不能入夾山爲恨。會帛書屢返。金伺知之。冬。貫遣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見金將完顏希尹。議交雲中。十一月壬寅。希尹不許。是月。王黼致仕。十一月丙子。

蔡京領三省事。十二月癸亥。貫上疏經畫雲中。京進呈。尚書右丞宇文粹中持不可。乃畫旨留俟。粹中、虛中兄也。七年春。遼主禧略山後地。希尹遇之於歸化州。本舊武州。以兵遮其歸路。遣貝勒洛索擊而俘之。天祚被擒。國史載之宣和七年正月末。蓋因馬擴自敘及汪藻背盟錄所記烏珠獻捷年月。蔡絛北征紀實亦同。然元符詔旨。童貫賀表乃云。契丹昏主以二月十九日北走。二月二十七日準大金牒。昏主已出首前來。則在七年二月矣。諸書皆誤。亡遼錄云。保大四年秋烏珠擒天祚。保大四年乃宣和七年。若繫之於是秋。尤甚誤。今不取。案文獻通考北征紀實二卷。蔡絛撰。此書或作紀錄。或作紀實。今俱改從通考。以歸畫一。達錫以殘衆奉其子梁王北奔。洪皓松漠記聞云。遼亡。林牙達錫亦降。後與尼瑪哈讐陸爭道。尼瑪哈心欲殺之。而口不言。達錫懼。既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深入商安。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案三國謀謨。兩國編年皆云。達錫諫不聽。稱病不行。若達錫亦降。則梁王何以得免。皓所記恐誤也。諸書皆云天祚四子趙、晉、秦、許四王。而無梁王。當是其後一王改封也。今從之。希尹、晟從子。誤晉固新。固新名希尹。據洪皓記聞。皓又記天眷二年希尹加恩制云。屬爲諸父。故知爲晟從子也。實錄作兀室。蓋據馬擴、蔡絛、張匯所書。然皓嘗爲其館客。必不誤。苗耀神麓記云。固新母孕三十個月而生。名曰悟室。乃三十也。今從之。案固新名今已改正。姑存原註。洛索、女眞人也。秋。金益兵雲中。頗經營南犯。九月。詔廣陽郡王童貫往太原宣撫。速行毋留。九月壬辰。初。遼海濱王既廢。其貴臣劉彥宗、蕭慶之徒。朱邦基靖康餘錄云。劉彥宗本河北人。奔大遼。上東使中原計。天祚惡其敗盟覆好。流於錢監。金人克之。召入幄計事。大悅其謀。以爲樞密使。節制諸軍。案馬擴自敘。阿古達抵燕京。北朝兩府漢兒官左企弓、劉彥宗等開門迎降。張匯節要。金人立漢兒劉彥宗、時立愛爲相。二人皆燕人。以墳墓田園之故。愈勸敵入侵。蓋彥宗

非河北人。又天祚時已知樞密院事。非金人始用之。邦基所聞皆誤。今不取。復入金用事。故內外合謀。共勸南侵。且言中國無人。因兵就糧可也。多國相宗維檄宣撫使問罪。遂侵河東。大邑耿氏有書號痛哭流淚編。載此檄文云。天會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蓋起兵之日也。國史尼瑪哈寇邊在十二月內。都經略處置使宗傑自檀州入河北。幹喇布犯檀州。在十二月。朔。其使名耿編。幹喇布上淵聖書有之。義勝軍之在河東者。皆執其守將以叛。童貫聞之。遁。十二月甲辰。常勝軍亦因其宣撫使保和殿大學士餘杭蔡靖。十二月乙巳。遂以燕降。十二月丙午。邊遽聞。十二月辛丑。宦官猶祕其事。後五日。輔臣共議。十二月丙午。命陝府西路轉運判官鉅野李鄴持萬金及三省樞密院牒詣金軍。迎獻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地以和。且言內禪。十二月己未。宗傑、旻仲子幹喇布也。金太祖實錄云。二太子名宗望。案宗望乃達賚子。恐誤。今從苗耀記。幹喇布諸書多作寓里孝。案敵所上淵聖書用此三字。今從之。案幹喇布名今改正。姑存原注。於是上皇意已決。乃用給事中直學士院楊子吳敏計。禪位於皇太子。是爲淵聖皇帝。十二月庚申。明年。改元靖康。保和殿大學士蔡翛請駕幸長安。會兵以圖收復。詔以翛知京兆府。正月丁卯。翛兄攸。忌其成功。改知鎮江府。金人聞內禪。大驚。欲引去。郭藥師言南朝未必有備。乃

遣藥師先渡河。武泰軍節度使宦者梁方平、河東北副都統制武康軍節度使祥符何灌皆潰。正月戊辰。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夜奉下皇乘舟東幸。正月己巳。童貫與殿前都指揮使開封高俅繼領勝捷軍及禁衛三萬五千人扈從。太宰開封白時中等請幸襄陽。淵聖皇帝用新除尚書兵部侍郎邵武李綱計。固守。正月辛未。且召諸道兵入援。金攻城不下。乃遣貝勒吳孝民來議和。正月癸酉。自言奉其主命。如趙皇悔過。再乞懽盟。仰就便酌中施行。此爲紹興十五年六月戊戌秦檜奏上語張本。其書北盟會編有之。始稱少帝。詔遣尚書駕部員外郎彭城鄭望之、同知樞密院事臨沂李梲往使。望之以癸酉、梲以甲戌出使。梲等與金議割三鎮。以宰相交地。親王送大軍過河。太宰河內李邦彥亟請如膚約以紓禍。王慊慨請行。遂與少宰東光張邦昌乘一桟渡濠。自午及夜分。始達敵寨。辛巳。上皇次鎮江府。淵聖皇帝以王黼首禍。流之湖外。庚寅。又使盜殺之。黼之死。實錄長編係於壬辰。案靖康外錄開封府奏據提事使臣韓璹狀。王黼二十四日至雍邱縣永豐鄉。爲盜所殺。取到首級申比。他書是庚寅二十四日。今從之。江淮發運副使盧宗原以行宮之命。遏漕舟與郵傳。俾不得西趣京師。又留淛兵。泗州司錄事詹大和言。童貫且爲變。甲午。以戶部尚書聶山爲發運使。黔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薛安爲副。往誅貫。尚書右丞李綱固諫。乃罷行。黜梁師成爲彰化軍節度副使。

行一日。追殺之。趙甡之中興遺史陳東奏疏未及行。會有姚平仲之敗。繼有歐擊中官。太學生伏闕事。再貶循州安置。師成知其不免。遂自殺。蔡絛國史後補師成得罪。縱殺之。但以其自縊聞。贈太師。案史師成之貶在乎出師之前。亦無再貶循州及贈官事。今不取。宗原、秉子。秉德清人。龍圖閣直學士。大和、遂安人。山臨川人也。王留金軍踰旬。日意氣閒暇。二月丁酉朔。京畿等路宣撫司都統制隴干姚平仲夜以西兵萬人襲虜寨。不克。亡去。戊戌。遂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李綱以謝虜。命尚書左丞蔡懋爲守禦使代之。辛丑。遣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敵軍。是日。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疏請留李綱。士民喜。至者十餘萬。淵聖皇帝大驚。復以綱爲守禦使。平仲、保靜軍節度使古養子。懋、確子。確晉江人。元豐右僕射。東、丹陽人也。始姚平仲之襲金人也。金以用兵責使者。張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爲動。金人因憚王。不欲留。更請肅王。乙巳。王還。詔割三鎮以北二十州地。遣皇弟肅王樞。遷張邦昌太宰以爲質。又許金繒銀帛五千七百萬匹兩以和。李綱爭不聽。丙午。王以勞遷太傅。是日。金人退師。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請薄諸河而擊之。又不聽。庚申。斬梁方平於都市。罷諸道勤王之師。辛酉。遣將將兵援三鎮。始上皇留鎮江未返。幸臣寧遠軍節度使吳縣朱勔邀上皇幸其里第。朝廷憂之。少宰吳敏請令蔡攸勸上皇北歸以贖罪。四月己亥。上皇還京師。金國相宗維在雲中。開宗傑獲金幣不貲。而已無所得。遣使者蕭仲恭來求賂。大臣以勤王之師踵至。有輕敵意。初命尚書度支員外郎邢倞館客。邵伯溫辨誣云。倞爲司農少卿。奉詔館客。案仲恭以四月離京師。而倞五月戊辰始自員外郎遷光祿少卿。伯溫誤記也。既而拘之。都管趙倫懼不得歸。始告倞

以元帥府右都監耶律伊都貳於金人。願歸大國。欽宗實錄云。初斡喇布軍既還。尼瑪哈遣使數輩來求賂。大臣以蕭王未還。留金使與之相當。有都管趙倫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邢倞云云。所謂使者數輩。史無其名。王偁東都事略。熊克九朝通略並從實錄作趙倫。李燾長編。徐處仁、吳敏共議釋蕭慶。持伊都書遣還。注。此據李綱辨伊都事劄子。蕭慶當作蕭倫。案實錄所書。全據宣和錄。惟沈良靖康餘錄作蕭慶。此亦不然。靖康要盟錄有黃絹詔本云。比者使人蕭仲恭、趙倫之來云云。蓋仲恭乃使命。而倫其都管也。宣和錄脫仲恭名。今載詔書全文於後。以補實錄諸書之闕焉。其書云。靖康元年四月日。大宋皇帝致書於左金吾衛上將軍右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好澶淵。敦信修睦。百有餘年。邊境晏安。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有兵革戰鬬之事。通和之久。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朔方。拘縶天祚。剿滅其國。在於中國。誓好之舊義。當興師以拯顛危。而奸臣童貫等。迷國擅命。沮國信使。結納讎仇。搆以金繒分據燕土。金貫之約。藏在廟祧。委棄弗遵。人神恫怨。致金人之強暴。敢肆陸梁。叡擾邊境。逢於都畿。則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肆朕初即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輟食興念。無時敢忘。凡前日大臣先誤國搆禍。皆已竄逐。思欲重體先時。親仁善鄰。以爲兩國生靈之福。此志既定。未有以達。而使人蕭仲恭、趙倫之來。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冀假中國詔令。擁立耆哲。衆望所屬。宜於國人。無若金吾者。實諧至意。良用忻懌。昔聞金吾前爲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晉王。實爲太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向使前日之謀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營養。耶律氏不亡。然則於天祚不害其爲忠。而於耶律氏則至忠矣。宗室之英。天人所相。是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且有四南招討太師同姓之助。雲中留守尚書顯宗之佐。一德協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有何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惟金吾圖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倫面道曲折。天時蒸溽。更冀金吾保綏。

宰相徐處仁、吳敏共議。甲辰。以蠟書授倫。厚賜之金錢。使結伊都、怨子。怨、原武人。紹聖御史中丞。處仁、穀熟人。熊克小麻云。處仁、宋城人。今從本傳。仲恭、倫、皆燕人也。倫歸。白其書。

宗維大怒。趙甡之遺史先是麟府折可求獻言夏國之北有天祚子梁王與林牙蕭太師統兵十萬出榜稱金人不道南朝奸臣結納毀我宗社今聞南朝天子悔過遜位嗣君聖明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前日敗盟之事當不論也吳敏以爲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遂爲尼瑪哈遊兵所得案此與實錄諸書不同疑傳聞之誤今不取。辛亥宗傑至燕山府。此據許採陷燕記癸亥斬趙良嗣。趙甡之遺史在三月癸巳與史不同五月甲戌河東北制置使种師中戰死於榆次後十日制置使姚古敗於盤陀丙子用門下侍郎耿南仲議以知樞密院事李綱爲河東北宣撫使將兵萬二千人以援太原七月辛未罷諸道防秋之師綱爭不聽乙酉蔡京南遷至長沙而死辛卯誅童貫。趙甡之遺史云童貫以八月乙卯誅於南雄州之使院是日河東制置使解潛進軍南闕居四日潛遺李綱猶在懷州八月丙申召綱赴闕命太尉种師道代行邊既而亦不用師中師道弟南仲開封人也金人既不得三鎮地癸卯以書來責叛盟復引兵深入。耿編二帥再問罪書云天會四年八月十日九月丙寅左副元帥宗維陷太原十月丁酉右副元帥宗傑破眞定淵聖皇帝數蔡攸罪甲辰與朱勔並殺之。攸之死實錄無月日附於九月上申責萬安之後攸附傳云攸行至嶺外上以著作佐郎宋齊愈爲御史即所在斬攸齊愈辭乃改命陳述案述先爲御史而齊愈以十月甲辰除察官今參酌附此俟考刑部尚書高平王雲祕書省著作佐郎曲周李若水再見二帥而歸言金人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都十一月己巳集百官議於延和殿右諫議大夫鄧城范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左司諫江寧秦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乙亥兩

軍分道渡河。實錄幹喇布以十四日自魏縣泛舟渡河北盟編有尼瑪哈上淵聖書云所遣先鋒今月十四日已過黃河蓋二軍剋期同日而濟是日復用王雲計亟遣王使河北止師奉袞冕玉輅以行尊金主爲皇伯上尊號十八字。上尊號表國史無之臣家藏雜書一編乃圍城中人手記排日文字其間謂淵聖爲少帝邦昌爲新主蓋未返正以前所記也紙背皆字文虛中帥青杜時監司那守所通書尺而所記事亦全與丁特起泣血錄中語同不知果何人書耳此表雜記中有之今錄於後大宋攝太尉光祿大夫少宰差中書門下侍郎臣唐恪等謹再拜稽首上言臣聞德之隆者禮必尊心之誠者文必至矧光奉三靈之眷支通千載之懽既和好之克成豈欽崇之可後伏惟大金皇帝陛下聰明生稟神武誕昭承天命以勃興協人謀而克濟若乃側躬而戒內恕及人能崇天也克承前烈仍善後圖能繼序也念保疆之重推愛物之誠能昭德也開朔漠之區疏燕雲之境能定功也輕地重民體仁可見睦鄰修好惇信無疑制禮不曰修文弭兵得非成武裒茲衆美總以鴻稱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上尊號曰大金崇天繼序昭德定功體仁惇信修文成武光聖皇帝伏惟大金皇帝陛下應受彝章永綏福履表雍和於南北揚威烈於邇遐長保兩昭之盟允爲萬世之則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靖康別錄云先是都堂集議加金主徽號十八字太常博士華初平力爭以爲不可二府怒罷之汪藻爲太常少卿草定册文去冬遣馮澥等爲奉册寶使及河敵騎大入乃還至是遂親上之別錄繫此事於今年正月車駕再出城時今附見此但以崇天繼序四字爲繼天集統與雜書差不同當考

王以耿南仲主和議請與俱乃拜其子中書舍人延禧爲龍圖閣直學士與知東上閤門事高世則並爲參議官。耿延禧建炎中興記十六日出門是日臣南仲奏事內殿淵聖顧問康王辟卿之子爲官屬不辭而往朕甚嘉之南仲奏曰臣雖此一子當國家艱難豈敢辭因泣下淵聖皇帝曰宣回奏事如何臣南仲奏曰康王既往而臣子獨宣回無此理退而奉御批耿延禧速宣回奏事臣南仲繳御批奏之云康王爲國出使臣之子不肯得奉左右幸也若獨宣回臣何面目遂已案實錄王請南仲偕行上曰南仲老矣

令其子延禧代行。南仲奏臣老只有一子。乞免行。上曰。姑令往。渡至河。卽召回矣。據此。則延禧所記。似其飾說。今不取。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藍珪、康履、黎粲、西頭供奉官楊公恕、內知客修武郎韓公裔從。世則、公繪子。公繪。蒙城人。韓烈武王瓊元孫。仕至保靜軍節度使。公裔、開封人也。王入辭。淵聖皇帝解排方玉帶以賜。朝議欲拜王爲元帥。又欲擁駕南巡。猶豫未決。而敵掩至。辛巳。王行至磁。磁守義烏宗澤曰。蕭王一去不返。今敵騎已迫。大王去無益於事。不如且留。王未之聽。磁人以王雲爲不誠。將奉王入金。壬午。執雲殺之。汪伯彥建炎中興日厤云。磁守宗澤與王雲有隙。誣奏澤奉使賣國。及是又以細作誣雲。都人承風旨作亂。澤略不彈壓。雲怨澤甚。哀澤弗顧。及出遇害。耿延禧中興記云。雲至磁。訐宗澤之誕。澤恨。因磁人之怨。聲言雲果細作。將邀親王入金。磁人遂有殺雲之謀。宗澤遺事云。公語雲曰。外頗喧亂。約與之同行。雲易之。及出。遂遇害。發雲行橐。得皁裘一。番巾三。綾羅各一。王曰。必有人見此。故謂雲爲細作也。遺事與二書所記不同。欽宗實錄全據澤遺事。案澤雖與雲不協。然是時特不欲雲奉王入金。故邦人殺之而不救。恐非以私恨故也。伯彥、延禧與澤議論不同。辭多毀澤。今但云磁人殺雲。庶不失實。朝廷聞金人渡河。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與耿南仲分使金軍。許盡割河東北地。昌、卽山也。趙甡之遺史云。淵聖嘗夢爲兩日所逼。乃改聶山爲昌以壓之。與實錄附傳不同。時知相州祁門汪伯彥亦以蠟書請王還相。癸未。王以所部千人抵相州。丙戌。右副元帥宗傑犯京師。太宰錢塘唐恪請幸長安。門下侍郎仁壽何㮚不可。閏月壬辰朔。以㮚爲尚書右僕射。丁酉。副元帥宗維犯京師。耿南仲至衞州。衞人不受。南仲馳至相州。辛丑。見王。辭以面受睿旨。盡起河北一路將兵入衞。王乃同南仲召募勤

王之師。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見京城危。議以王爲元帥。何㮚是之。己酉。遣閤門祇候秦仔等八人持親筆蠟書。縋城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趙甡之遺史載帛書云。奉聖旨。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祖宗涵養之裕。天地神祇所當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其辭與汪伯彥日厤不同。淳熙十三年九月壬申。翰林學士兼修國史洪邁奏。竊以靖康之難。諸王皆留京師。惟太上皇帝持節受使。獨在河北。用能光啓中興。符一馬化龍之兆。然霸府肇開。事出倉卒。一時潛藩諸臣。不能得其始末。近者忽得欽宗遺翰石刻一紙。於故相何㮚家。然後當時事蹟。皎如日星。可以垂示天下後世。蓋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敵騎攻都城。中外不復可通。太上奉使幹喇布軍。至磁州。而有王雲之變。中夕還相州。迤邐東如濟鄆。當是時。㮚爲開封尹。首建元帥之請。及在相位。遂擬進書之文。其語云。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皆祖宗百年涵養恩厚之裕。天地神祇所當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充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欽宗批云。依奏施行。又批云。康王指揮已黃帛書訖。又批云。康王指揮已附卿係黃帛書必已到。蓋閏月十三日所行也。欽宗眞蹟。今猶在㮚弟榘之子處。欲乞聖慈行下蜀中。於隆州何㮚家取索以上。布之史館。編於太上中天日厤。以彰示萬世。爲火德復燿之符。奉聖旨依。案此與甡之所云全同。然是時汪伯彥同被除目。雖延禧爲參議。不知二人何以乃不見此御筆。或者㮚、耿擬入。而後來淵聖又自删潤也。兵馬大元帥上有河北字。亦與㮚所擬不同。今並附此。以備參考。資政殿學士中山府路安撫使知中山府陳亨伯爲元帥。直龍圖閣知相州主管眞定府路安府使公事汪伯彥、祕閣修撰知磁州河北義兵總管宗澤爲副元帥。俾率兵入援。唐老、宿曾孫。宿、晉陵人。治平樞密副使。亨伯、零陵人也。亨伯名與上同音。今以字行。案史名遘。金之再圍城也。何㮚等得殿前司剩員郭京。擢爲大將。使募市井游惰爲六甲神兵。丙辰旦。京盡屏守城兵。獨率神兵七千餘

人以出。末幾。京敗。金人登城。士卒以無賞不肯戰。殿前副都指揮使河南王宗澹引衞兵下城。傳呼救駕。四壁兵遂大潰。及午。城陷。敵下令縱火屠城。何㮚率都民巷戰。聞者皆奮。敵由是不敢下。復僞倡和議。辛酉。淵聖皇帝幸敵營。秦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蠟書黃絹三寸。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十有二月壬戌朔。王開元帥府。有兵萬人。蓋樞密院官劉浩卽相州所募義士。及信德府勤王兵。大名府救河東兵。與所招太原、眞定府、遼州潰兵而已。分爲五軍。是日。淵聖皇帝將還宮。而金帥宗維未得見。欲先得表。乃命中書舍人晉陵孫覿秉筆。而何㮚輩潤色之。此表實錄不書。案孫覿紹興末有書與朱倬云。淵聖幸青城。金人索表。翰林學士吳幵、莫儔皆稱病。淵聖召覿面諭曰。朕歸心如飛。煩卿草一表。不予辭。時覿承乏西掖。奏曰。雖非臣職事。君父在難。不敢辭。表去。卻回。要說南朝劫寨覆我軍。結伊都滅我國。遂如其說。敘二事。以爲大臣誤國。致北朝興兵如此。又卻回。令作四六體來。於是宰相何㮚、刑部侍郎程振、起居郎胡交修與覿四人同撰。而覿下筆。表至。淵聖詣端誠殿。尼瑪哈設飲。別。是日大駕還內。建炎初。上駐蹕維揚。言官馬伸論覿草表之罪。上曰。大臣誤國至此。教他怎奈何。又覿建炎初辭待制奏狀。與此略同。其末云。表往不合。淵聖諭臣曰。朕欲亟歸耳。卿勿計。空言可也。㮚亦不從。遂自操筆爲之。宣和錄。趙甡之遺史略載表語。與丁特起孤臣泣血錄亦同。其實皆誤。表本具靖康要盟錄。癸亥。帝還宮。金遣官檢視庫藏。此據三國誤錄。二帥上淵聖錄附見。耿氏編有檢相數云。絹五千四百萬匹。大物表緞一千五萬匹。金三百萬錠。銀八百萬錠。珍寶未見實數。又令寧昌軍節度使蕭慶入居尙書省。朝廷動靜。並先關白。此據實數。是日。王以便宜命河北都轉運司龍圖閣直學士張愨、京東轉運副使直顯謨閣黃潛厚並兼大元帥府隨軍應

副。汪伯彥中興日曆作直龍圖閣黃潛厚誤也。潛厚除小龍在今年三月戊午。懿、樂壽人。潛厚、邵武人也。王之至相也。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起之、提舉常平等事王淵、提舉茶鹽公事秦伯祥被旨守黎陽。皆馳至。相王訝之。汪伯彥悉薦以爲幹辦公事。又以王府都監藍珪、康履、內知客韓公裔等並主管機宜文字。武顯大夫陳淬、都統制五軍兵馬甲子閤門祗候侯章自京師至。傳命盡起河北一路兵。守臣自將。時有使臣劉定亦持蠟書趣王入援。且言京城且破。王憂之。命耿延禧草詔布諸郡。左副元帥宗維聞王在河北。丙寅。遣甲士三千人與簽書樞密院事沙縣曹輔齎詔書召王。與諸將議引兵渡河。康履等言相州守禦嚴備。宜留相王。叱之。秦仔、侯章、劉定請自濬州以帛索攀援渡河。轉戰而南。汪伯彥以李固渡賊壘可虞。乃議往北京。會兵而進。乙亥。王率五軍離相。丙子。履冰渡河。丁丑。發元氷鎮。迷失道。汪伯彥得羊羹炊餅而進。晚泊大名府。初。副元帥宗澤在磁。屢乞會兵奪李固渡。斷敵歸路。衆議不可。澤自遣其將秦光弼等領兵趨渡。斬首百級。獲其齎糧。耿延禧建炎中興記云。時金寨據李固渡。宗澤屢乞會兵破之。衆議以爲小而堅。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且敵歸路不可遏。澤不聽。自以磁人攻之。王麟爲先鋒。澤爲中軍。集烏合之衆。遇李固渡。爲敵所破。市井無賴先遁。抱王麟馬足乞性命。澤亦僅得脫。與實錄所載不同。今不取。會帥府約赴大名。癸未。澤以所部二千人先諸軍至。汪伯彥中興日曆。丁丑。王至大名。癸未。梁楊祖自將五軍至自信德府。同日。宗澤踵楊祖後至自相州。初。楊祖引兵至磁。澤謁軍中。請楊祖同復眞定。楊祖曰。奉大元帥檄書保衞過河。豈敢違王命而從公乎。卽上馬趨子城渡。澤倉卒收聚民兵僅二千人。踵楊祖之後。同日而至。與澤遺事不同。耿延禧中興記云。上至大名。河北守

城將兵漸集。宗澤、黃麟兵不滿三千人。梁楊祖將邢州兵後至。幾萬人訓練齊一。此足明澤先諸軍至也。今從之。中大夫知信德府梁楊祖以兵萬人馬千匹繼至。兵官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王壯之時中山受圍。將士請以楊祖代爲元帥。楊祖辭。乃以爲祕閣修撰隨軍轉運使。楊祖、子美子。子美、須城人。適孫。道君朝中書侍郎。俊、成紀人。本河東宣撫副使劉韐部曲。傳、授孫。授、上黨人。元豐殿前副都指揮使。傳乃履之子。熊克中興小曆以傳爲授子。蓋誤也。沂中、嶧縣人。師中、秀容人。韐、崇安人也。曹輔至興仁。守臣徽猷閣待制贛縣曾楙詰之。輔乃裂衣襟出御筆蠟封。乃樞密院繫書。以遺楙。楙告於王。甲申。破蠟封。乃淵聖皇帝手詔。略曰。金人登城不下。見議通和。仰大元帥康王將天下兵。分屯近甸。毋得輕動。汪伯彥等皆以議和爲可信。宗澤獨曰。女眞狂譎。事勢至此。是必欲款我師。今卽信之。後悔無及。丙戌。澤請直趨澶淵爲壁。次第解圍。衆曰。金兵十倍圍京城。控守要害。吾當量力。何論解圍。澤曰。京都圍閉日久。君父相望。入援何啻飢渴。今但進屯近畿。設敵有他謀。則吾兵已在城下矣。王然之。是日。金人犯相州。幕府聞曹輔已還。輔以是月癸未入城。恐金人知王所在。且再至。戊子。命澤以萬人進屯澶淵。宗澤遺事云。命公提兵二萬先行。誤也。案中興日曆。此行實以帥府先鋒右軍後軍共五千人。及招到常景二千人。王麟千人隸之。明年春。乃益以孔彥威所部萬人。爾遺事恐誤。揚聲王在軍中。自是澤不復與府中謀議。建炎中興日曆云。宗澤渡河而來。欲憩歇數日。乃詭辭趣

王進發。王語伯彥等曰。宗澤渡河。方到趣行。言不由衷。次日。下令限一日起發。澤詣王告曰。一行人兵。且乞令歇脚三五日。要備辦乾糧。買草履。澤退。王笑曰。遂我謀矣。案澤以癸未至大名。甲申乃聞城陷。丙戌。澤始請解圍。丁亥分軍。戊子進發。伯彥謂澤趣行而又止者。恐妄也。今不取。伯彥等請王如山東。庚寅。發大名府。至是次陽穀縣。是日。澤以所部至開德府。時遣精銳與敵挑戰。初京城圍久。號令不通。王軍在相州。天下不得聞動靜。及是渡河駐軍。天下申陳四集。取決霸府矣。臣謹案。編年之體。不當追錄前書已載之事。今以金人和戰。帥府建立。皆中興以後事蹟。張本故詳著之。以備其始末。命濟王栩、景王杞出賀二帥。左副元帥宗維亦遣其子珍珠大王入賀。

壬辰。延康殿學士高伸落職。左金吾衛大將軍高傑降。充左衛率府率。傑、伸、皆俅兄。坐根括犒軍金銀。而相與隱匿。爲婢所告也。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謁宣聖。此據趙甡之遺史。

癸巳。王次東平府。顯謨閣待制孫蕃卒。謚通靖。蕃、江都人。事上皇爲殿中少監。

甲午。詔諭河東北諸州守臣令趣降。初朝廷既割兩河地。累旬日。惟知石州席秩以郡降。餘皆不下。金人患之。復以爲請。乃下是詔焉。太常少卿汪藻兼權起居舍人。藻、婺源人也。蕭慶在都堂聽講月令、洪範。此據趙甡之遺史。是日。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元帥府先鋒統制楊青爲濮人所殺。青、大名人。去爲盜。先是磁、相間有盜常景者。聚衆二千人。據天平山。青自衛、濬趨天平。破之。青有衆萬人。左右使令稱宣贊。行移

稱閤門最爲凶狡。既而青、景以其衆詣相州降。王以青爲先鋒統制。景爲宗澤右軍統領。去年十二月丙戌。王去大名。命青以所部屯柏林鎮。青行至濮州需糧。辱郡守蘭中謹。濮人擊殺之。耿延禧中興記云。青至濮州。微服入欲殺守臣。蓋據中謹所云。非其實也。汪伯彥中興日曆。正月七日。濮州申。今月三日。楊宣贊來城下。待應副錢糧。次日早。親自帶領二十餘人。安打木橛。攀援上城。直至州衙上廳。金人押知州蘭中謹至甕城裏。被守禦軍兵用亂石打殺。楊宣贊。據此則青纔以二十人入城。恐無殺郡守之意。中謹所云。不無飾說。當以實錄爲正。但實錄以爲丁酉青至濮州需糧。卻誤。蓋丁酉乃濮州申至之日耳。王擢其將常謹代青。謹疑懼。欲復叛還西山。帳下承信郎孔彥威以計斬謹。王因命彥威爲宣贊舍人。統制軍馬。屯澶淵。受宗澤節制。實錄云。常謹疑懼。欲復叛。彥威斬之。案叛者乃青部將常謹自是一人。所謂常景者。已先撥隸宗澤軍中。姓名偶同音。史臣誤也。宗澤事實作常景。亦誤。代青在此月乙酉。彥威斬謹在二月丙寅。命彥威在辛巳。今聯書之。

丙申。以徽猷閣待制董耘爲元帥府參議。位耿延禧下。高世則上。日赴軍中謀議。耘、須城人也。王在軍中。率與延禧、耘食則共飯。夜設酒果。延僚屬。不過一再行。詢問古今治亂。軍中情實而已。初。金人同撫諭使臣齎詔至南京取金帛。權府事直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汝陽朱勝非疑不與。復遣使臣入京審其故。丁酉。詔守臣根括供納。凡得金百兩、銀帛三萬九千匹兩。盡予之。敕應天府守臣等。忽覽來奏。知撫諭詔書已到。又知南京蒙大金存全。更不攻城。喜極出涕。所須金銀四

帛。當極力應副。一四一兩。不可存留。可根括係官及官吏民庶之家。盡數借納。以謝恩德。京城見今收拾犒軍。務在罄竭。已降詔書。朕苟可以報大金者。雖膚髮不惜。亦可以此意曉諭官吏民庶。勿更執迷。恐誤大事。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春寒。汝等比各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戊戌。何㮚使軍前。乞減金銀表緞之數。左副元帥宗維不從。於是令御史臺直籍自宰執以下未納金銀人。指名督索。不以官職高下。例如械掠。人不聊生。

己亥。車駕詣延福宮。以將出郊也。尚書吏部侍郎李若水兼權開封尹。

庚子。淵聖皇帝再幸青城。初。金人將挾二帝北遷。乃督犒軍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時蕭慶居尚書省。淵聖皇帝以問慶。慶曰。須陛下親見元帥乃可。前一日。左副元帥宗維以書來約車駕出城。議加其主徽號。淵聖皇帝難之。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請毋行。吏部侍郎李若水使金歸報。力勸出行。以爲必無他。右僕射何㮚主其說。帝疑焉。金使兵部尚書高慶裔者奏曰。陛下不必親出城。但遣親王大臣可也。帝欲無往。恐敵縱兵殘民。遂決計出城。南壁統制官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聞之。入白㮚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敵計。㮚曰。二太子止欲加金主徽號。必不留也。革固爭。不聽。時㮚自謂折衝有術。在都堂對金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金使皆笑。翌旦。軍駕再詣金營。先是門下侍郎耿南仲既走相州。而同知樞密院事聶昌爲絳人所殺。去年閏月癸卯。朝廷遣中書侍郎陳過庭割河東北地。閏月丙寅。宰執見在者惟何㮚、曹輔、與尚書左丞馮澥、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至是㮚、澥、輔從行。乃以傅兼太子少傅。輔皇太子諶監國。叔夜時彈壓於外。不與謀。遇於太學前。叩馬諫。帝曰。朕爲生靈。勢不得已。卽策馬行。叔夜

控其勒不能止。則號慟再拜。帝猶回首字之曰。稽仲。努力。遂行。衆皆哭。革、開封人。國初樞密使延祚七世孫。過庭、山陰人。澥、安岳人。傅、東海人。叔夜、耆曾孫也。耆、開封人。天聖中樞密使。日晚。命內侍邵成章衛太子赴宣德門。自是並稱制行事。傅雱建炎通問錄。館伴李侗嘗云。京城初下。二太子曾與國相商量。自古北兵到南朝。未嘗不破其國。擒其主而歸。此只是兵強而已。德不足也。孰若立其主。刻大碑於梁宋間。使天下後世知行兵有名。且不絕人後。亦使南兵自此數百年不敢動。這個功蹟甚大。他日若趙氏自立。即更無立主一段恩義。國相遂然其說。差監軍固新送少帝入城。固新辭免。不曾入去。後來其議復變。卻稱國家事大。不可不爲長久之計。二太子亦曾力爭。言不惟無一段恩義。且恐兵端未已。然累日商議不成。遂從固新郎君之言。臣案。斡喇布於本朝素稱有善意。侗所云。理或有之。他書皆不見。今略採掇。附淵聖再出城時。以補史闕。

命閤門宣贊舍人符彬持詔書詣北道總管司。諭河北軍民。自金再圍城。四方師帥。望風不進。時敵以兵五萬守潼關。扼西兵來路。陝西制置使錢蓋乃將十萬衆由商、虢而東。至潁昌。去年十二月己卯。聞敵登城。遂棄軍奔湖北。江淮等路發運使兼浙江、福建經制使翁彥國。亦將東南六路兵。與峒丁槍杖手合數萬人。徘徊泗上。始議置四道都總管。俾召天下兵勤王。惟南道張叔夜以三萬人援京師。因留不去。閏十一月己丑。東道胡直孺爲金生得。既而歸之。十一月丁丑。西道王襄棄河南走襄漢。去年閏月。北道趙野自大名亂後。提其兵往南京。與河東北宣撫使范訥合。自號宣總司。淵聖皇帝奪

野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十一月丙戌。而以河北都轉運使張愨爲延康殿學士大名尹。至是將出城。遣林持詔至北道總管司。略曰。金人圍城已及一季。援兵尙爾稽遲。使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比已登城。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爲界。而金人實未斂兵。欲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南遷。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於蕃敵。孰若抱孝懷忠。更相推立總首。保守疆土。天下安平。與汝等分土共享。朕言及此。痛若碎首。實錄無和親至南遷等語。蓋節文。今依宗澤遺事增入。蓋惟演曾孫。惟演、吳越王子。仁宗朝樞密使。彥國、崇安人。直孺、南昌人。襄、南陽人。野、訥、皆開封人也。是夕。帝留宿靑城。實錄李若水附傳云。二月丙寅。敵謀中變。案二帝北狩。乃金本謀。時驛召張邦昌。將使僭位。遲留彌月。蓋俟金主詔書之至也。附傳因若水失計而技拭之耳。實錄云金使高尙書者奏上云。不必親出而不言其名。案耿氏編二帥與邦昌書。有云兵部尙書高慶裔。卽此人也。今增入。

辛丑。淵聖皇帝在靑城。遣人通謁。二帥不見。禮數迥異於前。蕭慶風李若水留儀衞三百。命侍衞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統之。仲荀、逵孫也。逵、河南人。治平末。同簽書樞密院事。於是鄆王楷、景王杞、濟王栩、祁王模、萃王植、徐王棣、沂王楞、和王栻、信王榛等九人。與宰執何㮚、馮澥、曹輔、翰林學士承旨吳幵、學士莫儔、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孫覿、禮部侍郎譚世勣、太常少卿汪藻、皆留城外。餘悉令入城。幵、清流人。儔、歸安人。世勣、長沙

人也。帝之再幸青城也。舍於親王位。供帳蕭然。饋餉皆不至。羣臣相顧失色。於是敵人以數輩持兵守閤謹誰何。日將入。掩關外向。以鐵繩維之。然薪擊柝。傳呼達旦。帝不堪幽閉之辱。往往出涕。此據實錄及宣和錄孫覿奏狀參修

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樂壽權邦彥以勤王兵千人至帥府。王命進屯澶淵。

壬寅。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自將本路兵二萬五千人至東平。王軍益振。潛善、潛厚弟也。軍賊祝進、王在攻德安府。通直郎權府事陳規率軍民拒之。初。京城之破也。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奪萬勝門。率班直長入祗候西兵萬餘人而出。皆護駕選鋒也。甫過普安院。爲金人所邀。延慶死。其徒李孝忠、黨忠、祝進、薛廣、曹端、王在之徒。皆去爲盜。黨忠、王在引衆數千犯隨州。守臣朝請郎陸德先亟遁。官吏民悉走大洪山。在掠強壯爲兵。取其財而去。薛廣繼至。刼掠罄盡。廣又攻郢、復二州。守臣直龍圖閣舒舜舉、中大夫趙縱之亦遁。忠遂往來隨州、德安之間。先是規知縣陸縣。率民兵數千援京師。至蔡州。道梗不能達。還及境上。會祝進攻德安府。守臣李公濟遁。父老請規攝府事。規辟進士韓之美及寓居十餘人爲屬官。遣射士張立率民禦進。卻之。人心稍固。時府城壞。規植竹編木橫門扉於上。代女牆以捍矢石。而施具焉。是日。王在遣人持檄諭規開門。規不答。翌日早。遊騎至城下。與祝進軍合。又翌日。引衆攻城。規乃遣人出城縱火。佛舍與民居皆盡。懼其藏賊也。在又以礮石鵝車之屬。進攻城東。規登樓問之曰。何故至此。在曰。京城已破。我等皆爭門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聞之。莫不墮淚。蓋時未知敵已登城也。規謂此皆詭辭亂語。叱退

之。在圍城十有七日而去。是時黨忠亦時復出沒。張立者、規常用以出戰。後擢爲將官。德先嘗爲御史中丞。規、安邱人之美、安陸人也。熊克小曆云。規、臨沂人。通判鄆州。押賊有勞。誤也。今從規行狀。

癸卯。樞密院編修官胡珵以駕久不歸。爲書上右副元帥宗維。略曰。優禮我寡君。則康王懷恩。惠卹我都城。則河北慕義。書凡千餘言。珵、晉陵人也。是日。太學諸生余覺民等數百人並詣南薰門上書。請車駕還內。朝廷恐生事。令樞密院轉遣彈壓官止之。　金遣兵百人衞司馬光墳。

甲辰。再詔括金銀。初。帝幸金營。約五日必還。至是金以犒軍金帛未足爲詞。邀留不已。留守孫傅以民間所有已竭。乃取上皇旨。凡宗廟供器及諸王公主第。盡括之。尙書省正月十三日奉御批。累見大金高尙書傳元帥臺令。爲金銀表緞數少。且拘留在此。俟見數足。方可放還。可速依下項。並仰據所有數目。明批上曆。限至十五已前送納。如有吝惜隱藏。卻因搜檢告首發覺。便行軍令。時帝在齋宮無聊。何㮚奏宜賦詩以遣興。夜遣中使劉當時召孫覿賦。卽事詩。詩成。賜酒。仍召馮澥、曹輔、吳幵、李若水、譚世勣、汪藻同賦。皆以歸、回二字爲韻。羣臣見帝意所在。不覺欷歔。此以孫覿奏狀、呂本中痛定錄參修本中又云。上詩曰。噬臍有愧平燕日。嘗膽無忘在莒時。藻詩曰。廢帳夢回驚日處。都城心切望雲時。有以此達敵帥。敵見在莒之句。又斥其爲廢帳。因摭此爲名。遂遣留車駕。案金人留駕。乃其素議。至是始以金銀不足爲詞。非因此詩也。據覿所奏。當時亦不用時字韻。蓋本中得於傳聞。夏少曾朝野僉言云。上在齋宮。高尙書、郭少傅與吳幵、孫覿等對上吟詩唱和。恐高慶裔輩未必果能吟詩。今不取。

乙巳。雪。　籍梁師成家。支百官俸。　金人將易代。懼民不聽。欲以中原地擇人君之。度大臣無肯任者。乃

議卽軍中取前太宰張邦昌立之。始邦昌旣渡河。遙罷爲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靖康元年二月己巳。城始破。金驛召邦昌於燕。至是邦昌與肅王至城外。案邦昌上王書云。臘月二十日還闕。正月十五日至城外。乙巳十五日也。耿氏編金人曉諭諸路節文云。城破之後驛召而至。是金人立邦昌之意已定於去冬矣。今參考修入。是日上元節。二帥卽劉家寺張燈宴設甚盛。凡景龍門所用金燈琉璃珠瓔、翠羽飛仙之屬。皆取去。統制官吳革以駕久不歸。請往軍前計議。不則死之。孫傅不許。趙甡之遺史云。乙巳。金人於劉家寺放上元。請帝觀燈宴設甚盛。有致語云。七將渡河。潰萬屯之禁旅。八人登壘。摧千仞之堅城。宣和錄云。自帝蒙塵。二帥旣不許見。日遣蕭慶須索城中物。脅帝傳旨取之。此與甡之所云請帝觀燈不同。今並附此。當求他書參考。丙午。降授通奉大夫劉韐死於金營。韐守眞定有威名。金人知之。欲用爲尙書僕射。許以家屬行。韐不可。手書片紙。遣使臣陳瓘持遺其子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忠臣不事二君。此予所以必死也。乃沐浴更衣。酌巵酒。以衣條自經於城南壽聖院。年六十一。中興贈資政殿大學士。贈官在六月丁卯。今因其死節併書之。後謚忠顯。中興姓氏錄云。京城陷。韐自縊而死。誤也。靖康小雅劉韐篇云。時金之樞密使韓正年高尼瑪哈欲用公代之。公力辭。闔戶自經。此亦誤。案實錄附傳韓正時爲尙書僕射。不爲樞密使也。太學生徐揆出見金帥。請車駕還宮。爲所殺。始城中傳金人以張燈留上駕。宴罷卽歸。至是不還。揆與諸生丁特起、汪若

海、何烈等各爲書欲遣二帥留守司不許。揆獨詣南薰門。誑云獻金銀。守門者白之。俄遣騎取揆赴軍中。揆出其書。略曰。曩者都城失守。民無一生之望。蒙再造之仁。圖報無地。況金銀外物。豈復有靳。第自去歲以來。根括殆盡。恐京邑之藏。不足以償拋降之目。雖以天子爲質。猶無益於事也。願元帥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月。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入獻。則中國之人。德元帥之仁。豈敢弭忘。二帥見書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揆、江山人。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待試省闈。遂逢國難。後贈宣教郎。官其家一人。實錄附傳云。揆詣南薰門白守門者。乞達二帥。請車駕還闕。二帥遣騎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案遺史。揆始以誑敵得出。故敵怒而殺之。附傳刪修。遂失其實。靖康小雅徐揆篇云。駕再幸金營。被留未歸。君以太學生具書極陳。以謂爲元帥之計。莫若親宋。則大金獲無窮之利。苟吾君不歸。則中原必自此亂。亂則豪傑既出。豈大金之利哉。委曲千餘言。所析必歸吾君而後已。此與附傳及遺史所載揆書全不同。今不取。

特起、合肥人。若海、歙縣人。烈、潭人也。

丁未。霧氣四塞。人對面不相視。敵下含輝門。剽掠。焚五嶽觀。

戊申。留守司輦景靈宮供具納軍前。敵退太祖皇帝殿什物。令張設如初。宣和錄。初。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至東平。見董耘除參議官。欲效之。謁康履不遂。乃獻言於王。請遣書幹喇布辯曲直。大略謂捧登城不下之詔。今踰時矣。士大夫信大金之有義。而戰士憤大金之不還。萬一賈勇而前。有傷和好。耿南仲恐敵得書知王所在。力折之。此據耿延禧中興記。但延禧記南仲語。有云。自曹輔、張澂之歸。金方以不見大王爲恨。則恐誤。蓋澂此時未至澶淵。今不取。潛善怏怏。乞進兵與仁王許之。是日。潛善發東平。時高陽關路馬步軍副總管楊惟忠、知霸州辛彥宗將所部與潛善偕來會。元帥府

都統制陳淬戍澶淵。遂以維忠爲元帥府都統制。維忠、環州人。西戎部族。彥宗、長安人。故將叔獻從子也。

己酉。詔權住納金銀。徐夢莘北盟會編。壬子。御批付徐秉哲。打毬畢。便還金銀。並限來日交納軍前。盡絕。在此後三日。當考。

敵從城中人買酒。軍民持溲水與之。敵怒。辛亥。開封府榜。自今以諸雜物博易者從軍法。

壬子。軍民以車駕遷延未回。詣留守司請軍器以備緩急。不許。卽相率私造。留守司盧其生事。捕鼓唱者李寶等十七人。戮於市。梟其首。

甲寅。陝西宣撫使范致虛以勤王兵次華州。初。西道都統王襄既南走。淵聖皇帝擢水部員外郎孫昭遠爲祕閣修撰西道副總管。去年十一月乙亥。昭遠以三騎出國門。道招潰卒。得數百人。由南陽入商洛。遂至京兆。會陝西制置使錢蓋兵潰。致虛檄諸路合兵勤王。昭遠督之。詞氣慷慨。聞者感動。於是環慶經略使王似、熙河經略使王倚各以兵來會。而涇原經略使席貢、秦鳳經略使趙點、鄜延經略使張深皆不至。昭遠凡二十八疏劾之。貢竟不行。點亦纔遣將官李安領兵入援。秦州州學教授周良翰見點。責以京城危急。勸點自行。點不聽。致虛合六路兵。得十餘萬。以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知西寧州馬昌祐統之。昌祐官職。他書不見。案史。宣和六年五月。以右武成團除西寧州。建炎二年二月丙寅。自右武成團知西寧州除熙河副總管。故知今爲此官也。先是致虛在長安。繕兵爲守河計。河西沿流。壁壘相望。致虛

不曉軍事。往往取獻陳者利便。案文施設。州縣軍民。不勝其擾。有萬花寺僧宗印者。孝義人。本姓趙。避亂過河中。題詩佛寺。守臣徽猷閣待制席益見而奇之。薦於致虛。致虛喜其口辯善談兵。卽以便宜假宗印中散大夫直龍圖閣。充宣撫使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奇兵軍正。以統制官王偉等隸之。宗印請築長城。起龍關。迄龍門。雖致虛行移峻急。而上下皆不以爲是。築城及肩。應命而已。宗印以僧爲一隊。謂之尊勝隊。以行者爲一隊。謂之淨勝隊。致虛以大軍遵陸。而命宗印以舟師趨西京。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聞之。爲書遺致虛。爲言今日之事。可爲朝廷慮者三。可爲關中慮者五。大率謂中都倚秦兵爲爪牙。諸夏恃京師爲根本。今京城圍久。人無鬬志。若五路之師。逡巡未進。則所以爲爪牙者不足恃。而根本搖矣。然潰卒爲梗。禁谷通行。關中公私之積已盡。甲馬全無。又聞西夏侵掠鄜延。爲腹臂患。今莫若移檄蜀帥及川、陝四路使者。輸財用。輦軍器。市戰馬。以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衞王室。初京城旣破。敵遣修武郎包某、閤門宣贊舍人董某持登城不下之詔。以止援師。致虛卽斬之。重又遺致虛書。言和議已定。不當抗詔出師。致虛不聽。劉岑撰唐重墓誌云。范致虛提六路兵勤王。留陝州不進。公自同州遺書責之曰。金人犯京師半年。王室存亡未可知。臣子憂國宜何如哉。且京城以秦兵爲爪牙。四方以京城爲根本。今擁秦兵坐視不前。是爪牙不足恃。而根本搖矣。其書累千。皆切至。讀者感涕。而致虛竟不能前也。案此乃重第一書。謂可爲朝廷憂者三事。然其全書大指則止致虛之行。岑斷章取之。蓋以拔拭其事。要非其實也。京城二使。不見於他書。此以重第二書增入。遂引而東。及是次華陰。軍勢大振。昭遠、抃曾孫。抃、眉山人。嘉祐參知政事。致虛、建陽人。似、安陽人。貢、河南人。深、華陰人。益、旦子。旦、河南人。故御史中丞。重、眉

山人也。

乙卯。金人來索內侍伶官。醫工妓女。後苑作。思文院。修內司。將作監工匠。廣固搭材役卒。百工技藝等數千人。初元帥府統制官劉浩遣裨將承信郎丁順先渡河。爲金人所敗。聚衆三千人圍濟州。時汪伯彥等已有奉王居濟州意。中興日曆載伯彥議計李昱事云。濟州始存大元帥駐泊之地。豈宜殘破。蓋伯彥引軍而東之意久已先定。今參取附見。乃以順爲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將其兵屯廣濟軍。受黃潛善節制。是日大雪數尺。京城死者甚衆。

丙辰。金人來索法駕仗衞。自帝蒙塵。二帥日遣蕭慶須索城中物。脅帝傳旨取之。至是殆盡。又遣鴻臚卿康執權、祕書省校書郎劉才邵、國子博士熊彥詩等押監書及道澤經板館閣圖籍納敵營。執權、開封人。才邵、廬陵人。彥詩、本孫也。本、鄱陽人。元豐吏部侍郎。徐夢莘北盟會編。癸丑。御批付徐秉哲。朕於土床之上睡者。凡二十餘日矣。不敢憚勞。凡有所須。卿等且竭力應副。今附見此。實錄無之。龍圖閣待制鄜延經略安撫使張深以勤王兵八千餘人發延安。

丁巳。太學諸生爲書欲詣軍前。不得進。淵聖皇帝以手劄諭都人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金人取內庫香藥犀象、司天監陰陽官。大晟樂工等。

初。左副元帥宗維聞王在開德。遣甲士與中書舍人張澂持詔召王。戊午。至澶淵。副元帥宗澤怒。命壯士射之。澂乃去。澂、舒城人也。濮州民兵首領王善以其兵千人隸帥府。王命進屯興仁。兗賊李昱、張遇破任城縣。勢甚張。元帥府遣中軍統制張俊討之。俊至任城。遇伏幾殆。小校趙密連射數賊。統制苗傅扼

其前遂大敗之斬千餘級密太原人也

己未。金人索朝服祭器尙方藥餌。下至博弈之具。車載而往者。不可勝計。

庚申。金人索九鼎八寶。天下圖籍。本朝開國登位赦書。西夏進貢書本。於是皇帝殿玉寶十四、金寶九。皇后、皇太子妃金寶印各一。盡予之。靖康要盟錄云。金人又取皇帝殿白玉之寶十四。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一也。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也。天子之寶。三也。天子行寶。四也。天子信寶。五也。皇帝之寶。六也。皇帝行寶。七也。皇帝信寶。八也。御書之寶。九也。御書之印。十也。無字寶。十一也。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二也。宣和御筆之寶。十三也。又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四也。青玉之寶二。其一傳國寶。其二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所謂秦璽者。金寶九。御前之寶一。宣和殿寶二。御書之寶三。天下同文之寶四。天下合同之寶五。又御前之寶六。御前錫賜之寶七。書詔之寶八。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九。銀印一。尙書內省出納之印。皇后殿金印一。皇后之寶。太子殿金印一。皇太子寶。太子妃金印一。太子妃印。惟上皇所作定命寶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

【建炎元年】二月壬戌。案是月辛酉朔。金人索后妃服、渾天儀、琉璃玉器等。

乙丑。再括金銀。時開封府言根括金銀盡絕。而內侍藍忻等在軍前。言家有窖藏。乞搜取。二帥大怒。進士黃時偁、段光遠遺金人書。言忻等皆前日倖濫渠魁。今挾怨生事。罪不可赦。宜斬首以徇。又言不當以金帛久留乘輿。不報。時偁等書實錄無之。以趙甡之遺史、王明清揮麈後錄增入。但遺史係光遠上書於正月丙午。恐太早。今併附見。

廊延經略使張深引兵次朝邑縣。先是本路副總管威武軍承宣使劉光世將步騎三千援京師。至唐、鄧間。道梗不得進。聞范致虛傳檄諸路。光世與其將喬仲福等議引兵會之。會淵聖皇帝遣使臣黃深持御劄。以和議已定。止勤王兵。光世曰。不可以詔示衆。宜速圖進發。既而潰兵踵至。具聞城中事。衆心惶惑。光世矯以蕃官山嘍來自京城云。二聖決圍南幸矣。乃遣使臣葛宗齋密奏往荊襄、江浙間。尋二聖所在。衆情稍安。光世因引兵入關。及是與深會。光世、延慶子也。此以趙甡之遺史及李觀靖康勤王記行錄參修。

是日。淵聖皇帝赴二帥擊毬之集。何㮚、馮澥、曹輔、郭仲荀從。帝爲主。左副元帥宗維爲客。酒九行。帝起謝曰。某久留軍前。都人顒望。欲乞早歸。宗維問帝去將何之。帝失色不復言。罷歸。右副元帥宗傑聯騎至行宮門外曰。天命如此。無可奈何。帝悵然不怡。而㮚亦有憂色。

丙寅。金左副元帥宗維傳其主之命。議立異姓。平旦。遣蕭慶邀淵聖皇帝詣端誠殿。從官皆喜。謂果得歸矣。才出門。忽有撤黃屋者。衆方驚愕。洎至門外。則已望北設一香案。隨駕官於百步外排立。帝獨前下馬。已上據宣和錄。兵部尚書高慶裔宣金主晟詔書。其書略曰。賂河外之三城。既而不與。結軍前之二使。本以閒爲。既爲待罪之人。盍爲異姓之事。所有措置條件。並已宣諭元帥府施行。慶裔讀詔已。慶迫帝易御服。實錄李若水傳云。敵遣蕭太師。卽慶也。李若水事跡云。武節郎張玠說圍城中作橫門。第二次從駕出郊。親見當日粘罕在殿上。高尙書讀詔罷。詔使蕭慶脫御服。侍郎向前左手抱帝。右手指而罵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云。金人迫上脫去赭袍。盡皆擠裂。蔡絛國史後補所謂國家破辱。皆在端誠殿。卽指此也。戎主詔本見於耿氏編。今不錄。時事出不意。稟等皆震懼不知所爲。吏部侍郎李若水獨前持帝曰。陛下不可易服。敵命數人曳以去。復大呼曰。吾君華夏眞主。若輩欲加無禮耶。敵擊之。面目爲傷。若水氣結仆地。良久乃蘇。於是每執政監以二金兵。每侍從監以二燕兵。各分散。獨留鐵騎數十。傳宗維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遂掖至青城門廡下。日三飯飲之。若水絕不食。病如中風狀。稟亦伏地固請。敵怒。囚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已而果然。沈良靖康餘錄云。二月六日夜半。宗維請上相見。何稟、李若水、孫覿並從。火炬如晝。宗維令人宣金人僞詔。稟、若水伏地固爭。稟雖爭而不罵。乃髡之。覿不爭。得免。靖康野錄云。若水抱持上罵賊不已。尼瑪哈令持若水去。生磔碎以爲號令。囚何稟於土堀中。數日。案若水被殺在半月之後。野錄誤也。何稟伏地被髡。本傳及他書皆不見。然金人立主詔云。惟何稟、李若水不許與議。則二人同爭必矣。何烈靖康草史亦云。何稟髡鉗爲女眞營

軍校足明棄得禍亦酷但不能強爭耳今併附見。是日夜漏下二鼓。金人以檄來議立異姓。且令遷都。金主詔書略云。宋之舊封。理宜混一。然念舉兵且非貪土。請前宋在京臣僚。一面請上皇併后妃兒女親眷王公之屬出京。仍集耆老軍民。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所貴道德隆茂。衆皆推服。長於治民者。從軍前備禮册命。淵聖皇帝亦附手劄。略云。今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於萬姓。爲幸非細。幸早請上皇以下。舉族出京。無拘舊分。妄爲禍福。速招連累。時執政侍從集內東門。見敵書讀之。皆號哭。兵部尚書呂好問曰。今計無所出。但當率衆懇告耳。若其不從。上皇出城。亦未遲也。入內。內侍省都知李石出帝手劄。好問曰。此乃不得已而書也。夜半不能決。初。左副元帥宗維與諸軍帥議。欲留蕭慶居汴京以守河南地。慶不敢當。衆又推漢軍都統制劉彥宗。彥宗亦不敢當。右副元帥宗傑語於衆曰。他日趙氏必復興。今吾務廣地而兵力不能周。是自貽患也。不若以河爲界。宗維是之。遂有就城中別擇賢人之議。此據傅雱通問錄附見。好問、希哲子也。希哲、公著子。元祐崇政殿說書。僞楚錄載金檄云。大金元帥府近以降表申奏。今回降旨。先皇帝有大造於宋人。而宋人悖德。故去歲有問罪之師。乃因遣使軍前祈請。遂許自新。既而變渝愈速。是致攻討。擊城摧破。方申待罪之禮。況近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今既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虜袤。既爲我有。理宜混一。然念舉師。止爲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屏藩。以王茲土。其汴都人民。願隨主遷居者聽。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宋宰相文武百官在京臣寮。一面共請上皇及下后妃兒女親眷王公之屬出京。仍勾集耆老僧道軍民。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貴道德

隆茂勳業耆舊素爲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無衆善有一於此亦合薦舉當依聖旨備禮册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侯得姓氏隨册建號所都之地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右金吾衛上將軍右都監押右監軍押王子右副元帥押你移齋勃極烈左副元帥押諸板勃極烈都元帥押臣家藏圍城雜書載此手劄云今月六日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聖旨專俟上皇以下后妃諸王公主以次內族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言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於萬姓爲幸非細今因元帥府差人齎文字入城附此誠意幸爲曉悉早請上皇以下舉族出京外諸事並從元帥府指揮方是長計無拘舊分妄爲禍福速招連累右備錄皇帝御書在前今曉示官員耆老等各令知悉二月七日案此手劄丁特起泣血錄中亦有之邦昌上康邸書亦云尋奉御筆今依元帥指揮云云蓋指此也案原本所載檄文字句脫誤今悉依北盟會編補正

丁卯道君太上皇帝出詣京營時敵令翰林學士承旨吳幵學士莫儔邀上皇出郊上皇疑不聽敵以其事付京城四壁巡檢溫州觀察使范瓊平旦金人大啓南薰門鐵騎極望闖門而范瓊與幵儔及內侍李石偕至延福宮請上皇與寧德皇后同詣軍前懇告上皇未應瓊以言逼之遂御犢車出宮至南薰門敵自甕城以鐵騎擁之而去都人望之皆慟哭

此以欽宗實錄及宣和錄幼老春秋三國謀謨錄參修曹勛所進北狩聞見錄云徽宗在蓬珠宮李石吳幵莫儔入見石奏請到南薰門徹舍拜表乞皇帝歸聞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懇情亦無他意石又道淵聖語云不可緩恐失事機徽宗欲索道服出姜堯臣曰敵情詐僞不測更宜聖裁徽宗將行內人皆哭徽宗曰若以我爲質得官家歸保宗社亦無所辭又取常所佩御刀令丁孚佩之乃出至南薰徽宗頓足輿中曰事乖變矣呼孚取佩刀已被敵人搜去申初到南郊齊宮止於大王位從人皆不許隨後三日惟呼勛孚堯臣徐中立在左右幼老春秋云吳幵莫儔持元帥府文字入城見孫傅王時雍徐秉哲謂之曰軍前有旨如上皇已下申時不出卽縱兵四面入來殺人傅與時雍徑

見太上皇。乞與諸王后妃詣軍前懇告。上皇未應。范瓊以言逼之。上皇涕橫流。不得已乃乘竹轎而出。案諸書孫傅未嘗見上皇。時蕭此所云恐誤。然傅畫一狀亦云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發赴軍前同伸懇告。則傅亦必預聞矣。今併附此。庶不失實。

王樞已出質。鄆王楷等九人從淵聖皇帝在青城。於是安康郡王榎、相國公梃、瀛國公樾、建安郡王模、嘉國公椅、溫國公棟、儀國公桐、昌國公柄、潤國公樅等九人。及龍德宮王貴妃、喬貴妃、韋賢妃、王婉容、閻婉容、任婉容、王婕妤、喬婕妤、小王婕妤、崔夫人、康王夫人、邢氏、與諸王夫人帝姬及上皇十四孫皆出。靖康要盟

錄。有取宗族數云。鄆王并夫人朱氏。男二人。女宗姬六人。蕭王并夫人任氏。男二人。女宗姬二人。景王夫人田氏。女宗姬二人。濟王并夫人曹氏。康王不在京。夫人邢氏。祁王并夫人曹氏。莘王并夫人嚴氏。徐王并夫人王氏。沂王、和王、信王。以上係蕃衍宅。未出閤。郡王、國公十人。係在諸閤。分已出降。嘉德帝姬都尉曹寅。安德帝姬都尉宋邦光。崇德帝姬都尉曹晟。出使。茂德帝姬都尉蔡僅。押赴軍前。成德帝姬都尉向勾子房。洵德帝姬都尉田丕。順德帝姬都尉向子扆。顯德帝姬都尉劉文彥。未出降。華福帝姬。惠福帝姬。令福帝姬。純福帝姬。寧福帝姬。永福帝姬。柔福帝姬。諸妃。嬪。欽宗實錄云。上皇詣青城。鄆王以下三十餘王皆從。誤也。案九王正月辛丑已留青城。從上皇出者。乃未出閤諸王耳。上皇三十一子。自淵聖、蕭王、康王及先已薨外。亦不應有三十餘人。實錄甚誤。

賢妃、開封人。邢氏、祥符人。朝請郎瓊女也。日將午。父老邀上皇不及。道逢燕王俣、越王偲。哭而邀之。燕王泣曰。金人欲之。將安所避。民曰願與王俱死。若何。開封尹永嘉徐秉哲捕斬爲首者。益兵衛上皇出南薰門。左副元帥宗維令其禮部侍郎劉思易御服。靖康忠臣第二番語錄云。二月六日。金人令蕭慶、劉思。脫二帝龍袍。李若水擁抱徽宗。王履擁抱淵聖。令不得脫。案上皇出京。在蕭慶宣詔之次日。時若水等已被囚。語錄誤也。王履事迹云。履隨行翰林司兵士鄭福歸云。當月初六日。讀了金人詔。尼瑪哈令蕭太師、劉尚書。脫二帝龍衣。是時觀察。抱定少帝。令諸人不得近前。此得其實。但誤以兩事爲一日耳。今略刪潤。令不牴牾。靖康後錄云。上皇初到青城。尼瑪哈及阿里布坐於端誠殿。上皇東向。尼瑪

哈南向。阿里布西向。聞上皇玉音甚厲。汝稱先皇帝有大造於宋。反是我有大造於汝也。若大遂伐我。當所甘心。汝去年興師。吾傳位與嗣君。遂割地犒軍。汝等乃還。今興兵稱嗣君失信。汝等曾記。暫書否。汝不自言。乃蕭慶王汭等教汝等爲之。可呼蕭慶等來與面證。吾豈畏一死。帥皆無言。蕭慶等亦自不出。少頃。上皇起行東廊。見上。扶上皇號泣久之。上皇謂上曰。汝若聽老夫之言。不遭今日之禍。蓋上皇初欲與帝出幸。何㮚苦諫乃止。此所云。諸書皆無之。今且附見。

初。敵遣幵、儔邀上皇出。幷取諸王。留守孫傅欲匿不遣。幵示以眞定府路走馬承受宦者鄧述等所供名字。乃盡發焉。獨恭福帝姬才周晬。不爲敵所知。與賢德懿行大長帝姬、淑愼長帝姬不與遣。燕、越王、神宗子。二帝姬、神宗、哲宗女也。廣平郡王捷、年十六。給使何義奉捷及乳母隱民間。後數日。敵檄徐秉哲取之。捷遂不免。此據汴都記及何烈草史二書皆稱韓國公而無名。臣謹案四朝國史。韓國公捷、靖康元年封廣平郡王。蓋進封月日淺。故都人但以韓國呼之。草史又云。公與阿保同日被害。則恐不然。案靖康皇族數似是紹興十二年太母南歸日隨行內侍所具云。廣平郡王見在。足明捷未嘗爲金人所害。今不取。瓊、開封人。自卒伍補官。屢平河北、山東諸盜。金人入寇。瓊以所部援京師。因留不去。至是遽爲敵用。是日。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率文武百官寮僧道耆老爲畫一狀詣軍前云。准大金皇帝指揮。傅等聞命震越。義當卽死。然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皇帝親政才及期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遽蒙廢絕。實非臣子所敢聞知。謹忍死陳詞。上干臺聽。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逆令旨。見起發赴軍前。同伸懇告。一。嗣君卽位以來。並無失德。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譴訶。蓋緣觀政之初。爲謀臣所誤。繼以盡行竄責。顯是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一。嗣君在東宮卽有德譽。比旣卽位。中外歸仰。今若未加廢絕。尙可以歲修臣事之儀。如

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日下未能數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雖有報恩之心。何緣自効。一伏詳來旨。令別擇賢人以主茲土。許汴都人民隨主遷居。具見仁慈存卹之至。據今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册立。四方必不伏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意。一今日之事。生殺予奪。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有廢立。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事。元帥可專行。一汴京兩經搜索。公私所有。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迄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藩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敵不報。傳又自爲狀云。伏覩詔書。宜擇賢人。立爲藩屏。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欲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上皇信聽姦臣。國主年幼新立。爲大臣所[illegible]。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伏望元帥許其自新。復主社稷。以責後効。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哀憫。許於國王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上皇之子。乞於神宗皇帝二子中選擇建立。使得北面永爲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有依歸。又不報。

戊辰。吳幵、莫儔復以檄來督舉異姓。孫傅等以狀答曰。本國將相。多是日前誤國之人。將帥率敗亡之餘。其他臣寮。悉皆碌碌。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厚。若別立異姓。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澤有歸。城中及外方立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卽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金

人報書曰。自昔運數既衰。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今垂諭丁寧。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如欲元帥府推擇。則在軍皆北地漢兒。既舉北人與混一無異。若欲推擇見在軍前南官。亦請具姓名申報。惟不許何㮚、李若水預此議。如或在京內外俱難自舉。各具名銜。管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書中所謂在軍前南官。蓋屬張邦昌也。元帥府劄子。據文武臣寮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孫樞密等狀申事。已洞悉朝廷所以廢趙氏者。豈徒然哉。以不守信誓。不務聽命也。非天命改卜。豈有如此之盛哉。皇上猶以寬度別立賢人而已。眞可謂大義矣。今垂諭丁寧。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又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異廢敗亡之餘。其他臣寮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間。孰肯推戴者。夫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勢。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爲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會驗在軍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卽與混一無異。實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人。亦樞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果有。則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㮚、李若水等預此議。如或在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敘名銜連署。速具管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天會五年二月八日。

初。南壁統制官吳革聞上皇已出入白孫傅。請力留皇后皇太子。至是引見。革頓首請太子堅避。以固國本。傅許諾。且問策焉。革爲畫計。乃於啓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革陰以軍法部勒。且告急於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大舉。實錄革附傳云。上皇后妃盡出。革入白孫傅。請留太子。明日引見。而三國謀謨錄載之。此月庚午。案上皇以丁卯出南薰門。革在南壁。不應三日後乃入白孫傅。錄誤也。今移附戊辰。取光祿少卿范寅敷等四人赴軍前。寅敷、致虛子也。是日上皇在青城。自製發願文。祈天請命。諭景王

杞曰。適來密詞罪己損壽。以全趙氏。自登位以後。過失甚多。敢不自陳。以回天譴。杞頓首稱贊。此據王若沖北狩行錄。曹勛所進聞見錄亦有之。己巳。內前揭示長榜。坐金人檄書及孫傅等議狀。都人始知欲立異姓。相顧號絕。孫傅復爲百官軍民狀遺金人云。本國趙氏。祖宗德澤。在人日久。今未渝盟失信。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預。上蓋恩造。更賜詳酌。庶得中外帖然。不致生事。若不容傅等死請。必欲推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推擇。敢不一聽臺命。傅又與張叔夜別具狀云。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全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傅等申臣子之情。改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生靈塗炭。卒未能安。傅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況傅等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爲祖宗。下爲生靈。苟有可言。不敢愛死。時在京士民郭鐸等亦詣善利門以狀白金帥云。上雖失信。其於天下萬姓。略無過失。若立異姓。恐民心無統。姦雄竊發。望元帥垂天地之恩。復立今上。以主此土。若元帥以失信廢之。則監國太子、肅王、景王皆有賢德。人所共知。乞賜選擇。不報。

庚午。孫傅復爲狀遺金人。乞軫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或立監國太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伐之義。傅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遂率百官父

老集門下號泣數刻。吏部尚書王時雍獨不預。是日。右副元帥宗傑親至左副元帥宗維營中。共議軍民告立趙氏事。宗維不許。吳幵、莫儔復至。督舉異姓。催取皇族甚峻。金檄略云。若謂廢舊立新。衆難服從。緣向因推戴。尚可。今依聖旨。擇賢共立。孰云不可。又云。行府於在京官寮。未諳可否。但想目下爲首管幹者。必是可舉。欲立本官。幵、儔云。尼瑪哈大怒。明日二事不了。卽舉兵入城。遂會百官議。侍從以下乞致仕者四十人。時兵部尚書呂好問在禁中。亦乞致仕。孫傅謂好問曰。尚書畏死耶。傅以執政留守。當死軍前。尚書世受國恩。當任興復之責。好問乃止。時雍、仁壽人也。張叔夜爲狀遣金人云。奉令旨令立見今爲首管事之人。緣本官非衆所推。乞自元帥府於嗣子或趙氏支屬擇立一人。所貴恩歸元帥府。永爲藩輔。而趙氏宗廟。尚得血食。此據叔夜家傳。淵聖皇帝以手劄付徐秉哲云。我以失德。爲金人所廢。公可彈壓京師。毋使喧撓。反爲我累。上劄據丁特起泣血錄。吳幵、莫儔所齎元帥府劄子云。吳承旨同齎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孫樞密等狀二道。并初七日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勘會朝廷詔旨丁寧。務在卹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日祈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緣推戴尚可。何況遵依聖詔。擇賢共立。孰謂不可。兼早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官軍民僧道耆老。既乞行府選擇。行府於在京官僚。未諳可否。但想在京目下爲首管勾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照會。此意若所指在京目下爲首管勾官員。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銜狀申。如亦未可。卽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狀申。趙氏支屬。不過今日發遣出城。如此度不見舉薦。又不發遣。必當別有悔吝。無得再遣。天會五年二月十日。又大金元帥府牒。今月十日。右副元帥親到左副元帥麾下。共議宋人告請復立趙氏事。至晚到本營。方有善利門下軍月送到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告乞立趙氏文狀。并孫樞密等今月七日八日九日三次共五道錄白。爲言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入京。須得別行薦舉。外善利門下人

員以輒受之狀嚴編懲戒託慮在京人猶以投狀爲詞別致住滯今請在京諸官孫樞密等照會依吳承旨莫學士等齎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住滯

城之始破也行門指揮使蔣宣、李福率衆叩祥曦殿請扈駕突圍以出何稟恐其爲亂執而殺之及是帝命賜其家各三百縑以旌忠義

辛未監國皇太子諶出詣敵營初留守孫傅議以五千金匿太子於民間殺狀類太子者送之紿以都人遮留誤擊太子居五日無肯當之者統制官吳革請以所募士微服潰圍以出傅不從時金人以淵聖皇帝手劄諭傅上皇亦劄云尙賴元帥寬仁使我父子團聚速令太子出來此據丁特起泣血錄始幷儔督脅不已傅未聽至是事益急傅在皇城司其子來省傅叱之曰吾已分死國矣汝曹速去勿亂人意其子亦曰大人以身殉國某尙何言哉范瓊恐變生先以危言警衛士是晚以兵衛皇后太子共約一車中詣敵營此據丁特起泣血錄從車凡十兩百官軍民奔隨號哭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時已薄暮將近門猶聞車中呼云百姓救我金人在門下者迫行此據宣和錄傅言於人曰上蒙塵託孤於傅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太子往死生以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出守門金人不許是夕傅留宿門下靖康野錄初上以太子監國孫傅爲留守及金人邀太子出人皆望傅以死節傳與張叔夜但送至門而已繼而又取傅及家屬人以是非傅不能守節而自取辱與史不同今不取

吏部尙書王時雍等請立張邦昌以治國事初金人定立邦昌

然未顯然言之也。至是趣百官立異姓。不卽屠城。時雍在皇城司。令中書舍人李會預爲議狀曰。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勳德在民。今本國臣僚如孫傅等。被用日淺。率皆駑下。迷誤趙氏。至於亡國。在內官僚。委無其人。乞於軍前選令某人。以治國事。幵、儔微言金有立邦昌意。時雍疑未定。左司員外郎依政宋齊愈適自外至。時雍問以敵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與所傳同。此據欽宗實錄。與張栻私記不同。趙甡之中興遺史。有齊愈款狀甚詳。雖當時置對之詞。不無鍛鍊。然栻所記。似以爲齊愈告鄉人於道。而爲李綱所中。則亦恐不盡然。餘見七月癸卯注。時雍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付幵、儔以出。獨張叔夜不可。實錄云。是日不書議狀。惟孫傅、張叔夜。案此時傅已解留守事。在南薰門。故王時雍得主其議。傳不但不書狀而已。

壬申。傅、叔夜坐堅違詔旨。告立趙氏。押赴軍前。叔夜至敵營。抗論如初。不少屈。敵拘之。沈良靖康遺錄云。孫傅既遣皇族爲尼瑪哈召叔夜給之曰。孫傅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族盛繁。豈可與孫傅同死邪。可供狀。叔夜曰。累世荷國厚恩。與國家俱存亡。實不願立異姓。迫之數四。終不從。唯請死而已。金人皆義之。虜散檄城中。令軍民共舉張邦昌。連名申上。有異議者。令別具狀。惟不許引愿趙氏。有敢逗遛。當按軍法。夜。幵、儔復入城。留守司據今月十二日。吳承旨、莫內翰自軍前來。齎到大金元帥府指揮。請急速勾集在內大小官員。不限已未共議并僧道耆老軍民等。更乞戮論商議。如並舉張邦昌。卽便連署。各於本

衙親書其名背後名下押字。仍於年月紙縫用在上官印。限十三日申上。便與册立入京。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不許引愿趙氏若舉賢人者。亦許不阻。有敢逗留不赴議所者。當按軍令。是夜三鼓。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不限大小使臣。雖致仕在京宮觀僧道軍民耆老等。限十三日絕早。並赴宣德門集議。內有官員不來。具狀申元帥府。依軍法無請住滯。右錄二月十二日夜。元帥府指揮在前。今曉示各令知悉。

癸酉。王時雍行留守事。揭榜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集百官祕書省共議。何烈靖康草史云。范瓊詐言金許立哲宗之後陳王子爲君。案哲宗無後。而上之兄吳榮王祕書封陳王有奕其子也。今附見。既至。卽閉省門。環以兵。令范瓊以舉邦昌事說諭軍民。皆唯唯而退。有太學生對曰。某等所見。意殆不然。瓊慮軍民視效。卽抗聲折之。時雍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於是文武數百人以大卷相受。若州縣胥吏書卯歷者。略無留滯。不終朝而畢。其間亦有飲泣悲吁而不敢出辭者。忽下坐一朝士面目嚴冷者。厲聲曰。二百年趙氏天下。豈可赴他姓。吾乃異議者。請如所令。其右汴士大慟曰。吾請同行。時雍詰之。自列名氏曰。奉直大夫寇庠、朝請郎高世彬庠、山東人世彬、瓊裔孫也。此據夏少曾朝野僉言及孫偉跋靖康野史修入。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中丞秦檜以爲然。卽具單狀曰。檜身爲禁從。職當臺諫。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大金擁重兵。臨巳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辯。非特忠其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耳。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至生靈被禍。京都失守。皇帝至躬出郊

求和於軍前。兩元帥允其議。已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鑾輿御服之所用。割兩河之地。恭爲臣子。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而不論哉。且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數萬里。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昔西漢絕於新室。而光武乃興。東漢絕於曹氏。而劉備王蜀。唐爲朱温篡奪。李克用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繼世之久。德澤在人者深。基業雖陵遲。英雄猶畏而不敢窺其位。古所謂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之謂也。晉武帝因宣、景之權。以竊魏之神器。德澤在人者淺。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柄。自相戮害。故劉淵、石勒得以據中原。猶賴王導、温嶠輩輔翼元皇。江左之盛。踰於西京。石晉欺天罔人。交結外邦。以篡其主。得之以契丹。失之亦以契丹。況少主失德。任用非人。曾無德澤以及黎庶。特舉中國藩籬之地。以賂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所以能滅晉也。宋有天下九世。比隆漢、唐。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金也。特假威以報怨耳。頃上皇誤聽姦臣。因李良嗣父子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者。其禍可勝言哉。必又曰。滅宋之策。在絕兩河懷舊之思。除鄰國復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揮而定。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思。亦不能亡。如其不能。徒使宗屬賢德之士。倡義天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將去金而歸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爲契丹所滅。周世復定三關。是爲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復仇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又況禍莫大於滅人國。昔秦滅六國。而六國滅之。苻堅滅燕。而燕滅之。頃童貫、蔡攸貪土以奉主欲。

營私而忘國計。屯兵境上。欲滅遼取燕、雲之地。方是時也。契丹之使。交馳接境。祈請於前。爲貫、攸之計者。當從其請。爲國遠慮。乃欲邀功以兼人之地。遂貽患今日。雖焚尸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帥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離閒之論。而矜一己之功。其爲國計。亦云失矣。貫、攸之爲。可不鑑哉。自古兵之強者。固不足恃。大金自去歲問罪中國。入境征戰。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練。將帥未得其人也。使異日士卒精練。若唐藩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以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天祐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上皇時。附會權幸之臣。共爲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爲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以爲大金屏藩矣。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檜不顧斧鉞之誅。戮族之患。爲元帥言兩朝之利害。望稽考古今。深鑑忠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實大金萬世之利也。

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會之靖康末議狀。乃馬先覺建議。會之不答。少焉。稟就呼臺史連名書之。會之既爲臺長。則言列爲首。會之猶豫。先覺率同僚合辭力請。會之不得已。始肯書名。所以秦氏藏本猶云檜等也。紹興中。先覺甥何琥上其稟。會之大怒。竄琥嶺外。此段實毀檜太甚。案錄檜獨具單狀。而首詞云。某身爲禁從。職典臺諫。則必非連名也。後錄又云。姚宏嘗託張澄從秦會之求官。秦云。廷暉與某靖康末俱在臺上。書尼瑪哈乞存趙氏。拉其連銜。持牘去。經夕復見歸。竟不僉名。此老純直。非狡獪者。聞皆宏之謀也。緣是薄其爲人。宏曰。不然。先人當日固書名矣。今世所傳秦所上書。與向來者大不同。更易其語。用此誑人。以僕等見之。所以見忌。語泄。宏坐事死獄中。案此又與何琥所云不同。然當時金人獨稱取秦檜。而不及姚馬。則未嘗連名可知。或者馬伸嘗慫慂之。今略

修潤令不牴牾明清揮麈第三錄載檜議狀全文乃孫傅第三狀明清誤也。檜爲議狀已卽稱疾守本官職致仕。檜致仕實錄不書案日曆紹興元年檜乞奏薦狀云靖康二年二月十三日准告依前朝請郎守御史中丞致仕壬申十三日也衣增入。始百官既集祠部員外郎喻汝礪聞舉邦昌事捫其膝曰不能爲賊臣屈遂掛衣冠去於是監察御史吳給御史臺檢法官王庭秀皆致仕而祕書省校書郎胡寅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府司儀曹事趙鼎相率逃太學中以避亂故皆不書議狀伸給須城人汝礪仁壽人庭秀鄄縣人寅崇安人右文殿修撰安國子浚咸子咸綿竹人已見紹聖元年九月鼎聞喜人也堂吏張僅自祕書省歸取平生所受告牒悉焚之遂自爲布衣。此據孫偉跋靖康野記。金人索南班宗室開封誤遣朝議大夫將之敵曰所取宗室無大夫名將之曰我魏王後也。將之魏悼王廷美五世孫。莫儔謂左副元帥宗維曰第取玉牒卽見實數戶部侍郎邵溥在南薰門下與宗正少卿黃哲共議貯以陶器坎而藏之紿以爲亂兵所焚由是疏屬獲免。此據溥哲墓碑參潤增入實錄二月癸酉金人於宗正寺取玉牒溥指名取南班宗室自二王宮以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而中興會要乃云宗藩慶系錄仙源積慶圖等四書皆於初渡江時失之則是玉牒果爲所留也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檜嘗對方滋言二帥爲搜索宗室有未盡者莫儔獻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搜括檜在旁曰尙書誤矣譬如人家宗族不少有雖號同姓而情好極疏者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患乃欲與之均恐無此理尼瑪哈曰中丞言是由此異待之案取玉牒之日檜尙未出城此戲誤也或是三月庚子再取宗室時姑附此俟攷。溥、雍孫。雍共城人元豐廉節處士。

哲、華陽人也。時睦親宅嗣濮王仲理、廣親宅保寧軍節度使克暢、親賢宅晉康郡王孝騫、棣華宅永寧郡王有恭已下。舉宗北徙。惟睢、雒二都宗室得全。仲理、襄王宗愈子。克暢、魏悼王孫。孝騫、吳榮王子。有恭、楚榮憲王子也。於是太祖後宗子益疏。無至節度使者。

甲戌、幷儔齋金牒。據文武百官申乞立張相治國事。已申本國册立爲皇帝訖。令取册寶及一行册命禮數。

乙亥。金人取秦檜及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員。趙甡之遺史。金人取太學生博通經術者三十人。人給三百千俾治裝。太學生投狀願往者百餘人。比至軍前。金人謂之曰。金國不要汝等作大義策論。各要汝等陳鄉土方略利害。諸生有川人閩人者。各爭持紙筆。陳山川險易。古人攻戰據取之由以獻。又妄指娼女爲妻。要取詣軍前。後金人覺其苟賤。復退者六十餘人。士之無守。有如此者。沈良遺錄曰。金人初取太學三十人。正錄皆懼。乃私誘學中素無廉恥者以充數。卽日出城。其齎糧並爲敵所奪。髡之。中路皆裸體逃歸。賊亦縱而不追。二說不同。今併附見。

何㮚已下隨駕在軍前人。並取家屬。初。統制官吳革既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人。多兩河驍悍之士。又引太學諸生吳銖、朱夢說、徐偉等數十人與參謀議。革率衛士殺妻子。以圖迎二聖。沈良靖康遺錄。上命孫傅留守。密諭。慮有不測。當以後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召募敢勇必死之士。得三萬人。擁上皇太子潰圍南去。我從金人之命。死生以之。後傅止募得二百餘人。知事不濟。乃止。案吳革白傅募士。在帝已行之後。恐良得於傳聞。非其實也。三國謀謨錄云。革日夜密謀迎立大元帥。案此時二帝尚在城外。安得便立元帥。實錄云。遣人告急於康王。約擁兵近圖迎二帝。革附傳所書。當得其實。今從之。欲奉九廟神主以從軍。先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分兵突出十八門。期用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惟兵部尚書呂好問、監

察御史馬伸、張所、奉議郎致仕吳給等數人。好問欲遣人持書詣王。訪得邢煥女弟之夫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又與門下省錄事張思聰謀。募效用李進縋城。以蠟書來上。進行至開德府。守臣顯謨閣直學士王隸疑之。進以實告。乃遣人伴送至帥府。夢說、桐廬人。致和末。嘗上書直諫。士論推之。所益都人棣、雱子也。雱、安石子。元豐龍圖閣直學士。

丙子。金人遣曹少監、郭少傅同開封尹徐秉哲治事。先是京師事務。皆取稾軍前故也。敵又索內藏元豐、大觀庫簿籍。悉取寶貨及大內諸庫。龍德兩宮珍寶奇物。如西海夜珠。王中正、陳摶燒金之類。其他眞珠美玉珊瑚瑪瑙琉璃花犀玳瑁之屬。各以千計。上皇平時好玩。有司所不能知者。內侍王仍輩曲奉金帥。指其所在而取之。眞珠水晶繡簾。珠翠步障。紅牙火櫃。龍麝沈香樂器。犀玉雕縷屏榻。古書珍畫。絡繹於路。此據宣和錄及夏少曾朝野僉言。宣和錄又云。金人入內。徑取諸庫珍珠四百二十三斤。玉六百二十三斤。珊瑚六百斤。瑪瑙一千二百斤。北珠四十斤。西海夜珠一百三十箇。硃砂二萬九千斤。水晶一萬五千斤。花犀二萬一千八百四十斤。象牙一千四百六十座。龍腦一百二十斤。金磚一百四一葉。王先生燒金。陳摶燒金。高麗進奉生金甲。金頭盛各六副。金鞍金馬杓金杵刀金作子四百二十五副。玉作子六百副。花犀帶金帶金束帶玉束帶鍍金帶金魚袋等。上皇閤分金錢四十貫。銀錢八十貫。皇帝閤分金錢二十貫。銀錢四十貫。皇后閤分金錢十一貫。銀錢二十二貫。銀火爐一百二十隻。金火爐四隻。金棹子一百二十隻。銀交椅二十隻。金合大小四十隻。金水桶四隻。金盤盞八百副。金注碗二十副。金銀匙筯不計數。金湯瓶二十隻。琉璃盞一千二百隻。琉璃托子一千二百隻。珊瑚托子四百隻。瑪瑙托子一千二百隻。眞珠扇子四百合。紅扇一百合。藍扇一百合。行鑾扇三百五十合。大扇六十合。車一百量。二帥左右姬侍各數百。皆秀曼光麗。紫幘金束帶爲飾。他將亦

不下數十人。壁中珍寶山積。初李若水既爲金所囚。蕭慶謂若水曰。事已爾。無可奈何。徒死無益。前日公雖詈國相。國相初無過公意。若今日順從。卽明日得美官。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從隸謝寧亦勉之曰。侍郎父母春秋高。兄弟衆。仰侍郎以生。若少屈。萬一得復歸。若水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吾今不復顧家矣。雖然。吾親老。汝若歸。勿遽言。恐重傷吾親意。令兄弟輩徐言吾死國也。是日。左副元帥宗維引若水諭意。若水不聽。復囚之。

戊寅。王以京師久無耗檄。諸將帥伺其實。若敵未有去意。卽引兵近畿。副元帥宗澤見之。謂諸將曰。敵情如此。豈忍坐視乎。時范納、趙野合兵屯南京。遣使臣趙哲獻書帥府。哲、將家子。有膽略。以百騎分三隊進。與金人三四戰。獲數級。奪金人馬三匹以獻。王大悅。都監康履面責哲不當。王叱退之。野軍自大名亂後。尤無紀律。日出剽掠。甚於敵騎。澤遺書誚野、納及知興仁府曾楙。使率所部勤王。野等以爲狂。不答。知泗州朝請大夫賈公望見經制使翁彥國。切責之曰。京城報甚惡。天子日夜望中丞救援。今留此不進。豈欲反邪。泗小壘。錢糧俱竭。自來日更不供軍。公宜斬公望以謝軍。第恐朝廷他日未遽貸公爾。彥國慚。翌日提兵趨淮西而去。公望、昌朝孫也。昌朝、眞定人。慶曆中宰相。金人取詳通經教德行僧數十人。待遇頗厚。

庚辰。王發東平府。王在東平踰月。京城音問不通。副元帥汪伯彥等共議移屯濟州。以竢敵隙。王從之。是日。副元帥宗澤自濵淵移軍南華縣。先是澤約諸帥會兵。五旬無一人至者。澤奮願擊敵。引諸將共議。

都統制陳淬曰。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將斬之。諸將羅拜。乞代淬效死。會元帥府檄至。澤乃引兵屯南華境上。謂淬曰。汝當先諸將一行。以贖前日之過。淬曰。願盡力。遂進兵。未十里與敵遇。出敵不意。敗之。卽據南華縣。是時澶、濮、濟、單、曹、亳、陳、潁、應天、廣濟諸郡。皆有勤王兵。敵又犯亳州。直祕閣京畿轉運副使兼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遣使臣持書遺金人。以會合勤王兵馬所爲名。大略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敵遽以亳、宋等州守禦所牒報之。約日率戰。諸道兵畏縮不進。子諲、敏中元孫也。敏中。開封人。咸平中宰相。

辛巳。尙書吏部侍郎李若水爲金人所殺。時左副元帥宗維再召若水。問以不肯立異姓狀。若水言。主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宗維曰。趙皇失信。使南北生靈如此。安得爲無過。若水知敵不可以義動。卽曰。若以失信爲過。則公乃失信之尤者。乃歷數其五事。且曰。汝伐人之國。不務安全生民。徒掠金帛子女以自豐。汝滅亡不久矣。因肆罵不已。宗維大怒。卽圜邱下敲殺之。若水將死。監刑者復問侍郎服未乎。若水奮詈愈切。敵怒。以刃裂頤斷舌。然後殺之。梟其首。此據若水逸事。金人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以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咸歎重之。初。若水之出使也。淵聖皇帝擢監右藏西庫修武郎王履爲之副。使還。遷相州觀察使。履抗敵不回。卒與俱死。履、開封人。累世右職。元符末。坐上書入籍。編管新州。若水死年三十五。中興贈若水觀文殿學士。後謚忠敏。贈履武勝軍節度使。案履事迹甚偉。而實錄乃無一字及之。殊不可曉。今以履事迹及靖康忠臣三番語錄修入。實錄附

傳。若水臨死。爲歌詩。卒章云。矯首問天分。天卒不言。忠信效死分。死亦何愆。履事迹乃以爲謂履所賦。今且附此俟考。

金主遣諸軍都部署（英宗廟諱同音）尚書左僕射權簽書樞密院事韓正持册來立張邦昌。要盟錄有册文云。尚書左僕射韓某。而不言其名。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具官韓昉。案昉本燕人。事遼爲知制誥。庚戌年七月。册劉豫爲副使。猶居此官。此時無緣已爲僕射。實錄劉韐附傳云。命其尚書僕射韓正館韐。卽此人也。今增入。

金遣吳幵、莫儔集百官於皇城司。議遷都之地。衆以揚州江寧爲請。敵命都江寧。

壬午。鄜延經略使張深引軍屯陝府。先是宣撫使范致虛欲聚兵爲長驅河、洛之計。深不敢戰。乃議各圖進取。互爲聲援。使彼罔測。且戰且前。庶有先到國門者。議久不決。深遂行。翌日。熙河經略使王倚、環慶經略使王似、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皆來會。

癸未。金令百官拜表請立張邦昌。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唐恪既書議狀。仰藥死。實錄恪附傳云。恪聞議立異姓。呼其諸子謂曰。吾爲大臣。而國家至此。顧力不能救。獨有死耳。乃仰藥自殺。其後張邦昌攝位。朝士賞賤多拱手臣之。獨恪先事而死。識者推其節。王偁東都事略云。恪既書名。乃仰藥死。二書不同。案議立邦昌在此月癸酉。恪以前宰相居城中。若不書名。金人無不詰難之理。又無由經十有餘日。尚不書議狀也。夏少曾僉言曰。羣臣於祕書省議推戴張邦昌。恪大慟。一少年斥恪曰。公爲丞相。不能爲國家計事。以至於此。況平時竊賞官爵。皆蔡京不法所爲。猶厚顏赴議舉異姓。實負國家。哭之何益。據此則恪亦在議中。未嘗先事而死明矣。汴都記曰。是時金人正取人。恪以前宰相。恐不免。遂服大黃作腹疾以死。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金立張邦昌。欽叟書名畢。仰藥而殂。建炎中。張達明爲中司。適欽叟家陳乞贈典。達明言欽叟不能抗敵之命。雖死不足褒贈。由是恩數盡寢。迄今不能理也。明清所云差詳。但小舛誤。紹興日曆二年十一月

乙亥。唐恪男琢進狀。先臣恪任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以臣僚上言任少宰日不合許割三鎮事落職。乞依赦追復。有旨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丁丑。中書舍人胡松年奏琢陳請其父不獲伸迎請二聖之謀。乃飲藥以死聖恩。或謂累經赦宥。特與復職。臣不敢輕議。若曰嘉其死節。臣願詔有司更加詳攷實狀。詔前降復職指揮。更不施行。明清所云。誤以松年爲張澂也。實錄附傳云。觀文殿大學士唐恪薨。仍前不書落職事。此不惟疏略。當必有故。

是日。王次濟州。時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自黃河以南分地而屯。濟州凡九千五百人。以爲王之衛。隸都統制楊惟忠。開德府萬九千人。濮州七千人。以拒敵之在衞南、韋城、臨濮者。並隸副元帥宗澤。興仁府萬九千人。廣濟軍八千人。單州六千人。柏林鎮三千人。以拒敵之在考城者。並隸節制軍馬黃潛善。大凡官軍民兵六萬四千五百人。孔彥威、常謹、丁順三盜萬五千人。分屯六州。而向子諲在宿。何志同在許。趙野、范納在宋。趙子崧在陳。皆圍繞京都未得進。

甲申。金人取太學錄黃豐、楊愿赴軍前。二人託疾得免。愿、山陽人也。敵遊騎五百至濮州雷澤境上。尉向拱禦之。拱勇而有謀。先結繩桑下。賊至挑戰。已而僞遁。敵追奔。馬絓而止。悉擒斬之。元帥府以拱爲閤門祇候。

乙酉。大風拔木。戶部尚書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爲金人所殺。初。金人括金銀急。命執禮等八人董之。未幾。執禮等議曰。敵所以留車駕者。爲金銀也。今欲足元數。雖銅鐵亦不給。不如結罪申絕。塞其所請。宦者謂金人曰。試許士庶人金銀易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二帥大怒。是晚。召執禮等四人。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於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

不計也。於金繒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敵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其罪而置其餘。振恐執禮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敵不勝其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俣各杖之百。幾死。執禮等猶爲之請命。既而遣還。至南薰門。有呼於後者曰。尚書且止。有元帥台令。四人皆下馬跪聽命。則以次敲殺之。梟其首。趙甡之遺史稱胡唐老遂死。蓋誤矣。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索。執禮、浦江人。振、樂平人。扶、燾子。燾開封人。元祐知樞密院事。舜陟、績溪人。舜明、嵊縣人。俣、宛邱人也。後贈執禮資政殿學士。知質、振、端明殿學士。自城破至此。凡再納金二十一萬兩。銀七百十四萬兩。表緞一百萬匹。皆有畸。敵猶以爲少。故殺之。朝野僉言。二月二十八日。大金以金銀事執梅執禮、陳知質、程振、安復殺之。監察御史黎確等知四人之由。將欲結兵以救二聖。曾與王時雍籌議。時雍不從。金人欲正其罪。恐動衆心。故以金銀事殺之。若謂金銀少。自有四壁根括官。執禮副留守。非其職也。案實錄。金銀官八人。執禮爲首。此所云誤。若四人果有結兵救二聖之事。本傳及墓誌無容不書。記事者得於傳聞。又誤以安扶爲安復也。今並不取。是日。再括金銀。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坊巷徧加相檢。左諫議大夫洪芻等分詣懿親蕃衍宅諸妃嬪位。所至與宮人飲。又頗匿餘金以自奉。吏部員外郎王及之至沂王府。遂坐番衍宅門罵諸王。此據李綱記上語修入八月戊午行遣。芻、南昌人也。

丙戌。陝西宣撫使范致虛以勤王兵至陝府。初致虛抵華陰。京西轉運副使劉汲遺書。勸以一軍自蒲中

趨河陽。焚虜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洛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遂行。此據晁公遡所作汲傳附入。但公遡稱致虛按兵華陰。汲以書譙責云云。致虛以書謝。而終亦不行。則非也。其實致虛銳意出師。但以無謀致敗。今略修潤之。時南道副總管高公純奉詔勤王。頓兵不進。汲譙責再三。不聽。乃取其所部兵馳入援。汲、丹稜人。嘗爲開封府刑曹掾。介直有守。至是稍擢用之。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知中山府陳亨伯爲步將。沙振所殺。初。金左監軍完顏昌圍中山府。亨伯冒圍入城。固守踰半年。敵不能下。至是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以衆寡不敵。辭。斬以徇。復呼振使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潛衷刃入府。有妾好定者。案宋史陳遘列傳妾名定奴。責其不待報。振立斬之。遂害亨伯於堂中。次子錫與僕妾十七人皆被禍。振出。帳下卒噪而前曰。大敵臨城。安得殺吾父。執而捽裂之。身首無餘。趙甡之遺史。金人以上皇北狩。至中山府。其帥陳遘登城。上皇呼遘。遘曰。道君皇帝也。遂慟哭曰。陛下何得至此。提轄沙振曰。此中豈有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詐也。以箭射之。遂鼓衆喧鬧而殺遘。其子錫在旁側身護遘。乃并殺之。於是振自守中山。案此時道君未離城下。安得過中山。若然則亨伯死不在此時。史與甡之。必有一誤。臣修此錄。凡繫日月者。必以國史爲斷。但此時河北已隔絕。史臣亦是得之傳聞。容有差互。以未有他書攷證。姑附見此。後城破。敵見其尸曰。南朝忠臣也。斂而葬諸鐵柱寺中。興贈特進。謚曰愍節。昌、金穆宗楊噶子達賚也。案紹興講和錄。有金人復取河南詔曰。奸臣昌等稔心戕逆。玩寇欺君。請歸侵疆。務繼絕世。自奸臣伏罪。述厥攸行。外侮內連。情狀甚著。又一詔云。撻懶等力言。齊爲不道。既衰矣。不若以河南地錫與大宋。以此知撻懶卽昌也。昌於旻、晟爲從父弟。故名皆連日字耳。楊噶、洪皓記聞作楊哥。今從苗耀神麓記。史愿亡遼錄。撻懶或作撻辣。今從金人詔本。楊噶廟號穆宗。

此據洪皓記聞所云。張棣圖經云。楊噶廟號神祖。是後來所改。今附此俟攷。

戊子。金令百官作勸進張邦昌表。禮部員外郎吳懋當草表。自稱疾求罷。汪藻撰懋墓誌云。爲禮部員外郎。會金立張邦昌法。當郎草牋奏。公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幸非常者。儆曰。僕請爲之。公由是獲免。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公發憤罵時雍曰。反賊。吾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公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疾篤於家。時執政以下咸有勸進文。此據實錄。然是時執政馮澥、曹輔、前執政路允迪、皆在金營。城中前執政惟李回一人。當攷。軍器監王紹獨曰。念之久矣。何不亟爲。因探懷出表以示。衆爲切齒。懋、晉陵人也。於是吳幵、莫儔、齊司農少卿胡思所改定在京百官勸請狀詣敵營。其辭略曰。伏惟大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衆美。伏望以蒼生爲憂。而不以細行自飾。以機政爲慮。而不以固避自嫌。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意。下副國人推戴爲主之望。幵等至二帥遣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制劉彥宗、禮部侍郎劉思、兵部尚書應奉御前文字高慶裔持詣邦昌。邦昌呵責彥宗。又罵城中百官。因不食。金不聽。使人守之。百官勸文狀。金人曉諭者。路節文中有之。見四月庚申注。檄文但云。具官劉侍中。而無其名。案邦昌上王書稱忽劉彥宗等齎城中文字與吳幵、莫儔俱至。故知劉侍中卽彥宗也。胡思改勸請狀有案牘。今參攷修正。耿延禧中興記云。張邦昌至城外。金諭以欲立之意。邦昌求死不從。曰。廉王軍中有文臣耿南仲、武臣劉光世。必竭力輔之。趙氏必中興。立邦昌徒取誅滅。於是金人於圍城中取耿南仲家屬。并劉光世諸妾子之在城中者。皆質金營。案是時將相之家多爲金所取。未必因邦昌之言。兼劉光世自延安引兵東出。此時尤未至峭灑閒。三月十五日。四兵方至潼關。邦昌僭已久矣。當時金索劉延慶家屬。而及光世諸子也。況南仲非金所殿憚。張邦昌何用言之。今不取。

元帥府以隨軍轉運使梁楊祖統

領措置財用。初王在濟州軍食不繼。楊祖言京城圍久。鹽法不通。權印賣東北鹽鈔。王許之。未踰月。商人入納至百餘萬緡。軍餉遂給。逮元帥府結局乃止。汪伯彥中興日曆云。王移軍東平。梁楊祖軍錢糧有後至者。大元帥既行。大名尹張愨藏留弗恤。楊祖移文屢索不報。逮聞王將卽位。乃變易輕齎以還。楊祖具稟王。王發笑。案愨以公忠名。恐未必有此。或別有曲折。當攷。

是日。延寧宮火。元祐孟皇后徒步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此據同天錄。后去年閏月己卯自瑤華宮移延寧。

先是淵聖皇帝與李若水議更張弊政。乃尊后爲元祐皇太后。已草詔書。未及行也。事見去年十二月乙丑。至是六宮有位號者皆從二帝北徙。惟后以廢得存。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二聖皇族皆詣敵營中。議亦取后。淵聖意邦昌必不能久僭。欲留孟后以爲興復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廋語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可相度分。會金人以后廢久。無預時事。故不復取。案金取宗族。皆據管宮閣內侍所供名字。后實以廢。處外宮。故不爲敵所指名。未必欲取而復止也。沈良靖康錄云。上皇出宮數日。有手帖至開封府尹徐秉哲云。欲得趙氏注孟子。煩爲送至。及火發。秉哲遽至延寧宮。太后已出。良所謂上皇手帖。恐其詞必有誤。汴都記云。太后居道宮三十年。瑤華遺火之後。在延寧宮。今春又火。是日太后脫身何所。都人亦知其無恙。故皆得遺臣謹案靖康之變。舉族北遷。而元祐太后與康邸獨存。蓋天意也。故詳著之。

庚寅。吳幵、莫儔來報邦昌來日入城以觀人情。仍告語城中。萬一有不虞。盡行屠戮。於是治尙書令廳及西府以待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

【建炎元年】三月辛卯朔。范瓊率諸將陳兵以迓張邦昌。金人以鐵騎送之。及門而返。晡時。邦昌入居尚書省。百官班迎。邦昌與百官交拜於道。司門郎中徐俯獨不拜。對王時雍大呼號慟。掛冠而去。俯、禧子也。禧、分寧人。元豐給事中。夏少曾僉言。二帥知邦昌不可強。乃詭邦昌曰。大金皇帝有詔立宋之太子。以公爲相。善爲輔助。毋使敗盟。請公入城。臣案邦昌上大元帥書。敘金人迫脅事甚詳。初無此說。況太子出城已久。未嘗入城。此說妄也。呂好問開具謝克家分晰因依狀云。三月一日。邦昌入居尚書省。臣爲言相公曾祭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金人兵威耳。金人去後。公保人心如今日乎。邦昌曰。誠如是。臣曰。今康王在外。元祐皇后在內。天意亦可見。邦昌曰。是邦昌之心也。案此事惟好問奏狀及秦湛回天錄有之。今且附見。

壬辰。金人以兵部尚書呂好問、工部侍郎何昌言、給事中韋壽隆、案徐夢莘北盟會編作馬壽隆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李熙靖、左諫議大夫洪芻、光祿卿黃唐傳、軍器監王紹、案北盟會編王紹下尚有吏部員外郎王及之、禮部員外郎董逌、戶部員外郎李健。此本無及之、健名。而後云皆與時雍等同趣。當有脫文。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呂勤、倉部員外郎曾慥、祕書省著作郎顏博文爲事務官。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下城盡行焚戮。都人震恐。有自殺者。邦昌亦欲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死塗炭一城耶。衆人泣勸再三。乃止。昌言、新塗人。壽隆、餘杭人。熙靖、晉陵人。唐傳、侯官人。士觀、昉孫。昉、饒陽人。雍熙中宰相。慥、

晉江人。博文、安德人也。昌言、芻、紹、及之、健、博文皆與時雍等同趣。而愴娶吳幷女。故金用之。實錄稱中書舍人李熙靖爲事務官。案附傳。熙靖自西掖出守洪州。復以故官召。靖康元年。除待制奉祠。此時不爲舍人。實錄誤也。

癸亥。吏部尚書王時雍等申。今來軍民。悉願推戴張太宰。緣京城無主日久。伏望早賜遣備禮儀施行。金復令吳幷、莫儔入城。云以初七日行册命之禮。留守司以軍前劄子復須金銀元數。遂分下二十三坊。每坊金四十四萬五千兩。銀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兩。表緞八萬四千三百一十六匹。下戶金亦不減百。銀不減千。表緞亦百餘。細民但發笑。亦不憂。曰。金人以立主事。恐民不服。先以此脅之耳。已而果然。徐夢莘北盟會編載開封府數配金銀事。在此月壬寅。與實錄不同。夢莘所編又云。先是城陷之初。金人索在京戶口數。開封府張大其事。報以七百萬戶人。令以人戶等第數配。故雖細民下戶。亦不下金三十鋌。銀二百鋌。表緞五百匹。督令日下送納。士庶知所配無規。但相與戲謔而已。

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遣進士李植賫金帛詣元帥府。且悉獻本司錢糧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王喜。遂以植爲承直郎。植、招信人也。欽宗實錄以子諲爲發運判官。蓋因汪伯彥中興日曆所書也。案紹興八年。子諲乞以靖康中拘張邦昌家屬事。宣付史館奏狀。稱任京畿轉運副使兼發運副使。今從之。

鄜延經略使張深自陝府將所部改塗趨虢州。初。諸帥既集。宣撫使范致虛欲盡取五路兵。與敵刻日會戰。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李觀以敵氣方銳。勸深取閒道趨京師。其實謀避敵也。深別致虛。致虛

大驚曰。公獨異議。殆假此以歸耳。深曰。既不能進。其可守株以誤國事。遂與副總管劉光世合軍而去。觀、華陰人也。深至盧氏縣。乃山行。出大和谷之汝州。

丙申。統制官閤門宣贊舍人吳革爲范瓊所殺。革將起兵。其參謀吳銖等曰。事急矣。緩則有不測之禍。夜漏未盡。班直甲士崔廣等數百人排闥至革寢所曰。邦昌以翊日受册。請舉事。革以衆不可奪。被甲上馬。時已黎明。比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以權主管前殿司公事左言謀。紿革至帳下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戮河上。革至死。顏色不變。革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爲泣下。夏少曾僉言云。吳革召集壯士。欲奪駕。時軍前取去醫人入城買藥材。見革說勤王兵皆在近甸。敵精軍不滿萬人。革信其說。初五早欲奪門。范瓊左言詐而殺之。案革自以邦昌僭位日迫。倉卒舉事。恐非爲人所詐也。今不取。都省禮房告報文武臣僚。並以受册日赴文德殿立班。閤門儀制榜。今月七日。僧道父老於尚書省令廳下立。俟太宰上馬。導引至右掖門。先退。太宰至文德殿門下馬。仍詣殿東朵殿幄次更衣。文武百官諸軍將校文臣選人武臣承信郎以上。於殿下東西閤南北并設儀仗於殿下。排立。皇帝望穴金國闕設褥位於殿下少立。俟册寶入門至位。皇帝降階詣褥位。望大金國闕拜訖。俟册寶至褥位。讀册設寶。皇帝跪受訖。再拜。皇帝陞殿即坐。文武百官等七拜訖。起居稱賀。五拜訖。退。右曉示各令知悉。

是日。吳幵、莫儔至自敵營。時金人在南薰門。謂呂好問曰。康王我眼中物。當以五千騎取之。此據秦檜回天錄。好問卽遣人持書獻王。言大王所領之兵。度可當則邀擊之。不然則宜遠避。又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是夕侍從官並宿尚書令廳。以待行事。

丁酉。金人册張邦昌爲皇帝。册文略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册命爾爲皇帝。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埸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趙甡之遺史邦昌册文曰。無德而王。故天命假於我手。當仁不讓。知曆數在於爾躬。案僞楚錄有邦昌册文。今錄於此。蓋甡之傳聞之誤。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昔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分萬國。同格於治。粤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懽。馳星軺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於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已下一百一字指斥不錄。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儀禮。以璽綬册命爾爲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埸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勿疲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署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亦非賢不守。其於有位。可不慎與。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前期。有司設褥位於宣德門外。平旦。邦昌自尚書令廳乘馬入次。慟哭久之。步至御街。望金國旗舞跪受。金使韓正退。邦昌服赭袍。張紅蓋。百官導引。步自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卻不御。步陞殿。於御榻西別設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閤門傳令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王時雍等懇奏。復傳旨云。如不蒙聽從。卽當引避。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卽回身面東拱手而立。有衛士曰。平日見伶人作雜劇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卻裝假官家。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邦昌之受册也。百官

皆慘沮。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左言、范瓊等四人欣然若有所得。上皇在青城聞之。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沾襟。此據曹勛北狩見聞錄。時上皇又遣左副元帥宗維書。乞東南一郡。以奉祖宗遺祀。宗維不許。王若沖北狩行錄云。軍前已議北遷。令姜堯臣書寫劄目投尼瑪哈國相。其劄目曰。某素慕山林。謝事罷政之後。止管教門。公事某之罪失。固不可逃責。念茲神御。遠遷異國。欲乞東南一郡。以享祖宗血食。不勝大願之至。曹勛北狩見聞錄云。金人凡有計議。只在淵聖御前奏稟。隔數日。一遣人起居徽宗。到寨十餘日。自製劄子一通。與相國云。某頃以海上之盟。謂歡好可以萬世。雖嘗收招張珏。繼蒙須索。卽令戮以爲報。意罪不至甚。而大兵踵來。乃指爲釁。某卽遜位。避罪南去。後塊處道宮。恬養魂魄。未嘗干預朝政。而奸臣伺隙。離間父子。雖大兵南來。亦不相關報。致煩天討。宿甲臨城。至城破時。始知三關背約所致。蓋嗣子不能奉大國之約。某亦有失義方之訓。事遂至此。皆將誰執。尙有血誠。祈回洪聽。某願以身代嗣子。還朝闕廷。卻令男某等。乞一廣南煙瘴小郡。以奉祖宗遺祀。終其天年。某卽分甘斧鉞。一聽大國之命。誠迫意切。願待塞令劄子去後二日。有番使來云。承示文字。但三關之盟。初不恁地止說子孫不紹社稷。傾危雖承劄子。卻不敢背元約。吏部尙書王時雍乞差官分管職事。此據呂好問開具因依狀。以時雍權樞密院事。兼權領尙書省。兵部尙書呂好問權領門下省。開封尹徐秉哲領中書省。尙書左丞馮澥守舊職。延康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李回權右丞。僞楚錄。三月八日。李回原係簽書樞密院事。權依舊。十八日。權領中書省。二十五日。自權翰林學士承旨吳幵權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尙書。權吏部尙書乞罷尙書領省事。四月初九日。乞罷權右丞。皆與實錄不同。

書兼翰林學士莫儔權簽書樞密院事。案實錄時雍、儔皆自吏書除。不知吏書何以有二員。據儔除吏書在去年六月癸卯。時雍不見除日。當是儔從駕往金營。而時雍併攝之耳。沈良餘錄云。邦昌既立。以時雍爲太師。何烈草史云。王時雍領三省事。徐秉哲權門下侍郎。皆誤記也。今不取。大理卿周懿文爲開封尹。吏部員外郎王及之權都水使者。大抵往來議事者。幷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回、江寧人。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及是前執政在城中者。惟回一人。時馮澥、曹輔留敵營。邦昌素善澥。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回補其處。時雍既受命。請用二府蓋薦許之。都人號時雍賣國牙郎。案紹興中王次翁、曾統、謝祖信劾趙鼎受邦昌僞官爲京畿提刑。退而告人有親奉玉音之語。而實錄不書。蓋誣之也。呂好問開具因依狀云。初七日。王時雍乞差官分管職事。其時臣不敢承當。門下省人吏來參。臣亦設椅請坐。以示堅不承當之意。邦昌自謂臣曰。忘省中之言耶。若虛著窠闕。被軍前差將人來。如何。臣當時已傾心陛下。再三思得利害實如此。若軍前差人。則城中束手。做事不得矣。所以含羞忍恥者。以圖大計也。好問此說。雖以自辨。理亦有之。今並附見。邦昌之僭立也。有司趣百官入賀。太學博士孫逢獨堅臥不屈。夜既半。同僚強起之。不從。垂泣而與之訣。事畢。有司舉不至者。以逢及駕部員外郎喻汝礪爲請。欲以復於金人。邦昌以畢至告。乃得免。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遷官。以重汚我。我其可竢。遂發疾而卒。逢、眉山人也。逢事迹。據汝礪所作傳修入。譚篆作汝礪年譜云。公既不屈節。乃爲主議者解赴軍前。二帥倨坐見公。責其不從軍令。公乃言曰。鉅宋恩澤在人。天命未厭。忠義之氣。形於詞色。或欲辱公。二帥曰。此義士。各爲其主。姑釋之。案史及諸書。汝礪未嘗出城。篆蓋誤也。

戊戌。尚書吏部侍郎謝克家、兵部侍郎盧襄、中書舍人李擢並落職。仕集英殿修撰范宗尹權右諫議大

夫。克家、良佐弟子。（良佐、見今年八月壬申）襄、西安人。擢、歷城人也。克家以疾辭。邦昌遺之書曰。既無由自裁。不食五七日。又不能死。顧豈得已哉。公能諒此心。則共安海內。以究遠圖之事。尚可冀也。況銓綜舊職。非敢以此累公。公無以疾辭。則幸甚。書用尚書內省之印。龍圖閣直學士胡直孺權戶部尚書。司農少卿胡思權戶部侍郎。戶部員外郎葉中鍔權司農少卿。顯謨閣待制李熙靖、詹乂並權直學士院。熙靖不受。宗鍔、泰寧人。乂、縉雲人也。

己亥。王時雍領尚書門下省事。時呂好問未就職。故時雍兼之。邦昌遣戶部侍郎邵溥使左副元帥宗維。中書舍人李會使右副元帥宗傑。報以欲詣軍前致謝。二使及門。先以狀申。金答云。皇帝不須出城。好治人民。俟要相見。自往請也。

庚子。金人來取宗室。徐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匿。開封少尹夏承力爭。不聽。添差少尹余大均主其事。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以使引押赴軍前。當行者皆令衣袂相連屬而往。濟王之夫人曾氏避難它出。秉哲捕而拘之。（此以欽宗實錄、趙甡之遺史、李綱進退志、趙子崧家傳參修）開封府捉事使臣竇鑒曰。我生爲大宋之臣。豈忍以大宋宗室交與敵人乎。遂自縊而死。權戶部尚書胡直孺免權職。太府卿朱宗權尚書刑部侍郎。戶部員外郎陳師尹權太府卿。庫部員外郎葉份權左司郎官。戶部員外郎李健權右司郎官。宗、紱子。（紱、仙遊人。嘗爲給事中。）

份、劍浦人也。河東軍賊高才以二千人歸正。出語不遜。王誅之。命右軍統制苗傅代領其衆。傅盡收才金帛子女。王曰。傅賊耳。與才何異。自此惡之。金人自宛邱引衆逼興仁。列塞而屯。復分兵犯開德。宗澤遣統制官孔彥威與戰。敗之。度敵必犯濮州。急戒右文殿修撰權邦彥以所部冀州兵爲之備。敵果至。與戰。又敗之。

辛丑。金人遣慶賀使崇祿大夫兵部尚書高慶裔、副使彰武軍節度使李士遷入城。其書曰。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於大楚皇帝。向承明詔。擇立賢人。爰及庶士之謀。已諒英聰之德。具聞天闕。優降册書。禮命初行。羣情胥悅。未遑伸於慶牘。不圖辱於華緘。幸容先導微悰。繼陪高諭。別幅遺邦昌衣著百二十段。馬四匹。既見邦昌與慶裔等燕於禁中。金人分兵犯濟州。至柏林鎮。距州纔百里。王聞之。命都統制楊維忠。維忠愠曰。諸少將不出。首推老者。王曰。此遊騎伺吾虛實耳。乃令維忠警嚴五軍。翼擺堤上。張滿以待。又命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爲疑兵。夜。金拔寨遁去。是日。知冀州權邦彥與敵再戰。殺傷相當。京都轉運判官直龍圖閣閻邱陞亦以所募民兵出戰。宗澤自南華縣遣二千騎援之。敵引去。復向開德。邦彥與澤所部統制官孔彥威夾擊。大敗之。陝西宣撫使范致虛兵潰於千秋鎮。初。致虛率諸路兵過陝州。與敵遇。戰十數。殺傷相當。復得潼關參議官趙宗印以舟師至三門集津。亦屢得小捷。致虛乃授宗印河東制置使。整軍出潼關。僞西京留守高世由聞之。遣使告急於左副元帥宗維。乞

兵爲援。宗維謂諸將曰。致虛儒者。豈知用兵。當使斥堠三千殺之。案北盟會編作當明斥堠使三千人殺之。致虛前軍出武關。由鄧州、澠池之間。屯於千秋鎮。宗維遣貝勒洛索將精騎自伊陽直衝之。王師不備。遂棄輜重而奔。死者幾半。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經略使王似、熙河經略使王倚留居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世由、瓊孫也。致虛之離陝也。裨將李彥仙說致虛曰。陝爲軍後。盍少遺之。兵行者利速。多爲支軍。則舍不致淹。敗不致覆。不然。衆屯聚出殺、澠。一蹴於險。則敗矣。致虛業已發傳。怒彥仙沮解。罷不用。彥仙、彭原人。後徙鞏。善騎射。喜言兵。嘗爲种師中部曲。入雲中。斬首二級。稍得遷校尉。其說致虛不見聽。至是果敗。致虛千秋之敗。案趙甡之遺史及李觀紀行錄。皆在三月十一日辛丑。而實錄於月末附書之。蓋不得其本日也。實錄又稱自正月至三月十五日。大戰十數。既得潼關。乃引衆東出。亦恐差誤。

壬寅。金遣使入景靈宮取神御等物。此據實錄。未知與宣和錄正月戊申所書有無重疊。今且兩書之。

自邦昌出令之初。王時雍等皆以聖旨行下。邦昌下令曰。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議定及面陳得旨事稱面旨。內批稱中旨。傳諭所司稱宣旨。以手詔爲手書。僞楚錄。邦昌下令曰。予以寡陋。向逼大國之威。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橫見推逼。不容自裁。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顧德弗類。實難稱塞。出令之初。有司乃以聖旨行下。載循昧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以三省樞密院議定處分及內外官司面陳得旨事稱面旨。內廷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諭所司稱宣旨。洪爲非常之變。適遭會於斯時。尙議有永之圖。訖敉寧於區夏。庶幾多士共識此懷。靖康野錄云。邦昌內批稱中旨。命於外曰命旨。與此不同。蓋傳聞之

誤。今不取。工部侍郎何昌言請更名善言。避邦昌名也。其從弟通直郎昌辰亦請於吏部更名知言。時奉直大夫致仕徐俯居城中。買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至。卽呼前驅使之。是日。兵馬副元帥宗澤與金人戰於韋城縣。敗之。金人旣爲權邦彥所卻。澤因約至深州直祕閣姚鵬同進兵。鵬未至。澤自引所部至衞南。候騎報賊壘近。宜少避。澤曰。將孤兵寡。不深入重地。無以取勝。澤揮戈直前。親冒矢石。與戰。敗之。敵益濟師。官軍不利。將士傷重者什二。先鋒將果州刺史王孝忠戰死。士卒知退無所恃。人人爭奮。敵大敗。斬首數千級。遂得韋城縣。敵欲夜襲澤。澤知之。日暮。移軍南華。敵果夜至。得空壁。大驚。自是不復出。澤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用。汪伯彥中興日曆云。三月辛巳。開德府宗澤申。金人十日自衞南前來侵犯。乞應援。十六日丙午。宗澤申。金人十日巳午間近護城堤統制官孔彥威交兵。申酉間殺退。十一日辰巳間再向前來。本軍差權邦彥下官兵並力殺退。當夜三更拔寨遁去。奉王旨行下。不得追襲。恐落奸便。十九日己酉。據副元帥宗澤下敗兵五人前來。稱宗澤元帥十二日領兵追襲。待徑入京城下解圍。當日到衞南。逢伏兵殺退。東趣南華縣。兵敗。宗元帥易衣裳。隨敗兵夜走奔北。續據澤申。如敗兵所說。外見於宙澤縣招集潰兵。乞給器械。澤先造戰車一百五十輛。大而難運。推爲者苦之。一旦遇敵。倉卒皆委而走。金人以戰車盡載澤軍實而歸。王聞之曰。吾見澤戰車大不適用。徒費工料。澤不聽。今果賞敵矣。初劉浩撥造戰車五輛。試之不可用。軍中鬨訥襖。乃提軍見澤。爲車陣圖以獻。澤喜。問所闕。浩旣得訥襖。不告而還。澤遂以浩所圖妄稱見造成車一百五十輛。已募到民兵一萬五千人。謀復眞定。朝廷壯之。除祕閣修撰河北民兵總管。其實無一人一車者也。方且圖之耳。逮帥府遣往開德。乃旋用浩車制撥造。而終於敗。耿延禧中興記云。宗澤、權邦彥自南華入。遇敵騎卒至。西將王孝忠死。澤、邦彥更士卒白布衫草履。夜走姚鵬軍。所製戰車五百輛。使民兵御之。民兵棄車走。爲敵所得。以載城下所獲金銀歸。後建炎初。河北寇皆澤麾下潰卒也。案伯彥延禧與澤議論不同。詞多

毀澤。又二人所進書皆出於澤死之後。恐未足信。今以欽宗實錄及澤遺書參修。戰車事。今年九月己巳注可攷。先是知博州孫振以軍民之兵二千人至冠氏縣。案博州有冠氏縣。原本冠訛寇。今校改。王命屯濮州。受澤節制。去年十二月己丑。至是聞澤與敵戰。其親兵皆懼。且懷鄉土。乃殺振。分取軍實。散而北歸。振、傅父也。耿延禧中興記云。振墜馬死。今從汪伯彥中興日曆俟考。

癸丑。呂好問權領門下省職事。好問雖繫新銜。仍蒞舊職。太學博士朱震致仕。震、邵武人也。元帥府寮屬聞金人立張邦昌。欲奉王至宿州駐軍謀渡江。左先鋒輜重至山口鎮。三軍籍籍。謂不返京師而遷路。何也。王聞其語。遂罷行。欽宗實錄。以宿州之行。爲黃潛善建議。案中興日曆。罷行在三月十三日癸卯。此時潛善在興仁。三月二十七日丁巳。潛善乃至濟州。實錄誤也。蓋耿延禧中興記。初不深考。附此事於潛善至濟州之後。而史臣因之。是時耿南仲、汪伯彥在濟州。未知的是何人建此議。今但云帥府寮屬俟攷。宗澤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襲金人。敗之。

甲辰。金人遣高慶裔入內藏庫。又命歸德軍節度使王汭與慶裔偕來。汭、燕人也。是日。領門下省呂好問以私財。卽永慶院啓建聖壽節道場。慶裔適入城。衆皆恐懼。好問獨不顧。實錄。甲辰。金人入內藏庫。而無其名。三國謀謨錄。是日慶裔等入城。而無其事。今參取修入。王汭所領節度。要盟錄二帥再問罪書中有之。邦昌以書至軍前。論根括金銀事。書曰。比以冒瀆禱禮。願展謝悰。雖瀝貢於忱辭。終未親於台表。退增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實軫阽危之慮。

民志未定。故未可以得其心。事緒實繁。念將何以息其動。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段。以充犒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虛實。乃聞罄竭。悉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祗畏。戒諭官吏。罔敢弗虔。荷蒙大恩。敢不論報。雖割肌體。豈足能酬。然念斯民。困敝已甚。當圍城窘急之久。有比屋饑莩之多。欲撫養則無資。以厚其生。欲賑濟則乏糧。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刎縊相尋。若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保邦。坐觀轉壑之憂。不啻履冰之懼。與其跼天蹐地。莫救於黎元。孰若歸命投誠。仰祈於大造。伏望察其懇迫。賜以矜容。特寬冒昧之誅。誕布蠲除之惠。則終始之德。遂全億衆於死亡。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糜潰。期於沒齒以答隆恩。又乞往謝二帥。大楚皇帝張邦昌謹致書於相國元帥、皇子元帥。今月七日。伏奉皇帝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册。退省庸陋之資。何以對揚休命。前此固嘗死避。終不獲辭。載惟選授之初。盡出薦揚之賜。尋因還使。附致感悰。願亟拜於光儀。庶少伸於謝禮。未聞台令。殊震危衷。遂遣從官具敷勤懇。重蒙開諭。仰識眷存。然而淹日未前。撫躬無措。恐有失於稽緩。實深積於兢惶。伏望恩慈。早容趨詣。俟承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留面敘。不宣。謹白。

鄜延經略使張深引軍次魯山縣。時西道都總管王襄亦在焉。襄議與深合軍。深以襄所統皆烏合。不從。乃趨潁而去。

乙巳。邦昌詣青城謝二帥。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邦昌請不毀趙氏陵廟。罷括金銀。存留樓櫓。借東都三年。乞班師。降號稱帝。借金銀犒賞。凡七事。敵皆許之。

丙午。邦昌下令。不御殿。不受朝。引對百官於延康殿小軒。呂好問家傳云。或勸邦昌坐紫宸、垂拱二殿。好問曰。不可。邦昌矍然而止。案實錄初無進說者。更俟詳攷。執政侍從以上坐議。言必稱名。飲膳起居。不用天子禮。遇金人至。則遽易服。邦昌雖僭立。其處大內。多不敢當至尊之儀。有華國靖恭夫人李氏者。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有酒。李氏擁之曰。大家。

事已至此尙何言。卽衣之赭色半臂。益之以酒。掖邦昌入福寧殿。使其育女陳氏侍寢。其後因邦昌之姊入宮。乃留其從者。而易陳氏以歸。王明淸揮麈後錄云。道君在端邸。有妾彭氏稍慧黠。上憐之。小故出爲都人聶氏婦。上卽位。頗思焉。復召入禁中。恩倖一時擧無與比。父黨夫族。頗招權賂金錢。士大夫亦有登其門而進者。二聖北狩。彭氏以無名位獨得留。一夕。邦昌有酒。彭氏衣以赭色半臂。掖之入福寧殿。使宮人之有色者侍寢。邦昌旣醒。急解其衣。趨就他室。固已無及矣。其後邦昌得罪者以此。案史及李綱建炎進退志所書。乃李氏事。首尾甚詳。明淸所云。疑姓氏或誤。姑附著此。今年七月丙辰日行遣。王時雍每日白事。屢以陛下呼之。邦昌叱之。乃退。

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趙子崧聞張邦昌僭立。卽以狀白王。乞遣師要擊河上。迎請兩宮。問罪僭逆。且言國之存亡。在此一擧。若有獻議擁兵南渡者。似未可聽。大王麾下皆西北人。孰肯渡江。渡江之後。中原豈可復收。莫如自近擧兵要擊。此爲上策。子崧、燕懿王後淄恭憲王世雄孫也。燕王生英國公惟忠。惟忠生韓國公從靄。從靄生世雄。世雄生贈通奉大夫令郯。令郯生子崧。

丁未。邦昌下令曰。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霈。今四方道路未通。致赦宥未能宣布。緣京城圍閉日久。下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罪人常赦所不原者。並與釋放。文武臣僚皆遷官。特奏名三擧以上及府監諸州解首並與推恩。廂禁軍依例犒設。應見行法令典章。百司事任職務。一切依舊。內有於民不便者。臺省寺監條具以聞。仍許諸色詣鼓院奏陳。當議參詳更定。以從民欲。邦昌僞赦全文云。三月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面旨。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霈。今四方道路未通。致赦宥未能宣布。緣京

城圍閉日久。下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罪人所犯無輕重。不以已未發覺。常赦所不原者。並與釋放。應文臣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內臣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在職選人循資校尉比類施行。合磨勘者仍並不隔磨勘。文武陞朝官并禁軍都虞候以類父母妻未有官封者。並與封敘。亡沒未封贈者。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予封贈。祖父母在願回授者聽。應禁軍正副指揮使以上。各特與兒男下班祗應一名。應承務郎以上服緣緋及十五年不以贓私罪。並與改轉服色。開封府國學及別試所去年秋試得解舉首。特以推恩。餘並以今年八月鎖院省試。應合特奏名人並與免試。內曾經六舉以上到省人與補登仕郎。五舉人與補京府助教。四舉上州文學。三舉下州文學。兩舉州助教。錫慶院試中在舉不係在舉生免廷試。推恩人諸路解到武藝合格人等。並照原降指揮。分等參酌推恩。應命官除名追降官資及勒停終身不齒放歸田里人等。及永不收敘人。並與敘元官。落職人予復舊職。令刑部檢舉奏聞。應停降諸色人等未曾敘用者。並與特敘元職名。其永不收敘人。依此以次遷補。候有闕收補。應配軍因圍閉未出京人。候開門日配沙門島。並配隣州。見分配在京重役處者。仰刑部疾速具元犯取旨放令逐便。應逃亡軍人及潰散人兵。除依累降指揮招集出首外。慮有未出首人。可特展一月首身。其存恤等事。並依已降指揮。應係官司欠負不以名色貫伯。並行蠲免。其私債元無利息者。限一年外許理索。諸軍緣借請之類。見尅請受者。並特與除放。耆老並賜粟帛。令戶部支給價錢。官私房錢不以貫伯。並放三月。出糴米麥雜豆。以濟貧民。雖已降指揮減價。尚慮民間不易。可令更與減價出糴。仍約束逐場人民擁併。仰戶部踏逐。應有係官木植及空閑屋舍。添置賣場。以濟細民。無致阻滯。掩骼王政所先。當草味圍城之中。不忍視其橫逆。應亡歿貧民。仰開封府量給官錢。充葬送之費。應細民疾病貧乏無藥者。令開封府疾速措置。差官分定坊巷。就門俟散官藥。諸軍疾病。合給官藥。緣多事之際。給散不時。仰馬軍司體度速支官錢。廣行合藥俟散。其諸軍差發到軍兵保甲等有疾病者。令所轄官司依在京軍營法醫治。應伎術人等并家屬取赴軍前。所拋下財產。其有分人。許經開封府自陳。驗實給付。應事院宮觀有隔下發放度牒恩澤。各令自陳。所屬保明申禮部。限三日給降度牒。應特旨還俗僧道。特與依舊爲僧道。令開封府給公據。應禁宮觀寺尼女冠。令所屬取問。願歸俗者聽從便。應見行法令典章。百司事務職任。一切並依舊。內有於民不便者。臺省寺監條具以聞。仍許諸色人經鼓院奏陳。當議參詳更定。以從民欲。牒奉勑如前。宜榜河南曉示。各令知悉。牒至准勑故牒。

初。金人欲

令邦昌肆赦。呂好問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郊皆敵。相公尚誰赦耶。遂先赦城中。延康殿學士李回辭權右丞。改權禮部尚書。僞楚錄戊申。徐秉哲權領樞密院。李回權領中書省。吳幵權同領尚書省。案史邦昌訪尋大元帥僞尚書省劉子。李回押字。而吳幵無之。恐錄誤也。

己酉。邦昌遣權國子監祭酒董逌撫諭太學諸生。陝西宣撫使前軍統制官翟興襲西京。斬敵所命西京留守直龍圖閣高世由。大金隨軍轉運使右文殿修撰張友極。興伊陽人。習知地利。范致虛既敗去。興聞世由之怠。出其不意。與族弟進提步卒數百。捲甲夜趨潛入洛陽。擒世由斬之。友極前爲河東轉運使。世由知澤州。金人再入。以城降。因爲敵用。事見去年十二月戊寅。至是就戮。金人陷復州。

庚戌。尚書吏部侍郎謝克家、戶部侍郎邵溥並權本部尚書。實錄。溥權戶部在此月丁酉。案戶書先差胡直孺辭。乃改命溥。若係之丁酉。則不應併差二員。實錄恐誤。今從僞楚錄。克家出而不治事。左司員外郎王悰權吏部侍郎。邦昌所除拜。皆令吏部賜誥身不書年。但繫月日。邦昌僞命出告。不見於史。光堯會要載閤門宣贊舍人宋源陳乞轉官舊告。係三月二十日下庚戌。二十日也。故因除吏部長二。附見克家不治事。據實錄所云。然宋源遷官。係尚書右選所行。是時吏書王時雍、莫儔在都堂。若克家果不治事。未知復是何人書告。此事當攷。是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行移。必去年號。獨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

辛亥。金人以貝勒明珠爲河北路統軍。屯濬。阿里爲河東路統軍。屯河陽。諸軍有不服。並令處斬。初。金人欲留兵爲邦昌衛。邦昌辭之。呂好問謂高慶裔曰。南北異道。恐北人不習南朝法令。或致驚擾。奈何慶裔

曰留一貝勒在此節制可也好問曰貝勒貴人南方暑熱即有病癘則南朝負罪益深慶裔然之。此據秦湛回天錄。

於是命二人分屯兩河以爲邦昌聲援。

壬子權戶部尚書邵溥兼提舉京城所都水使者陳求道依舊職。

癸丑淵聖皇帝以手劄付徐秉哲曰祖宗創業幾二百年矣宗廟社稷一朝傾危父子宗族不能自保皆因諸公相誤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闕少廚中所用什物煩於左藏庫支三千緡收買津發非晚成行勉事新君無念舊主某上徐尹士庶傳聞血淚併路。手札以實錄及丁特起泣血等書參修實錄云上三以親札付王時雍徐秉哲泣血錄云手札末云前宋趙某上王徐二公而臣家藏圍城中手記則但云某上徐尹蓋秉哲本尹開封故也夏少曾僉言靖康小錄皆載上批但語小異耳少曾所記又云秉哲得之而泣恐未必然今故不取。

邦昌命應文武官被旨權攝職事者令尚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非被旨兼舊職者並罷。尚書左丞馮澥簽書樞密院事曹輔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等歸自金營時邦昌遺金書曰比膺詔册獲撫邦封載惟草創之初方賴臣工之助竊以左丞馮澥國之老成管軍郭仲荀衆推忠謹此外臣寮等或因扈從前帝或因差充在軍如非台意欲留之人乞示慈恩遣還之命左副元帥宗維許之澥仲荀歸輔與譚世勣孫覿汪藻祕書著作佐郎沈晦鴻臚寺主簿鄧肅亦因得歸覿在烏陵噶色哈美帳中未與遣有小卒教覿以姓名屬高慶裔慶

裔釋之晦、文通孫。文通鑑壤人治平中翰林學士名犯太上嫌名。舊從肅王出質。肅、沙縣人也。輔入城。遂臥家不出。初。太常少卿劉觀在圍城中。與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謀夜以栗木更刻祖宗諸后神主二十四。而取九廟神主。累朝册寶。金鐘玉磬。悉埋之太廟中。觀、眉山人也。此事不得其日。據觀行狀在今春。而藻正月十日已從駕出城。恐是觀因敵入景靈宮取神御物。而有此謀。故附藻入城之後。或可移附正月己亥淵聖臨出城時。是日。龍括金銀。時邦昌致書二帥懇其事。其書曰。邦昌聞之。先聖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財曰義。人君之於天下。惟以百姓爲本。百姓之不存。則社稷無以固其重。人君不能保其尊。又況創業造始之君。惟務施德布惠。收天下之心。然後作爲事業。固其根本。由漢、唐以來。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終必賴之。皆百代不易之理也。邦昌材質庸繆。道義無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遽令軍民官吏推戴。册命畀以南王。使主斯民。以爲屏翰。以事大國。方夙夜祗懼。無以報稱。思臨士民。坐視困苦。莫之拯救。痛傷肺腑。殞身無門。見今京都百姓。自來前皇帝朝。以根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皆罄盡。今又蒙元帥科降數目。浩大。難以充足。雖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嗷嗷憂疾。餓死者日以萬計。復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怨謗交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溥。智燭高明。曲照物情。俯加矜恤。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億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顛危。邦昌所圖。寫冀其安。仰副大金皇帝建立屏藩之德。邦昌不勝哀懇惶懼之至。金報曰。自來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根括之急。重困斯民。已議捐止。邦昌令尚書省榜諭。

甲寅。從事郎胡杞爲宣教郎權司農寺丞。此必有故當攷。尚書考功員外郎虞蕃致仕。溫州觀察使四壁都

巡檢使范瓊爲京城內都巡檢使。帶御器械鄭建雄、樞密副都承旨王夔爲四壁都巡檢使。夔、成紀人也。

西安義兵潰散無所歸。與其徒去爲盜掠汝、潁間。鄜延經略使張深招降之。

乙卯。邦昌致書左副元帥宗維。欲乘大軍未退。修城池以備寇。宗維許焉。　延康殿學士權禮部尚書李回乞罷權尚書。以祕殿舊班暫領省事。乃以回爲資政殿學士領尚書省事。位王時雍下。　尚書刑部郎中張卿材、太僕少卿陳沖同幹辦總領起發懿親宅物色。沖等至徐王府。日呼宮人飲酒歌笑。聞者憤之。案款在三月二十五日。故附此。八月戊子行遣。　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李熙靖卒。始邦昌以熙靖直學士院。熙靖拒之。因憂忿不食。疾且篤。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子。泣數行下。至是卒。中興贈延康殿學士。

丙辰。王承制以集英殿修撰兵馬副元帥宗澤爲徽猷閣待制。賞韋城之功也。　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檄廬州密切關防張邦昌家屬。時邦昌之弟邦基通判廬州。奉其母以居。故邦昌之妻子咸在。至是遣人持敕書往問。道出亳州。子諲知之。即檄郡守直祕閣馮詢、提舉淮西香鹽公事范沖。使拘之以俟王命。詢、京子。京、武昌人。元豐知樞密院事。沖、祖禹子也。祖禹、成都人。元祐翰林學士。汪伯彥中興日曆。四月六日。元帥府勘會邦昌家屬在淮東寄居。劉發運判官向子諲行下所屬州縣。嚴爲防守。在此後八日。蓋據子諲申到。今不別出。

丁巳。金右副元帥宗傑退師。道君太上皇帝北遷。自滑州路進。后妃諸王以下皆從。惟建安郡王樸先薨於青城。此據靖康皇族。景王杞自出郊日侍上皇。衣不解帶。食不肉味。比行。鬚髮盡白。此據曹勛北狩見聞錄。時金人以牛車

數百乘。奉諸王以下。自過滑州。卽行生路。至眞定乃入城云。曹勛北狩見聞錄。徽宗北狩日。乘平日宮人所乘牛車。牛五頭。次顯肅皇后。次廚傳及本殿一行內人車仗。次諸王帝姬嬪閣分內人。不限次敍。車計八百六十餘輛。自過河經濬州城外。敵騎約攔百姓不得看。惟賣食物數人近前。勛以銀二兩許博易飲食。賣人知是徽宗。卽盡以炊餅藕食之類上進。反銀而去。自過此州。卽行生路。步入砍窠木。騎軍戟枝梢水。卽塡以草柴。路開則疊以甬道。跋涉荒野。旬日不見屋宇。夜泊荆榛及桑林間。雖雨亦進。河北泥深沒脛。車牛皆屢壞屢死。壞不容補。死卽臠其肉而去。又行稍緩則落後。車馬從而剽除。至暮下程。悉以車前轅內向。繞三四匝。如射帖。徽宗居其中。又砍枝稍。繚以爲鹿角。持兵備外。嚴於出入。旋鑿井及打柴草。分給造飯。然近水處終不肯住坐。一行苦乏水造飯。大半委頓。是後習知遇水處。則逐居房院。內人各下車取水負薪而從。遂得趁明造飯。飯罷支散路糧。徽宗皇帝破一羊。粟一斗。諸王帝姬及閣分。或四位破一羊。或六位破一羊。米則計人日給二升。皇太后皇后別有館伴二人。早暮必來。瞻見聖容而退。如未見。須候見乃退。餘房院無館伴。至眞定府。方入城。歇泊二日。盡撰牛乃行。緣自京至眞定府。牛多無草。又以疲瘁死者十有四五。至是改換。自過眞定。近中山府。行少緩。日亦行五六十里。沈良靖康遺錄云。二帝之行也。分爲四處。上皇與景、肅諸王。上與燕、趙二王及王太子。大長帝姬從鄭皇后。帝姬諸王從朱皇后。諸駙馬別爲一處。以鐵騎驅擁而去。案史及諸家所記。祁王從淵聖。燕越王從上皇。大長帝姬不在此遷之數。良錄誤也。

邦昌法駕縞素。率百官詣五岳觀遙辭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絕不能起者。信王榛至慶源亡去。變姓名匿眞定境中。是日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自興仁至濟州。初潛善在興仁。募南華縣小吏李宗至京師詗事。爲邏者所獲。捕以見權領尙書省王時雍。實錄以時雍爲權領三省。蓋承耿延禧所記之誤。宗具言遣來狀。時雍以邦昌事告之。且補宗承信郎。不受。實錄作補修武郎。恐誤。今從汪伯彥日曆耿延禧中興記。乞歸報。時雍縱之。宗得都城所印賣邦昌僭號文、金人僞詔、邦昌

僞赦文以歸。欽宗實錄云、宗得邦昌僞號文、金人僞詔、邦昌僞赦文、及迎立太后書各一紙。案宗以三月丁巳至濟州、而邦昌四月丁亥始册太后、宗自出京至興仁府、又自興仁稟命而後來濟州、必經涉旬餘、則其離京師、必在三月半間、安得有此書也。蓋汪伯彥、耿延禧誤記、而史官又因之。轉運使黃潛厚聞之、入見王、哽咽不能語。王問之、潛厚曰、二聖已去、張邦昌僭立、王聞之痛切、卽與潛厚同見耿南仲、召潛善還濟州、幕府請以都統制楊維忠代領其衆、維忠辭、汪伯彥言潛善所部統領官知廣信軍張換有將材、乃命換節制興仁府廣濟軍軍馬、換、陝西人也、潛善持李宗書見王。耿延禧中興記云、王時雍所以告李宗使語潛善者、人莫得盡聞也。潛善至曹州、引宗見上、高世則欲與宗屏人語、潛善隨之、潛善又引宗至臣南仲麟嘉堂、臣延禧呼李宗語、潛善亦隨之、潛善退、李宗後失所在、或云爲潛善所殺、故或謂潛善得王時雍書、不知何等語、懼李宗以告人耳。案日曆、紹興中趙鼎嘗以此事奏陳、上曰、不然、當時措置皆是潛善、李宗見存、自可問也、然則宗未嘗死、特延禧怨潛善當國斥己而誣之、今不取。王讀之涕泣。

戊午、王以集英殿修撰兵馬副元帥汪伯彥爲顯謨閣待制、充元帥、復潛善徽猷閣待制、充副元帥。汪伯彥中興日曆、潛善自河間初來、已帶待制、誤也。案潛善是時奪職未復、今始還之、當以實錄爲正。參議官龍圖閣直學士耿延禧爲樞密直學士、徽猷閣待制董耘爲徽猷閣直學士、親衞大夫明州觀察使高世則爲遙郡承宣、但隨軍轉運使、中大夫梁揚祖爲集英殿修撰。中興日曆、揚祖前銜係帶直徽猷閣、今從實錄。隨軍應副、直顯謨閣黃潛厚陞直龍圖閣、幹辦公事、直祕閣王起之陞直龍圖閣。

朝請大夫楊淵、朝請郎秦百祥並直祕閣。世則不受。潛厚謝王訖。以與揚祖並爲漕臣。而汪伯彥除己職獨異。不肯用新銜。中興日曆潛厚自小龍除祕撰亦誤。今從實錄及中興記。邦昌遣金書曰。孫傅、張叔夜、秦檜、緣請存於趙氏。遂留寘於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心於今日。宜蒙寬宥。使遂旋歸。不許。邦昌書云。比瀝懇誠。仰干恩造。丐舊臣之復職。蒙英亮而遣還。已荷隆施。尚餘至悃。伏念撫封之始。尤先盡節之褒。庶靖國人。以彰名教。孫傅、張叔夜、秦檜、緣請存於趙氏。遂留寘於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心於今日。恭惟上國方慎宏圖。以忠孝而勵郡臣。以信義而聞鴻業。宜蒙寬貸。使獲旋歸。式昭全度之仁。垂副愚衷之願。其如虔叩曷究敷宣。金人答書云。早承懿諭。願還舊臣。以謂馮澥國之老成。郭仲荀衆推忠謹。此外臣寮。如非欲留之人。乞下遣還之令。其已旋歸者。係裨贊時政。或留未還者。俱是欲留。仰冀照知。無煩理會。

中書舍人張澂還京師。允迪、宋城人。靖康初。以簽書樞密院事使左副元帥宗維軍言割地。允迪以元年二月丙午出使。未見罷時。爲所拘。至是得釋。金人遣蕭慶來議以陝西沿邊城寨畫界與西夏。邦昌遣權吏部侍郎王悰往謝。且辭之。金不許。金又遣邦昌書。言地有分割。民有凋敝。特免歲貢錢一百萬緡。銀帛二十萬匹兩。每歲只議納三十萬匹兩。銀帛各半。邦昌書云。比馳柔翰。冒貢忱誠。冀還文武之官。庶裨中外之任。載惟淺率。深負兢惶。豈意台慈。曲垂鑒照。馮澥、郭仲荀二員。既蒙矜允。曹輔、譚世勣以下。悉以獲歸。仰荷隆恩。實出望外。至於親加訓誡。俾虔臣節之修。俯念孤危。永賴臣工之助。以至金帛犒賞之數。實軍前急用之資。蒙深軫於疲羸。遂獲紓於根括。興言肇造之本。賜以安固之圖。豈惟億姓之生靈。盡歸元造。茲爲萬世之大惠。曷報鴻私。罄筆舌以難周。銘肝心而莫致。今差吏部侍郎王倧、恭詣帳遣使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　八三

中伸謝。仰惟英聰俯見卑悃。金人書云。會念宋時除依遼國舊例歲納銀絹五十萬匹兩錢一百萬貫。初以代燕地所出。今若依舊例輸納。且念地有分割。民有凋敝。特免錢一百萬貫。減放銀絹二十萬匹兩。只議納三十萬匹兩銀絹各半。其數依舊例交割。祕書省著作郎沈晦以所假官眞拜給事中。

己未。金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邦昌詣敵營辭。服赭袍。張紅蓋。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從。所過起居並如儀。二帥見邦昌請還孫傅等書。大怒曰。取三人者。豈非欲講前日事耶。遂面詰再三。且云今日進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觀釁而動。邦昌懼不能對。及午還宮。　初。孫覿既歸。金人以覿初不與遣。復追還之。覿即舍傍從刑部郎中張卿材自匿。又閒行詣權刑部侍郎朱宗越。七日。金使坐都堂趣還甚急。而卿材從開封吏卒至門。宗越以計緩之。翌日。敵引去。覿乃得免。　元帥府斬閤門祗候侯章。初命章監丁順軍。章聞張邦昌僭立。自廣信軍馳至濟州。言曰。事已如此。諸公別無措置。奈何且以言侵汪伯彥等。伯彥請於王。以章扇搖軍情。斬以徇。汪伯彥中興日曆云。侯章本出入張邦昌門下。至是以險語迫王。勸王急爲渡江計。自具呈。擅作大元帥府京東等路幹辦公事入銜。與丁順同共措置。招收人兵。先計會案吏。插入熟事文字帶押。王送伯彥面呈。伯彥言章外則倡言搖扇軍情。內則懷姦逼逐大王。聚兵作過。乞斬章以徇。潛善、延禧、耘世則皆憤疾曰可斬。王曰。且與送獄。尋搜到丁順所與章戰袍頭巾。及丁順書簡。遂斬之。人情大定。耿延禧中興記云。侯章欲往京城。下道逢李宗宗具以事告章。章走濟州。明言之三軍洶洶云。事既如此。而諸公別無措置。此皆細作耳。侯章以先報事爲功。助三軍鼓倡。汪伯彥斬章以徇。人情大定。二書所云與實錄不同。蓋伯彥已誅章而誣之。延禧所云。差近事實。　宗澤自南華移屯臨濮。閤門宣贊舍人申彥臣自軍前復還。先是有勤王兵至咸平縣。敵人遣使來問。欲盡殺。爲復要

招安。可急將赦書來。邦昌遣彥臣齎手書往。金人以三千騎送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初。有詔起京東士兵射士勤王。宿遷尉崔某以所部至沂州莊子城。有王嗣者唱衆爲亂。遂縱掠城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

【建炎元年】夏四月庚申朔。金左副元帥宗維退兵。淵聖皇帝北遷。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何㮚、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少傅孫傅、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御史中丞秦檜、尚書兵部侍郎司馬朴從。朴、光兄孫也。城始破。朴詣軍前納款。逮將北還。朴遺書二帥。請存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靖康野錄云。金人欲立司馬朴。朴云。吾祖有大功德於前朝。朴不才。安敢作此累吾祖之德。朴有死而已。案他書金人未嘗有立朴之議。今不取。

初。淵聖皇帝以肅王樞熟敵情。僞欲與俱。王泣曰。遠使乍歸。不願離膝下。請甚確。遂以祈王模侍行。此據曹勛北狩聞見錄。帝在軍中。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集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此據孤城泣血錄。三國謀謨錄亦有之。其進序云。編成此書。以代嘗膽之苦。庶幾會稽之恥。未忘。東門之役。必報。今從之。

初。敵縱兵四掠。東及沂、密。西至曹、濮、兗、鄆。南至陳、蔡、汝、潁。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殺人如刈麻。臭聞數百里。淮、泗之間。亦蕩然矣。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敵留檄書數百道。具言志在弔民。本非貪土。并述邦昌以死辭避不獲之意。使邦昌傳諭四方。金檄書云。宋之道君少主。后妃以下。並已北遷。應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議。薦舉堪爲主者一人。卻準文武百僚僧道耆老軍民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爲藩屏。又乞於軍前選立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者。行府會驗本

官。乃去年同康王爲質者也。既許尋舊好之後。夜犯營寨。卽時破滅。以其敗盟。遂臨京城。將欲進攻。本官哀泣曰。身爲宰執。出質軍前。而不意干犯不虞。罪當萬死。然主上年少。涖事日淺。蓋由姦臣所議。且乞緩其攻擊。因遣使語其少主。趣迎使人。泣而謝罪。及至和成。洎從軍北行。以北州縣。或有不降。每欲進擊。必自求哀。往往有可愍之意。及重兵再舉。又乞遣使理會。雖威之鋒刃不避也。欲引而南。進曰。豈有大臣躬親出質。不能戢兵。以致交惡。而同敵人忍觀其伐主也。頭可斷。身不可去。城破之後。驛召而至。語及廢國之際。號泣擗踊。涕泗交流。告乞再造。既不見容。或以腦觸柱。或以首投地。幾至自絕。乃知忠孝剛毅。出於其倫。忽聞共戴。果得此人。然恐雖奪其志。洎在京百官差到翰林學士承旨吳幵、翰林學士莫儔賫狀勸請曰。聞建邦立都。必立君長。制國御俗。允賴仁賢。恭以大金皇帝。道合三元。化包九有。矜從諸夏。俾建列藩。契勘雖不許存立趙氏。既擇賢人。以主茲土。則於國於民。爲幸亦已深矣。伏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衆美。碩德偉望。早羽儀於百工。嘉謀亦心。久勤勞於三事。敢望以蒼生爲憂。而不以細行自飾。以機政爲慮。而不以固避自嫌。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意。下副國人推戴爲主之望。及別狀申行府。今文武百僚僧道耆老軍民共請太宰相公以治國事。繕虞別有辭讓。伏望元帥府更賜敦請。本官早從譽望。尋請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制劉侍中彥宗、禮部侍郎劉思、應奉御前文字高慶裔同詣具導其由。勃然奮怒曰。國雖破。在臣子之分。豈容聞此。由以先有防備。不獲自絕。而閉目掩耳。背立偃蹇。終不爲聽。但罵文武百僚曰。以諸公畏於兵威。置我於賊亂之罪。甯甘心死於此。不可活矣。恥後世被以篡奪之名也。然行府以軍國務重。不可久曠。尋錄申奏。今降到寶冊。備禮以璽綬冊命爲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夏國新界。疆埸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其閒志氣屹然不動。雖多方勉諭。以事在已然。雖死無濟。何如就冊。用救生靈。猶不飲食累日。幾至滅性。遂擁迫入城。乃有在京官僚僧道耆老等共集勸請。於天會五年三月初七日。方受冊命。諸路軍民。各令知悉。

二帥之在城下也。遣人於民麥地內分立牌。令諸蕃部刈之。至是諸路兵稍進。自以輜重繁多。恐不得歸。乃爲北渡。先是邵溥應副城南蕃官頗昵。言左副元帥宗維主謀者。有高慶裔、

劉思。右副元帥宗傑主謀者。有劉彥宗及多昂摩國王。凡謀事者卽預事。其有密謀也。各馳馬於空迴無人之境。盤旋數刻而後退。若衆議。則不以高下。皆環坐一室。畫字爲灰。可否立定。不復聞語。其密如此。

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路允迪爲觀文殿學士。佑神觀使太僕少卿陳沖權太僕卿。都水使者陳求道權太僕少卿。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請罷政。不許。 鄜延經略使張深駐軍潁昌。會其斥候騎得吳革所遺陝西制置使錢蓋磐言。書二聖幸青城。邦昌僭立。趣使進兵。深得書。召副總管劉光世及諸計將事。趙甡之遺史曰。張深行次魯山。聞張邦昌卽僞位。召光世及諸將議事。深對將士曰。諸公好事在目前。以所持扇左右倒。衆莫敢應。往往偶語出異論。光世乃遣使臣王默、張景等將漢蕃弓手一百人騎。賫狀前去招安盜賊。俾深罔測。光世密諭之曰。聞康王領大元帥駐兵京東。汝等當詣元帥府。分明投下文字而回。金人旣退兵。深與光世進至朱僊鎭。默、景得元帥府劄子二道。一云。仰劉光世將所部軍馬速赴大元帥府。一云。仰張深將所部回興仁府。只於本府駐劄。及差使臣劉宗偕來。深得劄子。失聲惶懼。光世卽辭去。以所部至濟州。光世乃遣使臣王默等賫狀詣元帥府。先是敵破潁昌。焚掠無遺。及是其去纔數日也。李觀靖康勤王紀行錄云。三月乙卯。聞金人尙有留潁昌者。戒嚴而進。丁巳。次潁昌府。敵騎聞大軍至。卽去。城中盡爲瓦礫。積尸滿地。案此時金人將欲退師。非因西軍而後去也。今不取。

是日。江寧軍亂。先是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守江寧。驕倨不法。其官屬多相從燕飲。馭下殘酷。軍校周德因人心之怨。夜鼓衆作亂。執粹中囚之。殺通判府事奉直大夫王章、東南第五將閤門宣贊舍人王宗韓、司錄事朝奉大夫王巖等十一人。江東轉運判官朝請大夫薛良顯爲亂兵所傷而去。官屬之不死者皆遁。德等遂焚舟船。掠財物。嬰城自守。公私爲之一

空。此事當見於欽宗實錄而不書。今以建炎元年七月十三日江東提刑奏狀修入。但變亂所起。不能詳耳。北盟會編。貫士周紫芝上書。宇文粹中之守建康。臣生東南。親見其事。傲睨慘毒。無所不至。黥徒數百。以誅元帥爲名。至於害及平民。血流滿野。拘繫囹圄。如鞫囚徒。粹中身爲大臣。屈首下賊。處之恬然。不能抗罵以死。偷活須臾。下汚士類。上辱朝廷。日曆。建炎二年十月庚子。江東轉運司奏中大夫徐疇等狀。迪功郎安誠以諂媚得親於宇文粹中。出入其家。朝夕無閒。江東帥司舊無主管機宜文字。粹中特以誠故。刱置機府。政大小悉決於誠。粹中之喜怒予奪。惟誠所使。又擅破將兵充白直。及與倡優往還。凡所惡之人。輒誣以重罪。故周德等結衆作亂。又紹興二年十月十四日。臣僚上言。靖康末。宇文粹中知江寧府。方東京圍閉之時。粹中爲大臣。不能投袂赴難。惟事燕飲。以夜繼日。衆情共怒。兵士周德因之爲變。今並附此。或可修潤增入。

辛酉。邦昌降手書曰。天下承平。幾二百載。百姓安業。豈復知兵。乃者姦臣。首結邊難。招致禍變。城守不堅。嗣君皇帝。越在郊野。予以還歸。橫見推迫。有堯、舜之揖讓。無湯、武之干戈。四方之廣。弗通者半。年京城之大。無君者三月。從宜康濟。庶拯艱危。此文據僞楚錄及鄧肅劾顏博文疏修入。肅疏又云至於廟諱。更不復顧。蓋濮安懿王諱也。欽宗實錄所載海內承平至終究遠圖。乃邦昌撫諭四方手書耳。非赦文也。肅在城中。當得其詳。但僞楚錄係赦書於初四日。恐誤。今用其文。而移其日。庶不牴牾。沈良靖康遺錄云。初四日。邦昌肆赦。略云。乃大赦天下。諸道勤王人兵。當國家危急。不能進援。京師失守。乃欲偷安。雖無誠節。亦已勤勞。宜歸本貫。別聽中旨。此恐非邦昌本文。今不取。可依下項。應手書到日。昧爽以前。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特釋放。遣官省視陵寢。諸州天慶觀天甯節仍舊行香。官吏並與推恩。勤王之師。令管押歸元來去處存恤。諸處宗室。除於租稅。招免賊盜等事。令禮部徧牒施行。赦與覃恩同。但改赦字爲手書而已。時四方勤王兵大集。吳玠、莫儔爲邦昌謀。令散還諸路。

故僞赦首及之。其文祕書省著作郎顏博文所草也。初江淮發運使遣吳樞者至京師探事。王時雍薦上殿見邦昌。陳利害。具言在外兵數。請遣使止之。辭語不順。邦昌乃授樞文林郎。用其策。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侍御史黎確嘗陳三事。勸邦昌罷東南貢獻。以收人心。有憂勤恭儉。過於前王之語。又請邦昌修德以應天。及邦昌求奉使止勤王者。確請行。遂奉邦昌手書。擁黃旗以詣趙野。黎確事以紹興二年三月癸丑江躋諭確章疏及紹興八年十月己卯張燾乞遣追奪確職名奏狀修入。確、邵武人。野甥也。邦昌又遣范訥、范致虛、錢蓋、翁彥國、劉光世等手書計事。其書略云。國家之變。千古未聞。昧陋所遭。可謂奇禍。又云。幸今敵騎已退。道路可通。卽遣使東州。具伸夙志。其書外題云。付某人。又內云。邦昌上某官。仍用內侍省印。僞楚錄云。邦昌以手書與翁彥國等。供有止兵間勞寖用之詞。皆斥其名。仍用國寶。案趙甡之遺史。邦昌與彥國書封皮云。付翁彥國。其中仍云上端明中丞書云。國家之變。千古未聞。昧陋所遭。可謂奇禍。誠以保存廟社。拯救生靈。使京城免於焚蕩。以濟遠圖。其心明於皎日。今幸敵騎已退。道路可通。卽遣使東州。具伸夙志。想在端明。必諒此心。今差李左司賫手書具道曲折。惟中外相與戮力共濟艱難。迄成康功。以永丕祚。是所望於公也。初夏溽暑。軍務良勞。未晤間。更惟尙謹。邦昌上聞。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趙子崧等會於襄邑。邦昌皆以手書與之。予時留守南郡。亦得一封。其外用內侍省印。不書名。內只一幅云。國家之變。可謂非常。昧陋所遭。亦云奇禍。又稱予堅守南郡。力保鴻慶宮。其末敍時令云某上。據此則錄所云用國寶等語皆非也。今不取。元帥府統兵官劉浩、孔彥威、張換以下仍各進官五等。此據欽宗實錄附入。權左司郎官李健乞使翁彥國。遂與奉議郎陳戩偕行。又遣水部郎官李革、京畿提點刑獄公事汪長源使張深、劉光世。

戩、松溪人。彥國甥婿。革、深鄉人。長源、光世客也。李觀紀行錄。四月庚午。邦昌遣李革、汪長源以太后之命勞軍爲名。先遣人通耗。深怒。囚來人於軍中。案諸書四月庚午。元祐皇后方垂簾聽政。革等出使。蓋在此前。觀所記恐誤。欽宗實錄稱以汪湘使光世。又與觀所云不同。亦當攷。發運副使向子諲在亳州。邦昌遣其甥劉達賫手書以往。子諲不啓封而焚之。械繫達於獄。遣使勸進於王。邦昌手書至虹縣。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武尉徐端益獨不屈膝而走。事定。子諲言於朝。易文資。端益、金華人也。向子諲。徐端益事。並據王明清揮麈錄附入。然明清云。子諲時爲淮漕。又云。遣官奉表勸進於河北。皆小誤。今刪潤。令不牴牾。遣武義大夫同恩李興、潘謹賫持僞尚書省劄子往濟、鄆等州。訪尋康王所在。令逐州守臣等具軍法文狀申省。劄子。不書年。後有王時雍、李回二押字。案馮澥時爲左丞。不知何以不書劄子。若澥元不供職。與呂好問相類。則後來何以坐事僞朝謫官。當攷。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權直學士院詹乂罷。從所請也。先權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孫覿。令日下供職。元帥府以檄書諭四方。自京都受圍。不通朝命。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建請布檄諸路。以定人心。王然之。命延禧面草檄以行。是日。敵營始空。其行甚遽。以勤王兵大集故也。華人男女。驅而北者。無慮十餘萬。營中遺物甚衆。祕閣圖書。狼籍泥土中。金帛尤多。踐之如糞壤。二百年積蓄。一旦掃地。凡人閒所須之物。無不畢取以去。皆宦者國信所提舉鄧珪導之。命范瓊領兵出城搜空。得金人所遺寶貨表段。米麥羊豕之屬。不可勝計。又有遺棄老弱病廢及婦女等。至是皆遷入城。敵之圍城也。京城外燒壠發掘略徧。出屍取槨爲馬槽。城內

疫死者幾半物價踴貴米升至三百豬肉斤六千羊八千驢二千一鼠亦直數百道上橫屍率取以食閒有氣未絕者亦剜剔以去雜豬馬肉貨之蔬菜竭盡取水藻芼之以賣椿槐方芽採取唯留枯枝城中貓犬殘盡游手凍餒死者十五六遺胔所在枕籍時河東北宣撫使范訥屯雍邱眞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爲先鋒是晚方遣三千騎抵城下邦昌遣人持帛勞之且令諭訥速來議復辟事淵、福津人也

壬戌邦昌置修城司命權戶部尚書邵溥總領其事副元帥宗澤引兵次大名府澤得金所掠人始知二帝北去澤聞之謀引兵渡河據賊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號慟卽自臨濮引兵趨滑州及是抵大名城下欲帥師渡河而勤王之兵無一人至者又知張邦昌僭立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衞南

是日徽猷閣學士京西北路安撫使知潁昌府何志同、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江淮等路發運使兼經制使翁彥國

案實錄去年十一月甲戌已除彥國寶文閣直學士充經制使募兵入援不知此時何以尙帶徽猷閣直學士當攷

都水使者榮薤同盟於淮寧之教場初永昌陵既復土司天監苗昌裔私謂內侍王繼恩曰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太宗大漸繼恩與參知政事李昌齡謀立燕懿王之子冀康孝王惟吉事泄以貶死熙寧中昌齡孫逢爲臨沂簿與方士李士寧導懿王之曾孫右羽林衞大將軍秀州防禦使世居謀不軌復坐誅子崧在邸中習聞其說至是適天下大亂子崧傳檄中外語頗不遜時彥國在壽春聞敵漸還引兵至陳與子崧會二人爭長子崧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彥國曰我奉王命入衞公陳守耳子崧方築壇告上帝殺三牲歃血而推

盟主未定。先是敵犯潁昌。志同棄城走。去年十二月丁丑。至是引所部亦至。曰。大元帥康王在濟州。吾輩何主盟之推。乃同上書帥府。然彥國卒爲誓文。行登壇歃血之禮云。志同、執中子。蕤、諲孫也。執中龍泉人。政和中太宰。諲任城人。顯寧戶部副使。

案趙子崧移檄事。它書不見。獨王明清揮麈錄餘話有之。其略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景運。皇天佑宋。六葉而生眇躬。果如所言。則子崧眞亂臣賊子矣。恐未必爾。然明清所云遣鄭毅置獄京口。究治情得。上不欲暴其事。以他罪竄之。則亦不爲無據。實錄載子崧盟文云。敢告衆士。金人再犯京闕。侵侮暴虐。人神共憤。聖天子屈己議和。猶未退師。曠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絕。天下臣子。各奮忠勇。誓不與俱生。今諸道之師。大集於近輔。凡我同盟。毋徇私毋懷異。毋觀釁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效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榮於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鑒斯言。案此時子崧已知大元帥在濟州。而盟文略無一字及之。亦可怪也。胡寅封事。黃潛善、鄭毅小人本無遠見。自南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繼見。足明當時皆有是說。今且云傳檄不遜。更俟攷詳。明年二月戊寅行遣。

癸亥。邦昌請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宮。敵之始退也。權領門下省呂好問謂邦昌曰。盍舉欽聖故事乎。邦昌曰。敵去未遠。請俟踰境。好問曰。何可緩也。邦昌乃集百官赴文德殿。降手書曰。余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舍生而取義。惟期尊主以庇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致君臣之易位。既重罹於羅網。確難逭於刀繩。杵臼之存趙孤。惟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殊迹以甚明。載惟本朝開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禮。號同母后。國繫周朝。茲爲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順。恭惟哲宗元祐皇后。聰明睿智。徽柔懿恭。雖嘗卽

瑤華崇道之居。亦既奉欽聖還宮之詔。久棲神於靖館。積系望於縱區。今二聖已遷。山川方震。是用祇伏掖庭之次。恭陳舊國之儀。揭不號以正名。開列宮而移御。幅員時乂。庶臻康濟之期。京邑既安。更介洪長之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御延福宮。時后在兄子通直郎忠厚所。邦昌又密上后書。具述復興之事。此據秦湛回天錄。后惶恐不知所以。避之不免。翌日。入居西宮。蔡絛國史後補云。延福宮、國初號西宮。蓋太后嘗居之。故邦昌用此故事。王明清揮麈錄云。后在孟忠厚家。垂簾儀衛。忽突入第中。后惶恐不知所以。案后此時雖入居西宮。尚未垂簾也。明清所云小誤。今刪潤附入。元帥府檄至京師。邦昌命開封府榜諭士民。都人讀之。莫不感動。遣權吏部尚書謝克家往山東迎大元帥。先是呂好問謂邦昌曰。公宜遣使推戴康邸。則城中便爲功臣。若先爲諸道所推。則城中即叛臣矣。爲功臣。爲叛臣。在此一舉。豈可少緩。邦昌以爲然。王時雍謂邦昌曰。今如騎虎勢不得下。後日噬臍無悔也。宜熟慮之。徐秉哲亦贊其言。邦昌不從。乃止。此以秦湛回天錄。沈良遺錄參攷修入。尚書左司員外郎宋齊愈請致仕。不許。門下侍郎耿南仲在軍中。率羣僚勸進。王避席嗚咽。掩面流涕。辭遜不受。使臣鄭安自金回。傳淵聖皇帝齧血書襟詔。略曰。宋德不興。禍生莫測。不幸用非其人。兵未抵京而衆先潰。使道君皇帝兩次全族驅質。復聞宗社亦非我族。涕淚橫流。衛士潛歸。播告四方。忠臣義士。奮心一舉。猶可爲朕報北轅之恥也。王讀之痛哭。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遣將官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徽猷

閣學士知淮寧府趙子崧聞金退師。與發運使翁彥國引兵之襄邑。北道都總管趙野、河東北宣撫使范訥亦以所部來會。時從事郎范塤爲蘄州司儀曹事。率郡兵勤王。子崧因遣塤與承事徐文中偕至帥府。請進發大軍。移屯南京。且言國家之制。素無親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大元帥之權。此殆天意。今若稍有猶豫。則事去矣。兼恐四方姦雄。乘變而起。猝難平定。望大王遵故事。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承制號召四方。旬月之閒。可傳檄而定。塤、鎮曾孫也。鎮、成都人。熙寧翰林學士。子崧引兵事。據家狀在四月四日。故附此。其所上書當在此時。今率連書之。

金左副元帥宗維還軍次鄭州。此據范仲熊北記。

甲子。邦昌遣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承務郎程巽、王府內知客蔡琳齎名目詣王曰。邦昌伏自拜違。已而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還闕。正月十五日到城。方知國家禍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二月七日。又聞金帥之令。遷二帝太子太上皇后妃嬪帝姬宗室近屬。刼質敵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洗蕩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御筆付孫傅等。令依元帥指揮。方爲長計。無拘舊分。以速咎累。於時公卿大夫。號慟軍前。以救君父。邦昌哀號擗踴。以身投地。絕而復蘇。敵執成命。終莫肯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刃。赴井陷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臨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彥宗等齎城中文字。與吳幵、莫儔俱至。邦昌訶責彥宗。又罵城中百官。爲自免計。逼人以首惡之名。使邦昌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塞。邦

昌因不復飲食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陳述禍福。謂勢已至此。雖臣民盡死。莫能回二帝之遷。惟有從權。庶幾保全宗社。可爲後圖。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恐上累二帝。豈得爲忠臣乎。邦昌身爲宰輔。世荷大恩。主辱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之計。權以濟事。故忍死於此。茲幸敵騎已還。道路可通。故遣齎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隳。廟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存全。伏惟殿下。盛德在躬。四海系望。願寬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別差謝克家等開道齎御寶一紐詣行府。當別貢陳。初夏方暄。更乞倍保珍重。邦昌無任瞻望激切之至。四月五日。邦昌惶恐咨目上覆康國大王殿下。師愈已見二月乙亥。是日。李興、潘謹謹至濟州。元帥府以趙子崧爲寶文閣學士。元帥府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何志同等皆屬焉。欽宗實錄云。先是趙子崧與翁彥國以師勤王相推爲盟主。適何志同以潁昌兵至。曰。大元帥康王總兵濟州。盡赴麾下聽命。何主盟之有。子崧言於康王曰。志同等雖各擁兵。不相統一。乞令聽子崧節制。王承制除子崧寶文閣學士充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耿延禧中興記云。子崧是除。蓋王有所聞。并載淮寧與翁彥國爭長事。二書不同。案淮寧之盟以壬戌。而參議之除以甲子。相距纔二日。王在濟州。無容卽知之。或者二人未盟之前。爭爲盟主。而王已有所聞也。今併附此。更須參攷。

初。房州文學傅亮以所募兵數千人入援。亮募兵事粗見去年六月壬戌。道陳、蔡間。羣盜紛然。皆爲亮所破。因以便宜假亮通直郎爲統制官。率之以行。亮自朱僊鎮直抵青城。左副元帥宗維後軍大驚狼狽而去。邦昌遣使召亮。亮曰。二聖北狩。大元帥康王未還。城中遣使爲誰。欲斬之。僞使遁歸。亮、馮翊人也。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遣太學錄楊愿上書帥府。太學生汪若

海、陳抃等繼至。權領門下省呂好問、監察御史張所亦遣人以蠟書來上。（愿已見二月甲申。著海已見正月丙午。）書中有言士大夫趨向者。王悉焚之。以安反側。而命愿等爲元帥府屬官。（耿延禧中興記云。呂好問爲邦昌權門下侍郎。先遣彈蠟言圍城中及朝廷短長。監察御史張所尤甚。上命取蠟炬。并舉人所上書中害士大夫者併焚之。案好問等所上書。謂之言城中事可也。謂之害士大夫則非也。今略刪潤其語。庶不失實。）牒報京城見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則諸道兵必人人爭先。以屠吾民。乃命耿延禧草書貽諸道帥。未得近京城。已至城下者。毋得趨入。又檄諸道。二月六日以後所受僞詔文移等勿行。初。童貫自太原遁歸。遣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募兵於眞定。會擴與安撫使劉韐之子直祕閣子羽有違言。或譖擴有叛意。韐囚之。（靖康元年正月癸巳。）及眞定破。擴自獄易服奔出。竄西山之和尙洞。（元年十月丁酉。）時兩河義兵各據山寨屯聚自保。衆推擴爲首。與金人相拒。或一日十數戰。然新集之衆。兵器甲冑非良。至是擴與敵挑戰。擴騎無甲。遂重傷仆地。爲敵所執。

乙丑。百官朝太后於延福宮。邦昌始不坐迎陽門。於內東門聚三省樞密院官議事。中書舍人李擢權直學士院。元帥府遣從事郎劉默迎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於湖北。初。綱既召還。連謫寧江軍節度副使。夔州安置。（綱去年九月戊寅。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庚寅。落職宮觀。十月癸巳。朔。散官建昌軍安置。庚申。再謫臨江。）城欲破。始復職。領開封府。（閏十一月甲午。）綱行至長沙。聞命。

遂自長沙與龍圖閣學士湖南安撫使郭三益偕。率本路兵入援。三益、嘉興人也。王聞綱來。承制盡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想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卽命默持書訪綱焉。默初以綱守禦司奏補官。初。有傳金人以郭藥師爲樞密使。留兵萬五千以衞邦昌者。王憂之。乃遣宗澤、趙子崧等書。諭以受賊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澤復書略曰。自古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況邦昌改元肆赦。又挾蓋世以令天下。欲散諸路勤王之兵。其簒亂蹤跡。無可疑者。自古姦臣。初未嘗不謙遜、而中藏禍心。況惡狀彰著如此。今二聖二后。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早正天位。興復社稷。以傳萬世。不可遲疑。牽於不斷。惟大王圖之。

丙寅。邦昌令寺觀建聖壽節道場。至壬申罷。侍御史胡舜陟言於邦昌曰。臣竊見陛下正位宏遠。非出本心。外迫大金兵火之威。內念黎元塗炭之苦。故自踐阼以來。謙虛抑畏。起居命令。不敢同於至尊。今大金已反其國。而君臣大義。豈可一日而廢。第恐姦言熒惑。謂大金爲可恃。謂天位爲不可失。謂自古有亡必有興。此皆輕慮淺謀。不識禍福之機者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恩德在人。至深至厚。九州四海。豈有一夫不心懷趙氏者。今勤王之師。雲蒸霧集。皆爲趙氏而來。豈肯從吾號令。閉戶拒之。有同兒戲。伏望卽降指揮。正其名位。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於內。陛下以太宰治事於外。特遣大臣。往迎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將

士。孰不忻然悅服。此萬世一時也。伏惟採擇狂愚而加意焉。案舜陟入文字在馬伸之前。實錄不載。而汴都記、僞楚錄有之。但僞楚錄附此書於初四日。蓋誤。今依汴都記附初七日。更俟攷詳。

東南道總管趙子崧以朝奉郎趙令儵通判廬州。子崧聞張邦昌家在廬。檄馮詢令存恤。又以令儵譏察之。子崧卽爲書告王。請捕誅邦昌子母。以絕姦心。又言。自圍城以來。朝命隔絕。乞下諸路州軍。自今凡有事宜。並申大元帥府予決。如有姦詐僞冒文字。皆無得施行。近京州縣。嘗經敵人焚掠者。宜捐其稅。又言。范訥爲宣撫使逗撓自營。罪狀明白。況大元帥已開府。則宣撫司自當亟罷。又言。金人見據都城。勢力漸回。理宜速營江寧府。以備緩急。乞早行措置淮南、荆、浙盜賊。恐乘釁據有形勢之地。益難制禦。

宗室忠翊郎叔向聚衆數千屯靑城。入至都堂。叱王時雍等曰。當速歸政太后。不然縱兵與汝輩相周旋。朝野僉言云。四月五日。劉光世、趙叔向自潁州至。案光世自華陰徑如京東。未嘗至城下也。泣血錄。叔向初十日至城下。今從之。叔向、魏悼王曾孫。城破日。潛出之京西。聚衆。至是自潁昌而來。是日。蔣師愈等至濟州。邦昌又遣韋賢妃弟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構當軍。頭引見司淵、及邦昌甥直祕閣吳何持書遺王。稱臣。具言封府庫以待大王。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先是邦昌遣謝克家持寶來。或者謂邦昌自爲楚。則齎大宋寶來。彼蓋無用者耳。旣而聞邦昌迎太母等恭順狀。王始不信。召吳何而賜之洒。錫賚甚渥。乃遣成忠郎黃永錫持書答邦昌。略曰。今奉來教。備陳終始。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又曰。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

之功。已不愧於伊、周矣。答書全文云某咨目上太宰相公閣下。天降大禍。不使某前期殞滅。而使聞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覆。肝心摧裂。涕淚不禁。窮天下之焚毒。不足以爲喻。便欲引緇伏刃。而二聖之鑾輿未復。四方之兵馬方集。將士忠憤。責以大義。故飲泣忍死。力圖奉迎。今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踰百萬。諭使邀迎。率皆響應。蚤夜以覬。聞人音而矍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敵營。從容浹月。自謂知心。故比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夫將佐。亦皆云耳。今奉來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天或悔禍。可冀二聖之復也。所諭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愕然失措。其何敢承。願皆緘藏內府。責在守者。俟鑾輿歸而上之。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伊、周矣。某方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協忠盡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某身甞敵手。受賜而死矣。方寸潰亂。修謝不能多及。何烈靖康草史。康王屯兵濟州。遣報使來。爲宰相王時雍以下撒書殺之。蓋傳聞繆妄。今不取。

丁卯。謝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寶至濟州。王慟哭跪受。命汪伯彥司之。邵溥神道碑云。金索大宋皇帝之寶。溥給以隨葬。乃得全。今且附此俟攷。碑以爲大宋皇帝之寶。其文與史不同。蓋誤。且貽書諸道帥臣。具言邦昌恭順之意。毋得擅發一人一騎入京城。書後王親批數語。或命耿延禧代書焉。遂以謝克家提舉一行事務。自濟州還京師。趣辦儀物。副元帥宗澤言。敵騎渡絕。已使人焚河橋訖。王乃檄兩河諸將。邀擊敵兵。迎還二聖。此據中興記 監察御史馬伸言於邦昌曰。伏見金人犯順。刼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敵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爲

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鬨。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以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閒。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竢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伸始移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命一切改正。　陳留潰散戈兵李忠率衆入和州清水鎮。濠州巡檢及定遠界土豪許氏、徐氏、金氏槍杖手遮境拒之。殺李忠。　是日開城門。

戊辰、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曰。以身殉國。嘗爲質於軍前。忍死救民。姑從權於輦下。幸外兵之悉退。方初志之獲伸。載惟遭變之非常。本以濟圖於有永。今則保存九廟。全活萬靈。社稷不隳。衣冠如故。奉迎太母。實追少帝之玉音。表正萬邦。猶假本朝之故事。蓋以敵方退舍。師未渡河。尙虞殿後之師。或致回戈之舉。據今聞探。漸已北轅。既禍亂之稍紓。豈權宜之敢久。延福宮太后宜遵依欽聖憲肅皇后詔旨。上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緣未審康邸行府所在。軍國庶務。不可曠時。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予位冢宰。實總百工。誓殫樸忠。以輔王室。惟天心之悔禍。啓帝胄之應期。二帝雖遷。賴吾君之有子。多方時乂。係我后之在斯。邦其永孚於休。予亦有辭於世。是書既出。中外大悅。追還諸路赦文。并毀所立宋后手書不用。秦湛回天錄云。三月二日。延福宮火。元祐皇后徬徨無所歸。步入相國寺中。前軍器少監孟忠厚家。三月末。女眞有去意。呂公卽謂邦昌曰。宜速尊崇元祐太后。邦昌乃定議。上尊號曰元祐皇太后。四月四日。聞張邦昌手書。乃改曰宋太后。呂公曰。此事發端於予。若云宋太后。則人心疑懼。必以予謀爲非。遂以疾在告。不與其事。是晚孟忠厚密攜邦昌上元祐皇后劄子來。且述復興之事。乃知前日之事。或有教之者。畏逼故也。五日。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宮。呂公又啓邦昌歸政事。邦昌曰。以軍退未遠。欲

唉別日呂公曰時不可失至九日申未開遂召百官太后以是入禁中。權門下侍郎呂好問步自紫宸殿趨延福宮白元祐皇后言不當讒遜以濟大計有司以儀衞進后入宮邦昌率從官迎拜於道元祐皇后以尙書左丞馮澥爲奉迎使權右丞李回副之又遣兄子權衞尉卿忠厚持手書遺王汪伯彥中興日曆丁卯謝克家來歸玉璽孟忠厚賫太母手書至王受寶讀書訖居二人以客禮耿延禧中興記云克家忠厚同賫大宋之寶來上案太母書中有百辟建言請權聽政之語則忠厚出京當在戊辰後不應丁卯已至濟州況忠厚與澥回同受命而澥回以壬申出京城丁丑方至帥府則忠厚亦當相踵而至今從實錄附注。濟之父老請王卽位於濟州幕府羣僚耿南仲等會於麟嘉堂議未定宗室承宣使仲綜等曰汪伯彥中興日曆作仲綜實錄因之案仲綜後知大宗正事而卒伯彥所記字誤今從耿延禧中興記。昔晉安帝蒙塵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行事今二帝北狩王不當卽位宜衣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書誥四方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引唐肅宗故事折之仲綜議屈會副元帥宗澤言邦昌久在敵中范瓊亦是草澤中起恐其陰與敵結未可深信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又有自敵寨脫歸者道二帝語云可告康王卽大位爲宗廟社稷計王慟哭由是決意趨應天汪伯彥中興日曆云有自敵寨逃歸者衣裏蠟書上皇御筆二字曰卽眞謹案玉牒所書上皇御筆乃八字曹勛所進北狩聞見錄甚詳伯彥誤記也欽宗實錄四月戊辰曹勛自河北軍前竄歸詣大元帥府進太上皇帝御衣上有御劄曰可便卽眞來救父母此尤差誤勛以五月離燕山府七月至南京李綱建炎進退志中亦載此事與勛所錄同史臣承伯彥之書不深攷耳二帝聖語見耿延禧中興記今年四月癸亥及七月丙辰所書可參攷。仲綜、潞恭憲王後滕康孝王宗旦子也。路王元佐生平陽恭懿王允升生宗旦

己巳。權知樞密院事兼權領尚書省王時雍、權門下侍郎呂好問、權中書侍郎徐秉哲、權尚書右丞李回、權同知樞密院事吳幵、權簽書樞密院事莫儔奏乞各還舊職、奉面旨。依仍且兼權見領職事。實錄。己巳。王時雍等六人皆請罷權領三省樞密院職事。元祐皇后不許。案邦昌雖以初九日降手書。而后十一日始聽政。史臣誤也。今從僞楚錄於是時雍撤蓋去韉。呵從稍減。幵、儔又請免兼權樞密院職事。從之。給事中韋壽隆乞罷。奉面旨。依舊徽猷閣待制奉祠。權開封尹周懿文奏徐秉哲已依舊開封尹。竊恐亦合還大理寺。奉面旨。可依舊權開封尹。見權執政官並免簽書舊職。尚書兵部員外郎唐恕乞致仕。不許。恕、淑問子。淑問、江陵人。介子。元祐左諫議大夫。崇寧初。爲華容令。不能奉令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靖康初。許翰薦用之。是日。邦昌僞赦至太康縣。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傳檄諸路不行。權士司郎官李健等持手書繼至。發運使翁彥國得之不發。遣使白王子崧。獻書於邦昌曰。人臣委質事君。義命而已。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人臣之常節。議者籍籍。謂刦請傾危之計。閣下或與聞之。不然。何金人曲折拒孫傅之請。卒以與閣下。蓋必有定論矣。子崧亦疑是說。自閣下入居禁中。躬受金册。子崧結集大軍。立壇歃血。專意致討。三軍之士。千萬人惟一心。踴躍奮迅。期得閣下而甘心焉。今兵既大集。忠憤難遏。亦可畏已。忽李健、陳戩持書致翁中丞。有反正之心。羣情尤疑。或引馮瀛王語曰。公此舉由衷乎。子崧獨謂殆天誘閣下爲斯舉也。傳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猶不可。況其下者乎。閣下前日迫於敵威。不得已而

從之。今敵既遠去。則當避而歸之正。豈不本末明白哉。既出至誠。便當斷以不疑。不可猶豫。速出居相府。易服自貶。親書示於軍中。哀鳴以請帥府。使三軍曉然。知閣下前日權於濟難。實不忘於吾宋。子崧等亦按兵下。以待大元帥之命。若遲疑不決。則三軍必曰。以天下之師。誅天下之逆。非子崧等所專也。閣下老母垂年。伶俜一夫。身將五十。必不肯爲滅族之計。其深照之。迫於宗社大計。肝心潰裂。言不成文。子崧又遣王時雍等七人書。大略云。諸公平日所學。自謂過人。今相與亡人之國。稽首僞朝。居之不疑。方且自謂佐命功臣。此與唐六臣何異。開張公有反正之意。古人權以濟事。遂立殊勳。惟識事機知禍福者能之。儻彼遂久假不歸。諸公願爲王偉、源休。亦所自擇。

庚午。元祐皇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侍從官以上詣祥曦殿起居元祐皇后畢。邦昌服紫袍金魚犀帶。獨班歸西府幕次。沈良餘錄云。邦昌自稱太宰。總百揆。猶莫曹、馬故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靖康野錄云。孟后垂簾。邦昌稱監國太師。皆誤。今不取。邦昌僭立至是凡三十二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百官稱予不稱朕。不稱聖旨。至於禁中諸門。悉械鎖。題以臣邦昌謹封。承議郎權諸王宮記室徐偉達權膳部員外郎偉達、新城人也。此據偉達紹興三年六月乙未乞改正受僞命狀修入

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讀譚世勣卒。世勣既得歸。邦昌命權直學士院。世勣稱疾堅臥不起。邦昌知不可奪。

遂已。後贈延康殿學士。謚端潔。

辛未。監察御史姚舜明、齊之禮、太常博士華初平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勤王之師漸集。道路稍通。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瓊揭榜云。探報。金人後軍尙屯滑州界上。仰四方客旅。未得輕出。見者訝之。

壬申。以明達皇后園寢爲敵所發。遣監察御史張所案視陵寢。汴都記云。明達墓爲敵所發。掘露屍。取棺板以爲營柵。今從實錄。先是左副元帥宗維軍行至永安。遣人詣昌、昭二陵致祭而去。禁止諸軍毋得刼陵廟器物。此據三國謀謨錄。至是遣官案視之。

權尙書吏部侍郎王琮罷爲右文殿修撰。知鄧州。紹興日曆載琮劾疏。稱王時雍除琮鄧州。令爲時雍搬家歸蜀。當攷。祕書省著作郎劉岑直祕閣。知鄭州。岑、述曾孫。述、德清人。熙寧初。嘗爲侍御史。時從聶昌出使未還也。濟州守臣張存率官吏士民勸進。王不許。此據紹興四年六月五日存子右迪功郎鏜乞推恩狀修入。副元帥宗澤聞京城反正。復爲書貽王。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邪嬖。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崇恭儉而抑驕奢。四曰。禮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癸酉。權尙書左僕射張邦昌率在京百官上表勸進。太常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爲表文曰。二帝出郊。既蒙塵而未反。九祧乏祀。將攝祼以爲名。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

庶幾程嬰存趙之忠。王不許。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知無爲軍。監察御史姚舜明知衢州。王俣知江州。

甲戌。元祐皇后告天下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行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先是御史胡舜陟上疏。請后降詔諸路。使知中國有主。康王卽位有日。以破亂臣賊子之心。呂好問言。今日布告之書。當令明白易曉。不必須詞臣。遂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書。御封付御史臺看詳。然後行下。　大元帥府約束。自三月八日以後。稱中旨面旨事。並勿行。差到官不許上。凡事並申帥府予決。以徽猷閣待制北道副總管顏岐爲元帥府參議。朝議大夫滕康、宣教郎周望並爲記室。岐、復子。復、奉符人。兗公四十八世孫。仕至中書舍人。康、宋城人。望、眞陽人也。　是日。李綱檄至京師。

乙亥。命禮官討論車駕將至國門。臣僚前路奉迎至大慶殿儀。　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路充迪爲奉

請車駕進發使。左諫議大夫范宗尹副之。文武百官再上表勸進於王。復不許。初。京城既破。武略大夫光州刺史郭京自宣化門南遁。事見去年閏月丙辰。引所部六甲神兵二千人至襄陽府。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爲帝。陝西制置使錢蓋。西道都總管王襄。統制官張思正等止之不聽。思正乘間會兵執京囚之。至是以聞。實錄云。京北路安撫使言。收復襄陽府。擒郭京。初京敗。引兵潛遁。破襄陽據之。至是就擒。案趙甡之遺史。載此事頗詳。而實錄差略。今從遺史。既而思正持京以獻。道爲劇盜李孝忠所奪。思正刺京殺之。思正殺京在五月辛卯。今併書之。思正始以隨州觀察使將兵援河東。兵敗。坐停官。道州編管。未行。孝忠、京百司健兒。京城破。隨衆奔萬勝岡得脫。與其徒張世等十人。聚衆爲盜。是日。金人陷陝州。武經郎權知州事种廣死之。初。范致虛既敗還。敵併兵攻陝。諸師皆遁去。敵圍城九日而陷。武經郎監在城酒務統領軍馬劉逵戰死。敦武郎兵馬都監朱弁、成忠郎監甘棠驛孫旦。悉遇害。後贈廣武翼大夫雄州防禦使。逵等皆官其家一人。此事當見於欽宗實錄。而不書。今以劉逵家乞推恩狀修入。狀稱靖康二年四月八日。金人攻陝州。至十六日。城破。乙亥。十六日也。逵紹興四年二月辛卯依弁旦劉興恩澤一資。廣六年十日丁未加贈正使。逵防今併附見。

丙子。溫州觀察使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瓊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兼四壁都巡檢使。錄京城彈壓之功也。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等獻書王府。大略言。京城事體既已反正。顒望大王入主社稷。以安生災。遲疑、緩發、事久變生。不可不慮。或聞議者以謂京師已經殘破。不可復入。止欲卽位軍中。使圖遷徙。子崧愚

慮深爲未然今禍變非常姦僞未戢欲致中興當謹舉措置理宜先入京師謁宮廟覲母后明正誅賞降霈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自可徐議所向子崧等前乞移軍南京當時敵未退事勢與今日不同訪聞趙野范訥不戢其下縱令虜掠人心胥怨又兩軍時有分爭萬一行府入南京二軍必趨帳下恐有郭汜李傕之變伏乞徑還京城早定大計以副人望初邦昌僞赦既爲子崧等所格李健因留太康縣以狀申於王時雍邦昌具遣使奉迎次第以堂帖報之子崧取以白王因有是請

丁丑尚書左丞馮澥權尚書右丞李回奉元祐皇后手書至濟州文武百官三上表勸進王答以俟入京城躬謁宗廟若鑾輿未還即撫定民庶權聽國事　副元帥宗澤檄至京城

戊寅尚書兵部員外郎唐恕知復州　命中書舍人張澂措置排辦行在所至程頓事務　直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朱勝非至濟州勝非邦昌友壻也械繫邦昌使者以兵來衛先是金分兵犯應天府勝非惶懼易衣逃匿民間皇皇會宣總司前軍統制嘉州防禦使韓世忠將官楊進引所部擊破之勝非始出視事民心稍安此據中興姓氏錄勝非傳勝非南都翌戴紀曰靖康元年冬勝非除東道副總管到南都三日都總管胡直孺提兵勤王竭本道財穀甲兵以自隨所餘羸卒僅三百人而食才支旬日既而敵執直孺以寇應天府縱火逼城爲効用邵壘射中敵帥之目斃馬而死乃增陴浚隍益備守備躬擐甲冑與士卒同食余夜宿城上凡數日敵攻圍之計自出度而應之敵不能犯南京遂安案勝非此言不無飾說今不取

世忠、膚施人少年善鬬嘗犯法當死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公事建陽陳豫惜其勇白經略使釋之始隸延安兵籍此據孫覿撰豫墓誌已而爲王

淵部曲。從討西夏、方臘。及山東河北諸盜。屢有功。至是以其軍赴帥府。遂衞王如南京。　趙子崧傳檄京師。

己卯。侍御史胡舜陟言宗澤文字。稱康王未忍歸朝。款謁宗廟。竊恐謙虛退託。未忍遽當大寶。此去濟不遠。乞遣京城父老僧道往濟迎請。并令百官勸進。以見推戴迫切之誠。庶車駕早至闕下。從之。　成忠郎黃永錫自京師回。

庚辰。王發濟州。命張換、孔彥威、劉浩、丁順等悉以其軍從。晚次新興店。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引所部兵來會。王以光世爲五軍都提舉。先是光世與經略使張深自潁昌進發。次尉氏。夜被帥府之命。令光世領本部赴行府。而深總大軍屯興世。深不自安。遣屬官李觀先以兵籍來上。遂自興仁如南京。實錄庚辰。康王次新興。張深、劉光世自陝州至。此蓋承汪伯彥中興日曆所書。出李觀紀行錄。深以此月癸未至南京。伯彥實甚誤。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資政殿學士路允迪、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至自京師。

辛巳。通直郎知安陸縣陳規爲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知安德府。賞守城之勞也。時盜黨忠戰敗遁去。規招王存降之。詔授存武翼郎。而規有是命。其官屬進士韓之美等。皆授官有差。　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等奏疏元祐皇后大略言。陛下已垂簾聽政。恐諸路先聞二帝北遷。易姓改國。忠義憤發。兵革四起。其間或假討逆之名。竊據郡縣。使宰臣至誠本心。終不能白。況其家屬在外。或致疎虞。伏望速下明命。詔諭四方。

以臨朝遣使迎立康王。庶幾人心安帖。姦宄自消。是日。王次單州。守臣中大夫王喚率官吏郊迎。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延康殿學士何志同以所部兵來會。喚、珪孫也。珪、華陽人、元豐尚書左僕射。壬午。王至虞城縣。先是陝州既陷。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用其屬韓武、張延齡計。止河東綱於河池。籍以募兵。得數千人。時西道都總管王襄尚留襄陽。聞四方勸進。遂會王於虞城。實錄壬午。王至虞城。西道總管王襄、孫昭遠以所部來會。此誤也。案昭遠家傳。昭遠此時尚在陝西。王卽位始召之。蓋史臣承汪伯彥之誤。而不深攷爾。癸未。王至南京。駐軍府治。大元帥府榜。近者金師深入。奄及郊畿。京都失守。二聖播遷。欲立異姓。覆我宗社。賴大臣因時權宜。濟此難危。以存九廟。保全生靈。實社稷之大計。乃心可嘉。深慮官吏士民。尚懷疑慮。曉諭各令知悉。甲申。王率僚屬詣鴻慶宮。朝三殿御容。哭移時。詔備車駕法物仗衞等詣南京迎請康王。百司庶務。各分其半。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許份請王卽位於揚州。不許。份、捋子也。捋、候官人。崇寧門下侍郎。是日。張邦昌詣南京見王。且待罪。中書舍人李擢、太常少卿汪藻同行。元祐皇后遣宗室士儴乃了切。押圭寶。因密護之。士儴、濮王曾孫。郇康孝王仲御子也。

乙酉。王時雍、徐秉哲奉乘輿服御自京師至揚州。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以客禮見。且慰撫之。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屈堅爲金人所殺。初。金人破陝府。堅引所部救之。圍解。堅爲敵所執。堅曰。始吾所以來。爲解圍也。城苟全。吾死何憾。叱使速殺之。後贈三官。錄其家五人。

丙戌。元祐皇后遣內侍邵成章以乘輿服御來上。尚書司門員外郎宋彥通爲右文殿修撰。元帥府以兵馬元帥顯謨閣待制汪伯彥、副元帥徽猷閣待制黃潛善並爲本閣直學士。參議官樞密直學士耿延禧爲龍圖閣學士。徽猷閣直學士董耘落直字。親衞大夫明州觀察使高世則落階官。爲越州觀察使。中興記。伯彥等遷職在四月晦。今從中興日曆。

丁亥。詔政和海行法非御筆修立者許引用。初。議者請參用嘉祐、元豐法。以俟新書之成。奏可。去年九月丙子。尋詔律令用嘉祐。斷刑依元豐。至是復有此命。此事欽宗實錄不書。今以先堯會要趙伯總奏狀增入。據建炎日曆。京東西路提刑司申明。乃垂簾日指揮也。

爲集英殿修撰。知湖州。交修、宿孫也。宿、晉陵人。治平樞密副使。司農少卿權戶部侍郎胡思乞罷權職。許之。國子祭酒董逌率太學諸生詣南京勸進。門下侍郎耿南仲、兵馬元帥汪伯彥、副元帥黃潛善進呈赦書事目。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張邦昌及應干供奉行事之人。一切不問。凡命官流徙者。悉放還。罪廢者。皆復

故官職。故事。登極赦書不及惡逆。而士大夫貶責者。以次量移敍用。至是南仲等一以邦昌僞赦爲準。議者咎之。此爲李綱議赦令張本。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主上登極恩視前僞厚者。不欲令赦恩溥於僞赦故也。參議官趙子崧請一切放常平與係省積欠。幕府有難之者。王從其請。卽命著於赦文。此據子崧中外遺事。初。敵陷晉、絳。將及同。守臣天章閣待制唐重度不能守。開門縱士民使出。自與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敵疑有備。遂不復渡河。重募人閒道抵京城。久乃得達。王時雍授以官。使歸報。及是至同州。且言二帝北狩。王統兵在濟南。重卽移檄川、秦諸路帥臣。各備禮物。欲往軍前奉迎。且招其友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入關計事。開、安居人也。先是尙書吏部員外郎華亭衞膚敏奉詔達高麗賀靖康登極使者。會京師陷。膚敏以幣易銀帛得六千匹兩。厚貺其使。而移文遣之。是月末。高麗使始離樂賓館。凡留明州百三十餘日云。初。上皇行至邢、趙之閒。金右副元帥宗傑請觀打圍。遂遣郭藥師奏謝。上皇曰。天意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慚而退。燕王俁以絕食薨於慶源境上。斂以馬槽。猶露雙足。上皇道中苦渴。摘桑椹食之。此並據曹勛所進北狩錄至眞定。入自東門。市人皆哭。過河十餘日。謂管幹龍德宮閤門宣贊舍人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尙肯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三襯。自書領中曰。可便卽眞。來救父母。並持韋賢妃信。命勛閒行詣王。邢夫人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爲吾白大王。願如此環。早得相見。幷見吾父。爲道無恙。賢妃以下皆哭。上皇又諭勛曰。如見康

王。第奏有淸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又宣諭嘗密賜王馬價硃犀合子。及王嘗啓決河灌金人爲驗。勛陽翟人。父組。宣和以閤門宣贊舍人爲睿思殿應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兵馬大元帥康王卽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堯舜所以高出百王者。以其得天下及其傳天下而知之。湯有慚德。武未盡善。況於後世乎。漢高祖、唐太宗號爲賢君。然其得天下也以爭。其傳天下也。幾以致亂。大哉太祖皇帝之受命。與太上皇帝之中興也。謳歌獄訟。歸而不釋。則不得已而履大位。及夫爲天下得人。則舉成業授焉。不詢羣臣。不謀卜筮。惟視天意之所在而已。自堯、舜以來。數千載始有太祖及我太上皇帝。豈非希闊甚盛之際哉。〔何俌龜鑑〕羣隱翳。大明出。羣纘喧。大聲發。天下事激之則起。不激則雖天之開聖人。蓋如是也。且我高宗之生。紅光薦瑞。蓋大觀之元年也。是年。金人欲背遼國。已三歲矣。豈能終事我哉。心之不減。天實知之。於是亟生吾聖人以平之。我高宗之封。靖康著符。蓋宣和之三年也。是時金人倚我爲助。又五歲矣。以燕伐燕。虐尤甚焉。安知其不加諸於我哉。國事之失圖。天實念之。於是天任吾聖人以定之。迨其末年。四郊多壘。敵於我乎請命。我以單車臨之。而見者奪氣。靖康改元。不虞薦至。敵於我乎俟命。又以一身當之。而聞者縮頸。至相而百姓遮道。次濟而父老迎謁。人心歸矣。渡於河而河冰合。至磁州而神馬迎。天心眷矣。開府之初。宗澤自磁州至。王麟自潞州至。梁揚祖自信德府至。張浚、楊沂中皆已在麾下。卽位之日。劉光世自鄜延至。路允迪、范宗尹自京師至。則天下豪傑之心歸矣。而況賜袍之夢已應。賜帶之言已驗。勸進之心雖上。而東鄉西鄉。且謙遜而不受。惟三月丙寅張邦昌以稱臣之意至。越翌日丁卯。謝克家以受命之寶至。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羣后咸在。然必候道君便可卽眞之禮。然後不得已而就南京踐天子位焉。此與肅宗卽位靈武之事異矣。初議年號。黃潛善定爲炎興。耿南仲曰。此蜀年號也。衆皆服。遂爲建炎。議卽位儀。耿延禧以爲必築壇告天。王然之。乃令有司築壇於應天治門之左。命王府記室參軍滕康作册告天。

撰文肆赦。汪伯彥中興日曆云。册文係朱勝非撰。案紹興日曆。滕康家自陳乃康所撰。伯彥誤記也。赦文詆斥圍城士大夫有憤怒意。王命延禧改定。其敍邦昌事。但云。仍抑臣僚。俾僭位號而已。又云。圍城士大夫一切不問。遂以南仲爲禮儀使。而延禧讀册文。時太常寺主簿張浚自京師馳至。因以浚攝太常少卿。導引行事。昧爽。皇帝登壇。寅受天命。册文曰。嗣天子臣構。敢昭告於昊天上帝。金人內侵。二帝北狩。天支戚屬。混於窮居。宗社罔所依憑。華夷罔知攸主。臣構以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兵馬元帥之權。倡義旅以先諸將。冀淸京邑。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於臣構。辭之再四。懼不克負荷。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尙祈陰相以中興於宋祚。讀畢。上南鄉慟哭久之。卽位於應天府治之正廳。簾陛如殿儀。耿南仲、汪伯彥、黃潛善、耿延禧、董耘、高世則賀上訖。陛殿侍立。權尙書左僕射張邦昌率百官稱賀。班退。大赦天下。命西京留守司修奉祖宗陵寢。罷靑苗錢。應死節及歿於王事者。並推恩。奉使未還者。祿其家一年。選人在職非在職者。並循資。臣僚因寇去官者。限一月還任。潰兵羣盜。咸許自新。係官欠負。不以名色皆免。南京及大元帥府嘗駐軍一月以上者。其夏稅悉蠲之。應天府特奏名舉人並與同出身。免解人與免省試。諸路特奏名三舉以上。及宗室嘗預貢者。並推恩。州郡保守無虞者。與推賞。應募兵勤王之人。以所部付州縣主兵官訖。赴行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自今命官犯罪。更不取特旨裁斷。布衣有材略者。令禁從監司郡守限十日各舉一員。餘如累朝故事。上時年二十一。

後名所築壇曰中興受命之壇。〔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自古人君卽政之初。必有大慰天下之望。故事有利於民而未興者。則興之。有不便於民而未去者。則去之。雖以舜而繼堯。號爲重華。協於帝傳授一道。然猶舉前世之未舉者。如十六相。去前世之未去者。如四凶。命九官。使居其任。肇十有二州使各有其工。況時異事殊。可無所因革以一新大政乎。春秋記列國之君爲政。必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等事。列國猶爾。況有天下之君乎。是以太上皇帝之始卽政也。求文武才略之士。絕奸邪誤國之臣。以散斂青苗。與上供之增加。稅賦之規出。是皆政之所宜革者。而悉罷去之。以褒賞死節。講求民瘼。皆務所宜先者。而悉舉行之。卽斯數者。則其餘可類求。是以天下之人心。皆翕然欣戴於以成中興之業。而垂無窮也。〔何俌龜鑑〕罷青苗錢。蠲常平穀。裁損上供歲增之數。禁止州縣納稅豎量賦斂違法之弊。是所以回建隆至仁之脈。而釐時誤國害民。如京賈蘭勔等子孫。更不復敘。又所以懲崇觀不仁之轍歟。

尚書左丞馮澥、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曹輔以宗社失守。上疏待罪。耿南仲與張邦昌進呈三省事。卽日拜徽猷閣直閣學士兵馬副元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顯謨閣直學士兵馬元帥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元祐皇后在東京。是日撤簾。

辛卯。尊靖康皇帝爲孝慈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既而尚書省謂元字犯后祖諱。請以所居宮爲稱。詔學士院擬定。汪伯彥中興日曆。辛卯。元祐皇后爲隆祐皇太后。諸書皆同之。臣謹案。上宮名改尊稱在八月庚午。諸書之誤也。

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衊聖德。著在史冊。可令國史院差官摭實刊修。播告天下。呂中大事記。當靖康元年二月敵退之後。士大夫爭法新舊。辨黨邪正。識者譏其治不急之務。今高宗卽位。首詔修宣仁謗史。不幾復蹈前轍耶。曰。不然。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爲甚。母后之賢。宣仁爲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

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章蔡初意不過欲去元祐之人耳而至於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人復用也而至誣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一念之私燎原滔天可畏哉

大元帥府限十日結局　召副元帥宗澤赴行在　中書舍人孫覿張棣並依舊職　宣教郎王府記室周望守尚書考功員外郎　寶文閣直學士浙江荆湖等路經制發運使翁彥國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落直字賜彥國鈔鹽錢十萬緡使修江寧城及繕治宮室以備巡幸此據李綱建炎進退志　又命築景靈宮於江寧府帝后異殿其後不克成　寶文閣直學士趙子崧請對首論臺諫本人主耳目近年率觀望取旨言事用非其人請依故事聽學士中丞互舉又論范祖禹常安民上官均先朝言事盡忠請錄其子上甚然之子崧因建三屯之議大略以爲開邊之患驗在目前不可不慮其熙河五路進築州軍堡寨欲望將不係緊要控扼去處並罷明諭夏人示以德意諸郡守戍之兵分屯陝西見在兵馬與河東北之兵合六萬人分爲三屯一屯澶淵之間一屯河中陝華之間一屯青鄆之間平時訓練以備非常足張聲勢萬一敵騎南渡則三道並進深入擣燕山之虛焚舟渡河人自爲戰未必不成功也

壬辰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上曰朕欲馭以王爵使異時金人有詞則令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輔臣皆曰陛下聖意高遠非臣等淺智所及是夕召學士草制以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檢校少傅寧

武軍節度使河北河東宣撫使范納爲京城留守威武軍承宣使。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爲省視陵寢使。元帥府參議官龍圖閣學士耿延禧、徽猷閣學士董耘、越州觀察使高世則並提舉萬壽觀。留行在。延禧、耘仍兼侍讀。寶文閣學士趙子崧爲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隨軍轉運使集英殿修撰梁揚祖爲徽猷閣待制。知揚州。隨軍應副直龍圖閣黃潛厚試尚書戶部侍郎幹辦官。直龍圖閣王起之爲屯田郎中。直祕閣楊淵行工部員外郎。秦伯祥爲虞部員外郎。日曆、子崧延康鎮江之命於壬辰、癸巳兩書之。今併附此。資政殿大學士知京兆府范致虛知鄧州。充南道都總管。應知州銜內帶一路安撫者不書。惟初刱或更革則書。朝奉大夫河北轉運判官顧復本爲北道副總管。復本、臨子也。臨、會稽人。日曆。復本無前銜。汪伯彥中興日曆云。河北轉運判官顧大夫哲宗朝翰林學士顧臨之子。伯彥忘其名。卽此人也。復本、靖康元年八月除河北運判。龍圖閣待制知延安府張深充龍圖閣直學士。知京兆府。起復直徽猷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王庶陞直龍圖閣知延安府。應監司帥臣銜內帶權知權發遣之類。今並削去。以就省文。庶、慶陽人也。深時將勤王兵來衞。故就用之。後十餘日。深入辭。乃移深知熙州。而復以范致虛知京兆府。二人改除。在此月丁未。今並書之。李觀記行錄。深除延安在癸巳。今從日曆。侍御史胡舜陟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超、董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折爲四鎭。拱、滑、潁昌隸東京。鄭、汝、河陽隸西京。恩、濮、開德隸北

京。而同、華、陝府隸京兆。擇人爲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隣鎭。又京帑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鎭爲糴本。若四帥得人。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舜陟罷去。議遂格。

癸巳。遙尊韋賢妃爲宣和皇后。國朝循前代之制。帝母稱皇太妃。至是以道君皇帝在行。而特上尊號。立嘉國夫人邢氏爲皇后。趙甡之遺史云。上卽位。欲立後宮潘氏爲皇后。呂好問諫以爲不可。乃以爲賢妃。它書皆無之也。

門下侍郎耿南仲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上薄南仲之爲人。因其告老。故有是命。耿延禧中興記云。張邦昌已復辟。臣耿南仲奏臣素拙。得遭遇皇帝。竭盡愚直。惟靖康行遣蔡氏。其徒實繁。必不利臣父子。乞大王保全。上曰。今日之事。吾最痛心。其次門下侍郎父子耳。且老矣。月以數百千養一前朝老師傅。直易耳。人言毀譽。何足信。因泣下。案南仲誤國。天下共知。非因行遣蔡氏而被排也。今不取

甲午。資政殿大學士新除領開封府職事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案上在濟州與綱書。已稱伯紀觀文相公。而此猶自大資政除。蓋未有成命故也。趣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上恐其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繇此與綱忤。直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朱勝非召試中書舍人。延康殿學士何志同知應天府。日曆志同前銜帶端明殿學士。蓋誤。定武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大明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大元帥府都統制楊維忠爲建武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賞翊戴之功也。日曆維忠建節在八月庚申。案維忠以都統制結局。無緣百餘日方有除目。今從趙甡之遺史附此。通直郎

傅亮直祕閣。通判滑州。亮爲人勁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滑兩經殘破。無城壁。會趙子崧薦亮之才。得召見。亮上疏自陳曰。陛下能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責其語。以爲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日曆。傅亮除直祕閣。通判滑州。用趙子崧薦。召對。改通判西京。蓋因汪伯彥中興日曆所書也。案李綱進退志。載亮本末差詳。今掇取附入。但綱稱亮除知滑州。與諸書不同。恐誤。亮通判河陽。在五月戊申。中書侍郎黃潛善、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共議罷民兵及降盜。而揀其士馬之精銳者隸五軍。是日。以元帥府左軍副統制孔彥威爲東平府兵馬鈐轄。右軍副統制劉浩爲大明府兵馬鈐轄。先鋒統制丁順爲滄州兵馬鈐轄。秉義郎黃善爲雷澤尉。浩所將皆民兵。而順與彥威帥府所降諸盜也。未幾、順、善作亂於河北。

乙未。恭謝鴻慶宮。上大慟。羣臣皆哭。太常少卿劉觀因導駕面陳藏九廟神主事。上嘉嘆久之。以五月二十一日爲天申節。尚書右丞馮澥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潼州府。延康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李回知洪州。兵部尚書呂好問守尚書右丞。好問持元祐太后手書來賀。此據好問辯受僞命劄子。上勞之曰。宗廟獲全。皆卿之力。遂有是命。尚書右司員外郎宋齊愈試起居郎。齊愈自京城走行在。自言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故擢用之。工部尚書王時雍提舉成都府玉局觀。放謝辭。言者論時雍昨留守東京。金人取皇族。遣之殆盡。及取其壻太學博士熊彥詩。則設計爲免。後金書廢帝百官相持以泣。時雍獨無戚容。已而百官哭於南薰門。時雍亦不預。又竊禁中寶物。以遺金使爲名。自以兼將相之重。請用二府韉蓋。曾不知愧。有何面目

復見陛下。故時雍遂罷。自是受僞命者稍稍引退矣。熊克小曆時雍自吏部尚書罷蓋誤今從日曆。詔自今天文休咎。並令太史局依經奏聞。如或隱蔽。當從軍法。李綱行至太平州。聞上登極。上疏論時事。大略謂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此三者臣慮之至熟。非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又言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其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期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爲法。日曆於乙未載綱所上書。乃誤載綱十議中第一劄子。今從綱建炎進退志修入。呂中大事記。嗚呼。天之愛人甚矣。有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殃告焉。然是氣之屈於此也。則必有以伸於彼。其消於今也。必有所以息於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斯世。則必爲之預出非常之人以弭之。使夫國家將有所依而立。生民之類。不致於糜爛泯沒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若李公者。其天之所出以弭宣和、靖康之禍。而開建炎、紹興之業也歟。當上即位之初。誤國之臣不可用。僞命之臣不可用。張、趙之德望未孚。天下人望之所歸者。李公一人而已。上不自內用汪、黃。而自外召綱。則高宗之志主於恢復可見矣。觀未即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乘輿蒙塵。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協濟之功。則高宗屬意於公久矣。遣爲汪、黃所擠。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天意未欲恢復耶。

賊黨忠犯淮陰村。從事郎權羅山縣尉李迴、秉議郎監酒稅趙士壯率民兵拒戰。爲所殺。此據紹興四年二月辛卯。八年九月甲子趙士壯家乞推恩狀修入。

金左副元帥宗維既班師。留諸帥分守河東北地。於是女眞萬戶尼楚赫屯太原。女眞副統素

赫屯眞定。女眞萬戶洛索圍河中。女眞副統蒙克進據磁、相。渤海萬夫大託卜嘉圍河間。是日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馬忠、通侍大夫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

丙申。尙書右丞呂好問兼門下侍郎。集英殿修撰新知湖州胡交修召試中書舍人。朝散大夫王府記室滕康守太常少卿。尙書工部員外郎蘇遲守右司員外郎。遲、轍子也。轍眉山人。元祐門下侍郎。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徐處仁爲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初南都之圍也。處仁在城中。都人指爲姦細。殺其長子直祕閣庚。處仁因感疾。此據林泉野記。至是猶力疾入見而行。處仁附傳云。上爲大元帥。移軍睢陽以處仁爲大名尹。日曆。五月丙申徐處仁大名尹張愨發來赴闕。今從日曆。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薨。時前執政皆免。上獨留輔。始輔至南都。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察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拔人才。駕馭用之。四曰經制盜賊。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赦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爲數節鎭。以謹防秋。上嘉納。未幾。輔得傷暑病。至是薨。後謚忠達。謚在淳熙十年。今因輔薨併書之。後准此。

丁酉。中書侍郎黃潛善兼御營使。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兼御營副使。自國初以來。殿前、侍衛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高俅得用。軍政遂弛。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維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制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今因其所部

爲五軍。以眞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爲使司都統制。諸將韓世忠、張俊、苗傅等並爲統制官。又命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潛善、伯彥別置親兵各千人。優其廩賜。議者非之。臣謹案建炎置御營司。乃軍政之大者。而史官不能紀其本末。熊克小曆略書其事。乃係於今年七月並命二相時。實甚誤矣。克又云。除劉光世爲都統制。亦誤。潛善伯彥別置親兵。它書不見。馬伸劾疏有之。呂中大事記。國朝兵權。隸於三衙。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今不復三衙。而別置御營司。分委之樞府。而置御營使。其後專掌兵權。樞府不得而豫。議者以本朝故事分爲兩府。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此趙鼎所以舉行故事。以正西府之權。范宗尹所以兼樞密使。而罷御營使。宜也。

詔西京統制官翟興團結義兵。保護祖宗陵寢。命陝西諸帥招兵積糧。遣統制官薛廣以所部三千人出內黃。張瓊以三千人出開德。共復磁、相。廣本班直。去爲盜。掠隨、郢。復諸郡。至是就招。中奉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王時雍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黃州安置。以言者論時雍圍城中擅行三省事也。日曆。時雍無前銜。案元符詔旨。時雍宣和六年以朝議大夫除戶部侍郎。今增入其他史無前銜者。皆以□書補定之。

翰林學士承旨吳幵言。國家禍變。不能死節。乞正典刑。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莫儔言。久留敵營。備遭困辱。乞置散地。疏皆三上。詔幵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儔、述古殿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尚書吏部侍郎謝克家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克家以祖諱辭。乃命中書舍人李擢、朱勝非兼權直學士院。時庶事草創。書詔塡委。而院無几案。勝非常憑敗鼓草詔。然辭

氣嚴重如平時。勝非直院日曆在六月丁卯、今依學士院題名附此、更俟詳攷。

徽猷閣待制元帥府參議官顏岐試御史中丞。起居郎宋齊愈試左諫議大夫。監察御史馬伸守殿中侍御史。承議郎潘良貴爲左正言。鴻臚寺簿鄧肅守右正言。奉議郎盧以中守監察御史。良貴、金華人。嘗爲尚書郎。靖康中。召還。坐狂率斥去。至是復用。以中、歙縣人也。熊克小曆。吳幵、莫儔、謝克家、顏岐除罷並在戊戌、今從日曆

戶部侍郎邵溥兼京城副留守。右武大夫惠州團練使韓恕知東上閤門事。恕、琦孫。其父嘉彥尚神宗女。爲瀛海軍承宣使。

戊戌。詔曰。故尚書吏部侍郎李若水。忘身爲國。知死不懼。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爲之涕泣。可贈觀文殿學士。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官子孫五人。時尚書右丞呂好問爲上言若水之忠。故有是命。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路允迪、龍圖閣直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兼侍讀耿延禧爲京城撫諭使副。熊克小曆。允迪等出使在己亥、耿延禧中興記亦云、初十日、臣受敕充京城撫諭副、今依日曆、附初九日戊戌、蓋戊戌降旨、己亥受命也。

修職郎王倫特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進士朱弁爲修武郎副之。從事郎傅雱特遷宣義郎。假工部侍郎。充大金通和使。武功大夫趙哲副之。倫、毅子。熊克小曆、倫、旦孫、趙甡之遺史云、倫、旦之後、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倫三槐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才顯、案倫乃旦弟兵部郎中旭之元孫、勉生通議大夫端、端生朝奉大夫元、元生毅、官至朝散郎、上書勒停、已見崇寧五年正月乙巳記、甡之明清皆小誤、蓋

汪藻行倫制詞有曾出公侯之句而傳者遂因之。家貧無行。好椎牛沽酒。往來京、洛間。以俠自任。數犯法幸免。京城之陷也。淵聖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止。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帝卽解所佩夏國寶劍賜倫。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自薦其才。帝亟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尙書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㮚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賜劍據王明清揮麈錄修入。他書無之。王銍嘗爲倫作御劍銘。其事決不妄。然明清又云靖康末李士美罷相就第。倫忽直造拜於堂下。士美問其所以。正道自言願隨相公一至禁中。有欲白於上。士美曰。方退閑。薦士非所預也。正道自此日歸其門。會有旨令前宰執赴殿廷議事。正道久拜而懇曰。此倫效命之時也。士美不得已。因攜之而入。倫自陳於殿下曰。臣眞宗故相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澤民之術。無路而不得進。宣和中。上書言大遼不可滅。女眞不可盟。果如臣言。今圍城既急。佗無計策。臣謹當募死士數萬。願陛下侍上皇。挾諸王奪萬勝門。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日。可除尙書兵部侍郎。倫既拜賜。翌日再對。自言已得豪俠萬餘。悉願效死。願陛下勿疑。卽行。時宰相何文縝已主和議。正道怒髮上沖冠。文縝斥曰。爾何人。敢至此耶。正道曰。爾何人乃至此。又曰。萬一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數百輩何益。文縝怒。以爲狂生。言既不用。恐爲亂。請上誅之。且乞就令衞士執之。上意未決。正道懼。無以自脫。時孫仲益在禁中。正道少與仲益有布衣舊。因求計。仲益曰。前日所拜小戎文字在否。正道腰間取御批示之。仲益曰。得此足矣。子但立於從班中。誰敢呵子。豈有無故就殿上擒一侍郎之理乎。倫從其言。入廁。侍臣之列。人果不敢前。翌日。文縝始畫旨送御史府。倫已得間出都矣。正道、倫字也。臣謹案李邦彥以靖康元年二月罷相。未幾出知鄧州。尋持餘服。方城危時。未嘗召前宰執議事。邦彥亦未嘗入朝。明清實甚誤。今以趙甡之遺史及中興姓氏錄倫本傳修入。明清又云面斥何㮚。㮚欲捕治倫。倫立從官班中乃得免。恐亦不然。今但云㮚斥倫不用。庶不牴牾。至是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故有是命。既而黃潛善、汪伯彥共議

改雩爲祈請使。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爲副。而倫、弁、哲不遣。倫、弁十一月壬辰再行遣。國書外。又令張邦昌作書遺二帥。時潛善等復主議和。因用靖康誓書。畫河爲界。始敵求割蒲、解圍城中許之。潛善等乃令刑部。不得膽赦文下河東北兩路及河中府解州。此據宗澤奏議。其乙未丁酉所遣兵。且令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雩清江人。以賊罪不得改官。故求出使。此據紹興二十七年五月乙丑王珪劾疏修入。弁、婺源人。識遠、山東人也。遂安民倪從慶等爲盜。浙江安撫使招降之。至是以聞。

己亥。手詔天下曰。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僭工。若羣臣狃於故習。導諛諱過。大臣蔽賢。所舉非實。臺諫糾慝。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赦。何補龜鑑。治天下不出此數十條。回天下之勢者。在人主一動念一轉手間耳。觀此一詔。則高宗惻然之心。實然之政。眞足以轉移天心。而感動人心。中興之業。已卜於此矣。大元帥府結局將佐吏士推恩有差。時諸道勤王兵皆至行在。於是陝西將官王德初隸都巡檢使劉光世爲右軍將官。德、鞏縣人。號王夜叉者也。迪功郎胡蠡假通直郎宗正少卿。爲高麗國信使。承節郎黃鉞假閤門宣贊舍人副之。鉞以癸卯受命。今聯轡之。是日。李綱誅軍賊周德於江寧。德既作亂。會經制司屬官文林郎鮑貽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

下。江淮發運判官直徽猷閣方孟卿檄貽遜進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擐甲乘城。殺掠如故。宣教郎知溧陽縣楊邦乂亦起民兵討之。綱至太平州。遣使諭以勤王德始受綱節制。然猶鴟鴦不以時登舟。欲乘間遁去。綱次江寧。遂與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李彌遜謀。大犒羣賊於轉運司。執德與其徒聶旺、皆磔於市。又誅亂黨四十四人。而令提舉常平公事直徽猷閣王枋統其餘兵千人俱進。貽遜、龍泉人。邦乂、吉水人。孟卿、鄱陽人。彌遜、吳縣人。枋、安石從孫也。

庚子。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特進李邦彥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安置潯州。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吳敏移柳州。責授祕書少監亳州居住蔡懋移英州。遂責正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棁於惠州。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宇文虛中韶州。承議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鄭望之連州。通直郎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賀州。並安置。邦彥、敏、靖康初共政。棁、虛中、望之、鄴皆使金請割地者。故責之。呂中大事記。金自攻陷太原以來。卽以講和割地爲餌。李邦彥、吳敏、唐恪諸人。皆墮其計。蓋小人始者惟以拓地邀功。及敵已入中國。小人無功之可邀。則惟幸和之可成。故政和之開釁者。卽宣和求和之人。而宣和之求和者。卽靖康賣國之人也。此小人以和誤國。猶甚於敵之以和誤我也。耿南仲既以和誤淵聖。猶以和沮高宗援兵。此小人之尤者。上至欲手劍擊之。此高宗之初心。未爲汪、黃所誤之時也。觀此則後日遣使議和者。皆非其本心矣。

改諸司諸軍專搆司爲審計。徽猷閣待制新知揚州梁揚祖爲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直祕閣京畿轉運副使向子諲遷直龍圖閣。充副使。詔朝奉郎提舉淮南西路茶鹽公事范沖、宣教郎上官愔、常同令乘驛赴闕三省審察。用趙子崧之言也。既而以沖爲

尚書虞部員外郎。明年。愔至行在。除祕書省校書郎。同卒不至。沖除虞外。在九月壬寅。愔除校書。在二年二月辛酉。祕書省題名乃除祕書省正字。當攷。

辛丑。詔曰。張邦昌知幾達變。勳在社稷。朕寵以王爵。欲與同理萬務。而牢避莫奪。可以文彥博例。一月兩赴都堂。急速大政。令宰執就第商議。以稱朕優賢倚賴之意。日曆載此詔在初四日癸巳。案邦昌除太保。以壬辰得旨。癸巳降旨。而詔中有雖已斷來章。宣付都堂治事之語。則決非癸巳日所降也。今依僞楚錄。附十二日辛丑。更求他書參攷之。先是御史中丞顏岐言。邦昌、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金人所不喜。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以爲中太一宮使兼經筵官。置散地。會邦昌累章求退。故有是命。岐又請罷綱。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乃退。奉議郎致仕吳給復爲監察御史。壬寅。封後宮潘氏爲賢妃。妃、開封人。父永壽。直翰林醫官局。上在康邸。宣和皇后爲納之。有寵。及邢后北去。妃以無名位。獨得留。至是遂封。以梁師成第賜其叔父永思。趙甡之遺史云。靖康初。軍事方興。宣和皇后使一小鬟背負被袱。步行出內。欲歸章家。過潘氏之門。永思之妻號郡君。適在門側。見而異之。乃呼曰。天氣陰寒。請娘子略避風露。宣和皇后遂造其家。徐言是康王之母章氏。郡君奉之尤謹。出潘氏使侍左右。且遣人詣章宅報其親屬。宣和皇后亦喜。如潘氏已笄而未嫁也。因求潘氏歸康邸。郡君許之。遂同宣和皇后潛行。上之出使河北也。潘氏已妊娠。而外人多不知。故圍城中。金人邀請親王眷屬。而潘氏不在其數。臣謹案靖康元年正月。金初犯城。是時道君雖夜出門。而城中未亂。宣和皇后不應徒步出宮。若以爲城破道君徒步入宮之時。則上出使已久。恐必有誤。且刪潤修入。但妃實非永思女。其父永壽。紹興十四年三月十一日贈太子少師。日曆有制詞。甡之蓋誤。

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提領措置東南茶鹽公事。尚書工部員外郎楊

淵同提領。置司眞州。時東北道梗。鹽莢不通。揚祖言。眞州東南水陸要衝。宜遣官置司。給賣鈔引。所有茶鹽錢。並充朝廷封樁。諸司無得移用。朝廷以爲然。故有是命。明年八月戊辰。揚祖進職。

朝議大夫試開封尹徐秉哲充、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康殿學士趙子崧言。臣聞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汙辱六宮。捕繫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大小。指此十人者爲國賊。此天下之所不赦者也。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敵騎甫退。此十人者。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未肆赦閒。又復督迫之。時雍奴事敵人。肆出詭計。辱君父以安己。忘社稷以要功。秉哲、大均。追捕宗室。急於寇盜。至拘濟王夫人於櫃坊。閉如牢獄。幵、儔邀請上皇。言氣軒驁。上皇至泣下。皇后及東宮將出。都人號泣遮道。瓊斬數人以徇。及之爲敵人搜索宮嬪。而藏其美者。邦昌既僭號。思獻赦文。直用濮安懿王諱。邦昌惶恐。思曰。如今更理會甚濮王。博文則曰。雖欲避堯之子。其如畏天之威。至紹則尤爲悖逆。其言不可道。竊聞時雍、秉哲。落職宮觀。既不足以正典刑。又不足以安反側。伏望將此十人。付獄鞫治。明正典刑。以爲萬世臣子之戒。此據子崧家傳。不得其日。且參酌附秉哲宮觀之後。

金人圍河閒府。

是日。淵聖皇帝次代州。遂渡太和嶺。至雲中。留十餘日。淵聖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比至代州。惟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迎謁於道。茂實、臨安人。靖康初。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時茂實兄裯通判代州。已先降敵。左副元帥宗維素重茂實。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茂實聞淵

聖將至。卽自爲哀詞。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黃旛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士曹董詵。翌日。淵聖及郊。茂實具冠幘。號哭迎拜。宗維逼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不許。諸書或以茂實爲嚴州人。案政和八年進士題名記云。滕茂實、字秀穎、杭州臨安人。父中。承議郎。知解州。汴部記云。少帝出城時。茂實詣敵營上書。遂留下。或傳其爲尼瑪哈內相。與史不同。今不取。欽宗實錄。茂實靖康元年五月自工部郎中與監當坐前爲明堂令收楷書捧入。此時茂實已出疆。恐是後收坐。或用衆證耳。今並附此。案楷書捧三字。疑有脫誤。

癸卯。詔以二聖未還。罷天申節上壽常禮。自是至紹興十二年皆如之。太常寺主簿張浚充樞密院編修官。忠州刺史姚平仲再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平仲之刼寨也。既不得所欲。卽惶懼遁去。傳者以爲亂兵所殺。靖康末。復官再召。上思其才。疑其不死。命所在訪之。平仲竟不至。或云。平仲隱九江山中。陸游清尊錄云。人嘗有見平仲於廬山者。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提點淮南西路刑獄公事。辛道宗提點京兆府路刑獄公事。道宗、叔獻子也。初議遣識遠使金。未行而有此命。

乙巳。詔諸路勤王兵還營日。令所在人賜錢三千。先是勤王兵至城下者皆遣還。而武義大夫淮東諸司州軍統制勤王軍馬張憲言無以激勸。乃有是命。時諸道兵多有散而爲盜者。顯謨閣直學士知東平府盧益落職奉祠。直龍圖閣京東轉運判官閻邱陞責授濮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益、開封人。坐不勤王。而陞以戾轅門之令。爲臺臣所劾也。耿延禧中興記云。漕臣閻邱陞自招民兵三千餘。上遣屯濮州。敵騎至濮。陞能禦之。汪伯彥中興日曆亦同。不知何以坐不赴援遠謫。當攷。

資政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薨。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湯。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實錄。叔夜從淵聖在尼瑪哈軍中。自鄭州而北。尼瑪哈東軍也。不知何以過白溝。當攷。御者曰。過界河矣。乃矍然而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翌日。扼吭死。時上聞叔夜與御史中丞秦檜之忠。遙拜叔夜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檜落致仕。充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而何㮚孫傅輩以誤國。故不復錄。㮚至金國。不食死。年三十九。世傳㮚在金國。謀奉淵聖間道亡歸。事泄。金人纏以油布而焚之。今從實錄。附傳二年三月丙午除職。傅北遷。年五十一。後不知所終。此據傳附傳。林泉野記云。建炎初。遙加傅觀文殿學士。終以不屈卒於金國。而傳無之。紹興元年四月己巳。贈官。叔夜沒。年六十三。呂中大事記曰。靖康之難。能死節者。前有李若水。後有張叔夜二人而已。金再犯闕。勤王之師。無一至者。獨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遷之後。猶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始終之義無憾矣。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十人之數。惟其一死之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盡釋。而言忠義者亦首稱焉。若何㮚孫傅。身爲大臣。乃引其君降敵求生。其不忠不義。無父無君。孰大焉。使其能爲若水之死。已不足以贖誤國之罪。而乃死於敵營。則其死不足言矣。論者猶以二子不屈於僞楚爲忠。夫屈於大而不屈於小。不屈於前。猶或有益。不屈於後。復何補哉。

丙午。追貶故相汝南忠懷王蔡確爲武康軍節度副使。知樞密院事衞國文正公蔡卞爲寧國軍節度副使。故御史中丞贈少師邢恕爲常德軍節度副使。坐誣謗宣仁后。且自言有定策功也。紹興五年八月己未再貶。詔覃恩進秩。惟待從及宗室南班官給告。餘並尙書省出敕。三年二月壬申可攷。保靜軍節度使姚古知河南府。帶御器

械鄭建雄知河陽。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曾楙陞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通議大夫王復知徐州。直祕閣通判秀州趙不試陞直龍圖閣。知相州。尚書虞部員外郎姜剛之知棣（案原本州上空一字。查北盟會編、宋史俱作棣。乃明人避成祖諱也。今補入根字不同。）州。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王棣。以守境有勞。陞述古殿直學士。集英殿修撰知滄州杜充陞天章閣待制。充、安陽人也。棣、眞定人也。古先坐覆師責散官。廣州安置。至是趣召。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上疏。論五月一日赦書所施行。皆非國家大利害。生民大休戚。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大率以車駕西幸爲先。其次則建藩鎮。封宗子。使守我土地。緩急無爲敵有。又欲通夏國之好。繼靑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而吏緣爲姦。朝綱委靡。而士大夫相習誕謾。軍政敗壞。而將兵相扇奔潰。國用竭矣。而利源又失。民心離矣。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若於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選將漕之臣。擇循良之吏。誠天下之大計。（劉岑撰重華志。載此疏於除永興帥之後。恐誤。）是日。金人陷河中府。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權府事郝仲連死之。（徐夢莘北盟會編載河中之陷。在此月乙巳。案張均續中興忠義錄。在五月十七日丙午。蓋據川陝宣撫司案牘也。今從之。）初。金人犯河中。守臣徽猷閣待制席益遁去。陝西宣撫使范致虛遣仲連節制河東軍馬。屯河中。就權府事。至是洛索以重兵壓府城。仲連率所部力戰。外援不至。仲連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已而城陷。仲連終不屈。洛索使擊殺之。久

之。贈侍中大夫明州觀察使。仲連、昌元人也。呂中大事記曰。吾觀元年金之內侵三道也。不惟監司帥府。如西京之孫昭遠、同州之鄭驥、維州之韓浩、隸州府之孫默、秦州之李積、淮寧府之向子褒、相州之趙不試、大名府之郭永、濮州之楊粹中、開寧府之楊隸、晉寧軍之徐徽言、長安之唐重、楊宗閱、桑景詢、曹謂、郭中孝、皆死於義。雖以通判如郝仲連、郭伯振、縣官如陸有常、張侃、丁興宗、郭贊、將校如李政、杜績、趙叔炎、楊彭年、亦死於義。降者惟劉豫、傅亮等三人耳。彼之所以固守者。以朝廷必不棄。而必有援兵也。而元年卽位之赦。刑部指揮已不贈報於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是明棄三路矣。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惜哉。

丁未。資政殿學士京城撫諭使路允迪守吏部尚書。熊克小曆。允迪、靖康初爲簽書樞密院事。奉祠去。丁未召爲吏部尚書。案允迪今年四月自京祠爲奉請車駕進發使。因隨行在。非此時始召之。克不詳攷也。太常少卿滕康爲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資政殿學士西道都總管王襄領開封府職事。左諫議大夫洪芻等坐誘納宮人。及括金銀自盜。召御史臺鞫之。時芻在東都未至也。詔文武臣僚。非疾病危篤。及篤疾廢疾不能任職者。毋得陳乞致仕。時士大夫避事求退者衆。故條約焉。初命經制司鬻蔡京、王黼田爲糴本。至是經制司翁彥國言。恐生弊倖。請仍租與客戶。歲收課利。損其二分。從之。文林郎鮑貽遜特改宣教郎。以發運使翁彥國言其招安江寧盜賊有功也。於是宣教郎知溧陽縣楊邦義亦以討亂之勞。就陞通判江寧府。楊邦義事。據附傳增入。不得其日月。因貽遜改官附見。是日。道君太上皇帝次燕山府。館於延壽寺。趙子砥燕雲錄。道君丁未五月十八日到燕山。離門三里。二太子邀看翦柳枝打毬。飲宴至暮。次日入門。於延壽寺駐蹕。金人供奉甚厚。六月初二日。太子請道君聖眷打毬宴會。太子捧巵跪勸道君。鄭后案子砥在燕山所云日月必不妄。今從之。上皇以烏

凌噶色呼喀有迎奉勞。遣以後宮曹氏。曹氏、武穆王彬之裔。寧德后近侍也。此據張匯所進節要附入時兵部侍郎司馬朴亦在燕。有傳建炎登極赦書至者。朴私遣持詣上皇。爲人所告。金主憐其忠。特釋之。此據朴傳附見。案顏岐進所編聖語云朝議大夫惠厚下及樞密院小吏楊雍。自燕境逃歸。言有傳登極赦書奏道君者。聖情大悅。趣宣和皇后開宴。費用頗廣。建炎二年七月辛亥。宰執以奏上。斂容不語久之。蔡絛鉄圍山叢談云。太上皇既北狩。略不得中原音問。日以宗社爲念。久之。且命皇族之從行者食御手。因親將調羹。呼左右令出市茴香。左右偶持黃紙包以茴香來。太上皇視之。乃中興赦書也。始知其事。於是天意大喜。從行者皆拜舞稱慶。此事聞之慈寧皇大后之猶子章侯訊。臣謹案章訊所云當不妄。乃與顏岐所記不同。趙子砥燕雲錄云。康王登寶位赦文傳至燕山。二太子得之。封呈道君。即召賢妃相賀。喜動龍顏。此恐非其實也。子砥所錄又云。戊申二月間。一南人貨驢肉瓦橋來。買得故紙。內有本朝足本赦書。司馬朴營求得之。爲京師醫官斬洪告於燕山留守收朴枷項。禁勘獄成。申元帥府已爲貸死杖七十。依舊養濟。附傳所云。或即據此而稍潤色之也。洪皓行述又云。皓被拘雲中。因以金遺商人陳忠。令密告兩宮。以本朝遣來通問。於是二帝始知建炎中興之實。此所云與前諸書又不同。今併附此。更求他書參攷。閤門宣贊舍人曹勛自燕山得間道歸。宣和皇后令勛奏上。以稱使軍前時。有宮人見四金甲神人持弓劍衛上。

戊申。勒停人李仲洵復武翼郎。知滑州。仲洵始坐棄城得罪。至是再用之。

庚戌。天申節。羣臣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新除給事中沈晦充集英殿修撰。知舒州。言者論晦市井駔儈之流。雖嘗使金踰年。不無艱苦。而封駁之職。政事得失所繫。恐不可以賞功。故出之。徽猷閣待制宗澤充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權邦彥充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直祕閣知深州姚鵬

陞直龍圖閣。知洪州。時黃潛善等不欲澤居中。故與河北勤王守臣並命。

辛亥。太師鎮南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樂平郡王鄭紳謁告往江浙改葬。許之。紳、開封人。故爲直省官。此據蔡絛國史後補。道君皇后父也。城始破。爲金所執。既而歸之。未幾。薨。謚僖靖。沈良靖康餘錄曰。正月二十七日。尼瑪哈請上皇相見。上皇乘轎至寨門。著紫道服。帶逍遙巾。趨入至幕次。尼瑪哈出迎。入帳中。坐良久。上皇起白尼瑪哈云。老夫得罪當北遷。且帝姬下降者。乞留荷大惠。尼瑪哈不答。有頃。鄭皇后自外至。云妾得罪。合從上皇北遷。但妾家屬不與朝事。敢乞留。尼瑪哈點頭許之。

壬子。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張邦昌以覃恩遷太傅。此據僞楚錄。日曆無之。都水使者陳求道貶秩五等。坐汴河水減。不卽補治。爲御史所劾。故絀之。徽猷閣學士知青州曾孝序陞延康殿學士。孝序、晉江人也。

癸丑。中書舍人孫覿充徽猷閣待制。知秀州。覿聞李綱且至。上疏言。靖康初任侍御史。首論諸生伏闕之罪。責知和州。今綱爲中書相。而臣預省屬。典掌書命。職在論思。設有愚見。因事納忠。則益不安位。請得罷去。故有是命。

甲寅。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李擢試給事中。御史臺主簿鄭瑴爲監察御史。瑴、建陽人。邦昌之僭也。瑴挺身見上於濟州。至是擢用。陳賈新立御史臺題名記。瑴與盧臣中之除皆在六月。今從日曆附此。

乙卯。熙河經略使張深辭行。詔留深所部鄜延統制官孫渥一軍衛行在。餘兵復還本路。渥、武都人也。

丙辰。監察御史張所爲尚書兵部員外郎。所案視陵寢還。上疏言。恭聞行在留南京。軍民俱怒。道路藉藉。不知誰爲此謀者。又失計矣。京師重城八十里之廣。宗社宮闕。省闥百司。不可遷也。況居之足以控制河東、河北之地。而河東、河北者。天下之根本。不可失。去年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而盡割兩河之地。遂使兩河之民。煩寃沈痛。怨流骨髓。今聞兩河兵民。無不扼腕。用之可藉以守。若或棄京師而不居。則兩河之民。無所係望。陛下事去矣。今急還京師。誠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加意於邊防。五也。一舉而五利。而陛下不爲。不知誰爲此謀者。臣知其必無長策。曾不過緩急之際。意在南渡。而殊不知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徒使人心先離。中原先亂耳。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誠使兵強而將相賢。正須坐撫中原。以制強敵。尚何遷都之有。雖然。計有出萬全者。宜若創業之君。無以精兵自衛。而圖任將相。使之協謀共力。經營乎朔方。然後鼓勇河東、河北。忠憤之人。使自爲戰。則強敵可摧。土宇可保。而京師可以奠枕而都也。不能如此。徒欲南渡以自便。是偷朝夕之安。非所謂社稷大計。臣知其不可。時所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復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諭旨留之。乃罷所言職。潛善意未已。尋責所鳳州團練副使。江

州安置。所事迹他書不見。今以李綱建炎進退志修入。日曆載所奏議於六月己巳。實甚誤矣。所責江州月日未見。今併附此。更尋他書攷證之。是日。李孝忠破襄陽府。守臣直徽猷閣黃叔敖棄城去。孝忠遂入城。肆焚刼。掠子女。盡驅強壯爲軍。叔敖、廉子也。廉、公寧人。元祐中給事中。

丁巳。資政殿大學士知京兆府范致虛陞觀文殿學士。太常少卿劉觀召試中書舍人。起居舍人滕康爲起居郎。太常少卿汪藻爲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承議郎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季質、尚書考功員外郎周望並試太常少卿。質、張邦昌子壻。聞邦昌僭位。自繫越州獄。提舉茶鹽司以聞。詔嘉獎。至是擢用之。詔獎質在此月甲寅。今併附見。承議郎葉三省守右司員外郎。朝奉大夫諸王府贊讀汪思齊行吏部員外郎。朝請郎陳戩爲虞部員外郎。三省、桐廬人。思齊、郢縣人。戩已見四月辛酉。思齊與戩嘗爲上宮僚。故用。未幾。思齊卒。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邢煥爲朝議大夫。充右文殿修撰。朝散郎宋昭爲尚書膳部員外郎。仍賜白金百兩。以昭自言嘗上書論開邊事遠竄。故錄之。昭元降旨與郡宜。今併書除目。後准此。朝見今年正月。

戊午。太常少卿周望假給事中。充大金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領達州刺史副之。初。上用黃潛善、汪伯彥計。遣傅雱使金軍。祈請二帝。未行。朝論欲更遣重臣以取信。會尚書戶部侍郎邵溥乞赴行在。潛善等因

白用溥。溥辭。乃黜溥知單州而更命望。溥之罷在甲寅。今併附此。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降授朝奉郎降充龍圖閣待制錢蓋並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粹中坐江寧軍亂。蓋坐陝西棄師也。初執政論蓋功。進職名中書舍人朱勝非封還錄黃。乃有是命。資政殿學士新除領開封府事王襄、資政殿學士趙野並落職。襄責襄陽府。野責青州。並居住。權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以入關。故取迂途。以爲緩計。故事。宰執初除。賜銀帛各千匹兩。至是中書侍郎黃潛善等以國用不足。辭所賜。許之。其後詔皆減半。休兵後乃盡復之。詔以邊事未寧。遇休暇日。百司仍入局治事。紹興元年正月丙辰所書可參攷。是月。皇叔光山軍節度使士儴知南外宗正事。士儴首論大臣誤國。故黃潛善斥之。日曆。紹興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士儴劄子。建炎元年。蒙恩除知南外宗正事。當年五月到任。又紹興四年五月十二日士儴劄子。昨自陛下立極之初。首論大臣誤國。蒙恩寬貸。改差知南外宗正事。臣既離維揚。不旋踵有渡江之變。案南外今年八月移鎮江府。三年又移泉州。此所云既離維揚不旋踵有渡江之變。則改差又非元年事。當攷。朝議大夫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賓爲侍御使。賓、候官人。嘗爲御史去。至是復用。賓之除。日曆不書。今以御史臺題名增入。安邑人邵興據解州神稷山。屢與金人戰。時金將鶻眼屯安邑。執其弟翼招之。興不顧。飲泣死戰。大破金人之軍。鶻眼、洛索子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

【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新除尚書右僕射李綱至行在。先是右諫議大夫范宗尹力主議和。乃言綱名浮於實。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綱行至寶應。乃聞拜相之命。次泗上。會有詔四方勤王之師還本道。綱遂留昇、潭兵於泗。而獨與數百人詣南都。詔中使王嗣昌趣綱入覲。綱至穀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持劾副遺綱。封以御史臺印。上聞綱且至。命徽猷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董耘往勞。又命執政燕綱於金果園。綱力辭。上趣召入見於內殿。綱涕泣。上亦感動。綱辭新命。且言臣愚惷。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而反可以爲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曲留聖慮。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嘗欲言於淵聖。使遠人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決。卿其勿辭。綱頓首謝。詔幹辦御藥院邵成章宣押赴都堂視事。中興姓氏錄云。淵聖卽位。內侍用事者多貶罷。超擢成章知入內內侍省事。案李綱自紀。成章乃御藥幹辦。今從之。時日已夕。上命黃潛善等留省中以俟之。綱復固辭。猶未受命也。侍御史王賓言。責受祕書少監王襄、趙野罪大謫輕。移襄永州。野邵州。並安置。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徐秉哲假資政殿學士。領開封尹。充大金通問

使。王時雍既貶。上釋秉哲之罪。使諭敵求和。秉哲不受。　奉國軍節度使王宗濋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邵州安置。坐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也。　言者請減州縣及五司官以省費。而中書侍郎黃潛善乞差官討論。乃以起居郎滕康、舍人汪藻並兼檢討官。　詔太傅張邦昌特給節度使俸。　龍圖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宗澤自衛南分兵屯河上。以數百騎赴南都。是日入對。澤首上三事。其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爲賞罰。其二。論人主職在任相。願於稠人廣衆中。不以親疏。不以遠近。虛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而毋使小人參之。其三。論諫官人主耳目。臣下有懷姦藏慝。嫉賢蔽善者。當使耳目之官。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上納其言。將留澤。而黃潛善、汪伯彥惡之。乃令之襄陽。澤除襄陽日厤在五月庚戌。汪伯彥中興日厤在五月壬辰。澤遺事在六月癸亥。三書俱不同。意者澤先已外除。至南都始受命耳。今從日厤。略爲刪潤。令不牴牾。

庚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留身上十議。且言陛下度其可施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今日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竊恐國論猶以和議爲然。蓋以二聖播遷。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臣竊以爲不然。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太公爲羽所得。置之機上者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力。羽卒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公之術也。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惑中國。至於破都城。墮宗社。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而後已。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建藩

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深入。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橫。而二聖有可還之理矣。且金人於國家。雖奉藩稱臣。竭天下以予之。亦未爲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故今日法句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詞厚賂則不可。臣謂止當歲時遣使奉問二聖。至於金國。我不加兵。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以大舉。六月丁卯。下詔守兩河。己卯。置帥府要郡及水軍。丙戌。教車戰。招軍買馬。乙亥。遣傅雱奉表兩宮。二曰。議巡幸。大略謂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粮糧。以備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於太弱。二則不置定都。使敵國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議者或欲留應天。或欲幸建康。臣皆以爲非計。夫汴梁、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卽位之始。豈可不一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敕榜。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計無出於此者。六月壬戌施行。三曰。議赦令。大略謂惡逆不當赦。選人不當盡循資格。罪廢之人不當盡復。今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張邦昌僞赦。非是。宜改正以法祖宗。六月壬戌施行。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易姓建邦四十

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用周朝之故事。今方冒處王爵。極其褒崇。秋高馬肥。敵騎縱橫。挾借其勢。陛下將何以制之。願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六月癸亥施行。五曰。議僞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士大夫屈補於僞庭者。不可勝數。宜依唐肅宗六等定罪。以勵士風。六月癸亥。七月辛丑施行。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宜一新紀綱。賞罰必信。六月乙亥施行。七曰。議守。大略謂於沿河及江、淮措置抗禦。以扼敵衝。六月己卯施行。八曰。議政本。大略謂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由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此出。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然則於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官恩倖女寵。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恥。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九曰。議責成。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十曰。議修德。大略謂初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之德。以副天下之望。上與黃潛善等謀之。翌日出其章付中書。惟僭逆僞命二章不下。案綱建炎進退志載上語有云。執政中有與卿論不同者。俟款曲商量。蓋指潛善等也。皇叔祖靖康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仲湜爲開府儀同三司。封嗣濮王。仲湜、楚榮王宗輔子也。安懿王孫百二十有六人。至此紹封者五人。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還屯雲中。

辛酉。名潛邸爲升陽宮。詔新除郎官未經上殿者並引對。資政殿學士領開封府尹徐秉哲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梅州安置。坐使金辭行也。

壬戌。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事。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上命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祗備車駕。還闕款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藝祖登極之初。嘗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改。乃命選人惟在職者循資。左降官等第敘復。執政退。綱留身奏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賜施行。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論不同者。少遲議之。綱曰。邦昌僭逆明白。若都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括金帛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疾之。德之恕之者私也。憤疾之者公也。執政中有論不同者。臣請與之廷辨。上乃遣小黃門召黃

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猶力辯之。綱詰難再三。乃言在遠不若在近。好問亦曰。唐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綱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況其已僭逆。豈可留之在朝廷。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措置。綱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乃出綱奏。詔置檢鼓院於行宮便門之外。差官權攝。李綱言曰。今日急務在通下情。乃置院以達四方章奏。綱又請置看詳官二員。臣民封事。簽擬可行者。將上取旨從之。詔察官職守。自今依官制施行。延康殿學士大名尹張慤試戶部尚書。御史中丞顏岐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岐以嘗論李綱。上疏待罪。執政欲令依舊供職。上不許。乃有是命。熊克小厤。岐除待制奉祠。在八月壬戌。蓋實甚誤。於是右諫議大夫范宗尹亦求去。詔以宗尹爲徽猷閣待制。知舒州。日厤。宗尹六月庚午落職。未知何日罷諫官。今因顏岐除日附見。俟攷。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錢伯言爲開封尹。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呂頤浩爲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伯言、勰子。勰、吳越王倧曾孫。元祐翰林學士。頤浩、樂陵人。宣和末。爲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金人內侵。郭藥師執之以降。已而得歸。至是復用。熊克小厤云。頤浩、歷城人。而董萃撰行狀乃云樂陵人。今

從行狀。祕閣修撰知鼎州唐懿知荆南府。初。應天尹闕。大臣薦通議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李偃才可用。詔召入。偃、徽之孫。徽之、迪子。仕至正議大夫。以媚蔡京累遷龍圖閣直學士。靖康中斥去。偃慙懼。復請奉祠。會知廣州孫竢還朝。甫至行在。乃以爲應天尹。偃除尹日厤不見。此以附傳附入。案應天初除何志同。後用孫竢。其命偃必李綱未至闕時。則在竢受命之前也。當攷。詔宗室銜位不書姓名。官司毋得受。自熙寧以來。宗室外官單銜奏事。並不著姓。其後更革不常。至是延康殿學士趙子崧知鎮江府。以表謝上。中書侍郎黃潛善援近旨劾之。乃申明行下。趙子崧中外遺事云。宣和三年。子崧賜對。上疑宗子出仕者皆著姓。子崧對以熙寧法如此。與異姓共事須著姓以別之。若辭見謝。及獨銜奏事。自不著姓。上曰。終是相疏。卿可討論奏來。五年。余從兄正之召對。上又及此。遂批出宗室內外並不著姓。朝廷不復攷故事。詔出。識者大駭。而有司不以官職高下。皆名別之。七年夏。子崧出守淮寧。辭日。爲上極言之云。此雖小事。所繫甚大。周曰姬氏。漢曰劉氏。唐曰李氏。今無故忘國姓。不祥。上悟。敕中書討論。遂復用熙寧法。建炎元年。今上皇帝中興。子崧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上謝表。黃潛善在中書。乃令進奏官退回。爲不合不著姓。因欲見沮而不攷著令也。至今雖大宗正司宗室。亦稱皇叔皇兄具官。仍著姓。矯枉過正。誤矣。案元符詔。宣和五年六月乙未御筆。內外宗室並不稱姓。七八月戊午御筆。宗室外官除見辭榜子外。餘依熙寧法著姓。此卽子崧所請也。今乃云潛善見沮而不攷著令。誤矣。

癸亥。中書侍郎黃潛善爲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太傅同安郡王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僭逆劄子。黃潛善猶左右之。退奉御筆。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

脅可特與免貸於是潭州安置所過巡尉伴送仍令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次議僞命臣僚綱言責受安化軍節度副使王時雍等四人與金人傳導指意議廢趙氏迫道君以下出郊又授僞命爲執政此四人實爲罪首上顧呂好問好問曰誠有之時徐秉哲已先竄於是移時雍高州責龍圖閣學士吳幵永州述古殿直學士莫儔於全州並安置時在圍城中者綱皆欲深罪之好問曰王業艱難正納汙含垢之時遽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不納熊克小厤云時在圍城中者綱欲概以叛逆罪之呂好問曰責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逆彼豈無辭乎綱意不厭乃遣其客普隆胡珵要說好問區別圍城人爲三等以差行戮且曰必如是方可表公之忠節好問謂珵曰某與君俱處城中衆以爲可罪者才十餘人耳餘人本末吾輩所未悉寧可以叛逆加之耶綱由是不樂呂本中雜說曰金人再犯京師謝克家耿南仲黨人往往在圍城中皆前日力攻李綱者綱既相復以圍城中事中傷之以邦昌僭號叛逆凡在圍城中皆次第定罪呂好問謂綱曰圍城中固可罪若但責以不能死節彼無所逃罪矣然其間尚有曲折若專以叛逆罪之則彼必有辭矣卻恐反爲害綱由是不悅卽使言者呂好問上深以爲非然好問亦不敢留綱亦旋罷去由是觀之耿南仲、李綱之黨苟以罪更相加誣於國事所害甚大皆不能無罪也案綱斥逐僞黨乃國法之所當然本中以綱與其父異論而排之今不取　何俌龜鑑曰公之十議一施而議僭叛議受僞命二章獨留中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爲臣之罪莫甚於僭叛莫甚於從僞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萬世之事君者上之所以未遽行以祖宗不忍輕用刑誅不忍於殺大臣故也夫祖宗之所以不忍者豈不忍於此輩哉君不忍於其臣臣反忍於其君邦昌忍於異姓忍於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於覆國忍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皆無所不忍傳曰人將忍君嗚呼此輩非忍君者乎管、蔡至親周公忍而誅辟之不以議親之法而減也若使覆宗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棄主事僞而無刑彼盡忠節者何辜焉呂中中興大事記曰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

朝廷者正謂此也。然綱之議雖行。而綱之謗愈多矣。綱去之後。朱勝非以敵犯維揚。而欲立邦昌後。蓋勝非、邦昌女壻也。未一二年間。僞命之臣。亦驟然擢用而爲宰相臺諫者矣。可勝嘆哉。

綱以給事中李擢、徽猷閣待制知秀州孫覿爲邦昌權直學士院。軍器監王紹草勸進表。祕書省著作郎顏博文草赦文。資政殿學士新知潼川府馮澥在僞庭守左丞。舊職。延康殿學士新知洪州李回權右丞。於是遂責擢郴州。覿歸州。博文灃州。並安置。紹除名。容州編管。澥落職。回落致仕。奉祠。日麻邦昌以下行遣。並在六月四日壬戌。案李綱行狀。六月一日。進對內殿。翌日上下議。翌日降出國是。等五劄子。次日與黃潛善等廷辨。上曰。來日將上取旨。翌日進呈。邦昌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僞命劄子。得旨。皆散官安置。以次第攷之。則其行遣在初五日癸亥也。日麻並繫壬戌。熊克小麻載僞命臣僚貶謫在壬戌。邦昌安置在癸亥。皆誤。

新除翰林學士謝克家。既以祖諱辭。上命權不繫三字。克家以非舊典。不拜。李綱亦惡之。乃以爲述古殿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尋又坐圍城中避事。降龍圖閣待制。勒停人。俞向復朝請郎。充祕閣修撰。知河南府。兼西都道都總管。代姚古也。向、宣和末累更事任。靖康初斥去。至是復用之。江東轉運判官李彌遜爲直祕閣。淮南轉運副使。以彌遜自言與經制使翁彥國連姻引嫌也。故徽猷閣待制知懷州霍安國以死節顯著。贈延康殿學士。李綱言。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崇尙名節。故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諸路詢訪。優加贈卹。始上知若水之忠。首賜詔書褒贈。至是綱有請。遂自安國及劉韐已下。次第褒錄之。

初。賊祝靖寇荊南。安撫使鄧雍遁去。賊乘勢欲渡江。知公安縣宣教郎程千秋率邑人及廣西、湖南勤王

兵之在邑者禦之。遣人夜渡江。煤舟毀柵。殺賊甚衆。遂不敢犯。李棧忠繼至千秋。沿江設備。唐慤自鼎州調本路刀弩手助之。賊乃去。時通判鄂州趙令裨部官兵戍武昌縣。賊閻瑾犯黃州。其徒縱掠。既去。令裨即渡江存撫。黃人德之。自金再圍城。京西、湖北諸州悉爲賊侵犯。隨州陸德先、復州趙縱之、郢州舒舜舉與荆南、德安皆失守。獨知汝州徽猷閣待制趙子櫟、知襄陽府直徽猷閣黃叔敖、知蔡州直祕閣閻孝忠、知漢陽軍朝議大夫李彥卿能守境捍賊。至是李綱言於上。奪雍龍圖閣直學士罷德先等三人。仍奪其職。遷子櫟寶文閣直學士。叔敖祕閣修撰。孝忠進一官。彥卿直祕閣。千秋進二官。通判荆南府。而擢令裨直龍圖閣。知黃州。更名令崴。亦征切。雍、洵武子。令崴、燕懿王元孫嘉孝穆公世峴子。子櫟、燕懿王後馮翊侯令甲子。燕王生臨汝侯惟和。惟和生東陽侯從諱。從諱生汧陽侯世遠。世遠生令甲。孝忠、開封人。汪藻作閻氏信效力序云。穎昌閻孝忠。而孝忠自作錢氏方序云。大梁閻某。今從之。時叔敖已失守。而綱蓋未知也。熊克小厤云。叔敖陞祕閣修撰。既而襄陽不守。叔敖奪落職。降充監當。案襄陽不守在五月丙辰日。厤乃書於六月戊辰。與趙甡之遺史不合。當考。執政退。綱留身奏事。上曰。卿昨日內殿爭邦昌事。內侍皆涕泣。卿今可受命矣。綱因論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高、光、唐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戡定禍難。身致太平。因請以所編三君行事紀要錄以進。上可之。

甲子。手詔犒設行在將士。撫循百姓。蠲賦役。改弊法。招羣盜。案贓吏。又詔。靖康間敢言之士。或致竄逐。宜

悉召還。凡七事。始李綱爲上言。靖康開雖號開言路。然議論鯁峭者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上深以爲然。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綱以覃恩遷正奉大夫。日厤。綱覃恩轉官在五日癸亥。而綱行狀云。六月六日告庭。是日內殿奏料理兩河事。行狀所云。必得其的。今從之。仍兼御營使。時河東北所失纔十餘郡。餘皆爲朝廷固守。綱奏。河東惟失太原、忻、代、澤、潞、汾、晉七郡。河北失眞定、懷、衛、濬四郡。案去冬瑪尼哈巳破威勝軍及絳州。今春石州繼陷。不但十一州也。或者此時綱猶未盡知耳。今第云十餘郡。當攷。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賢材。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俟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中尤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失眞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七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士豪爲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慰撫之。臣恐久之食盡。援兵不至。卽爲金人用矣。謂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爲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方鎭。俾自爲守。則無北顧之憂矣。上曰。誰可任此者。綱請詢訪其人以奏。上許之。呂中大事記曰。嗚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眞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讎恥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復帝姬爲公主。於是賢德懿行大長帝姬封秦魯國。淑愼長帝姬封吳國。二主皆用上登極改命。熊克小厤。復帝姬爲公主在八月壬寅。案八月乃石端禮爲靖懿帝姬請復封。非事始也。通奉大夫知

舒州傅墨卿守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知潭州郭三益試刑部尚書。墨卿、山陰人。先是其家過江寧。遭周德之亂。閤門俱死。由是辭不就職。　朝奉大夫周武仲試尚書吏部侍郎。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楙試禮部侍郎。徽猷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董耘試兵部侍郎。武仲、浦城人。宣和末。爲御史中丞。坐論童貫事。責黃州安置。至是復用。時右正言鄧肅新進。不知前朝事。上疏論武仲爲中司。觀望王黼。曾無一言。且當建伐燕之謀。乞誅殛以謝天下。上察其非實。不聽。　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胡安國、朝奉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並試給事中。朝散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劉珏試中書舍人。景衡、瑞安人。珏長興人也。靖康末。三人俱在後省。坐黨附李綱斥去。至是並用之。他日。諫官潘良貴入對。上諭曰。朕今不用文華之士。已令召許景衡於海濱矣。景衡、珏聞命。冒暑赴朝。安國辭不至。景衡附傳云。上卽位之八日。以給事中召。而日厤附此。後省題名亦在六月。不知附傳何以不同。當攷。　尚書右司員外郎吳巖夫守光祿卿。集英殿修撰新知亳州翁彥深守太常少卿。朝奉郎李光守祕書少監。巖夫、執中子。執中。崧溪人。大觀御史中丞。彥深。彥國弟。光、上虞人。靖康中爲侍御史。以論事去。　朝奉大夫辛炳守尚書右司郎中。炳、侯官人也。　太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許翰復延康殿學士。赴行在。日厤作復端明殿學士。蓋誤。翰、襄邑人。靖康中同知樞密院事。　朝奉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曾開復顯謨閣待制。知潭

州開、楙弟也。始張邦昌既廢。京城都巡檢使范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是日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於武臣卒伍。理當闊略。惟王宗濋首引衞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自宗濋外。一切不問。以責後効。此據李綱建炎進退志參修

乙丑。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馬忠爲河北經制使。措置節制民兵。召責授鳳州團練使張所、直祕閣通判河陽府傅亮赴行在。初李綱既建經撫兩河之議。欲薦用所。然以其嘗言黃潛善之故。頗難之。一日過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抵罪。不得已拔拭用之。如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若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公能先國事後私怨。爲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許諾。上悅。乃召用焉。熊克小厤云。所、靖康末嘗至河北募兵。誤也。所但奏遣呂綱中募兵而遙爲提領。詳見七月丙辰註。保大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責朝議大夫李回爲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袁州居住。以言者論防河逃棄。且受僞命也。

詔自今以絹定罪。並以二千爲準。舊制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爲一匹。至是大理正權尚書刑部郎中朱端有言所在絹直高。乃有是命。詔道州編管人張思正令赴王淵所使喚。候立功日取旨。以擒捕郭京之勞也。

丙寅。新除太常少卿季質主管亳州明道宮。承議郎陳公輔爲尚書吏部員外郎。朝奉大夫程瑀行司勳員外郎。朝散郎余應求爲考功員外郎。公輔、臨海人。瑀、鄱陽人。應求、德興人。靖康中。三人爲言事官。坐

黨附李綱責監川、陝諸商稅。至是並召。

丁卯。手詔河東、北郡縣。諭令堅守。詔略曰。河東、河北。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宗社。而金人日橫。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劫鑾輿以北。則兩河之地。又何割哉。方命帥遣師。以爲聲援。應州縣守臣。能竭力保有一方。及能力戰破敵者。當授以節鉞。應移用賦稅。辟置將吏。並從便宜。其守臣皆遷官進職。次第錄之。　命諸路詢訪死節者以聞。　詔朝請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晁說之赴行在。說之，宗慤元孫。宗慤、清豐人。康定中參知政事。元符末。坐上書入黨籍。靖康初起復。既老。用爲中書舍人。又斥去。至是召還。尋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讀。用李綱薦也。說之除職未見月日。今召命附見。黃犖新編經筵所題名。說之兼侍讀在今年七月。　尚書祠部員外郎喻汝礪爲四川撫諭官。初。汝礪自京師入見。上復命爲郎。汝礪因對論遷都利害。以爲敵可辟。都不可遷。汴都者。天下之根本也。若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州之地以資於敵矣。夫以諸葛之奇才。而不能軋曹操。李克用之驍勇。而不能抗朱溫。何哉。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晉陽。特竭然一方之伯者耳。安足以當中原之強大乎。臣謂中原決不可舍。以爲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蹈金人之計。既對。上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大奇之。汝礪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撫諭官。且令督輸四川漕計羨緡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人決渡河。陛下宜急爲之防。毋以晏安之故。而成此酖毒。上嘉納之。日厤於此

日併書汝礪、江端友、黃次山、寇防爲諸路撫諭。而八月乙酉又書之。案端友七月辛卯方除兵部員外郎。趣赴行在。日厤誤也。蓋此時但遣汝礪。其後繼遣三人耳。譚篆作汝礪年譜云。被旨以禮部郎中爲四川宣諭使。此亦不然。建炎四年十一月八日宣撫處置使張浚劄子。臣據前祠部員外郎喻汝礪狀云云。可見初未嘗遷禮部郎中也。實錄附傳亦云爲宣諭使。蓋史堪撰墓誌。因年譜所云。而史臣又不詳攷耳。今並不取年譜又云。上聞公名。亟欲大用之。而耿氏父子居柄用之地。且素忌公者。乃爲所沮。案建炎之初。耿氏父子已閑廢。其說謬妄。

戊辰。龍圖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宗澤知青州。澤聞黃潛善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東之北。案北盟會編作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敵弗共戴天。弗與俱生。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膽播赦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爲偏霸耳。爲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上壯之。以澤知青州。召延康殿學士知青州曾孝序赴行在。初。澤至南都。見李綱。與之語國事。澤慷慨流涕。時開封尹缺。綱爲上言。綏集舊都。非澤不可。上曰。澤在磁。每下令。一聽於崔府君。綱曰。古人亦有用權術。假於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火牛之類是也。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固。不得人以撫之。非獨外憂。且有內變。上乃許之。徙澤知開封府。日厤。澤除京尹在七月庚子。而澤遺事云。六月乙亥公至開封。日厤恐誤也。況澤除留守。日厤亦係之六月乙酉。則京尹之除無由反在其後。今從澤遺事。既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孝序。上許之。孝序召及再留。日厤全不書。今據本傳附見。何俌龜鑑曰。自綱之入爲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內修外攘爲己任。抗中數書。中

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院以通下情。置賞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弊。以寬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劃東南官田。而募民給佃。倣保甲弓箭手。而官爲教閱。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燮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宗澤乞回鑾疏曰。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以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應順天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無能。然久識開封染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無檢者。臣既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瀝誠感之。不浹旬間。彼惡少輩咸知格心。爍謀。斂迹遁去。其閭巷間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無敢肆橫。以是人人鼓舞。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惠。拳拳慕戀。不啻嬰孺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敵其所愾。臣每聞王畿內外。日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我祖宗慶祐、熙豐時。臣觀人心念念徯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繫戀之誠。取進止。

己巳。祕閣修撰新知河南府俞向改知陝州。以祕閣修撰西道副總管孫昭遠代之。初。朝廷聞昭遠在陝西。就除知陝州。既而令將所募西兵赴行在。內鄉賊尙虎有衆萬餘。昭遠與遇。破之。至南都。入見。泣謝奉使亡狀。卽以爲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悉以昭遠所募西兵三千人付御營前軍統制官張俊。案原

本作張浚。宋史。建炎元年。置御營司張浚爲前軍統制。今從之。詔遠獨與蜀兵數百之河南。昭遠五月丙午出知陝州。六月癸亥依舊西道副總管。今奉連書之。其除西京日厤不載。因俞向改除附此。金紫光祿大夫王革復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程唐復寶文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李倫復顯謨閣待制。中奉大夫王鼎復集英殿修撰。唐、之邵子也。之邵、眉山人。故寶文閣待制。奴事童貫以進。參其謀議。鼎、革子。用宦者薦。父子迭爲京尹。殺戮無辜。不可勝計。倫、迪孫。迪、郵城人。天禧中宰相。舊出朱勔之門。累典方面。靖康初。皆坐斥去。至是用赦復職。而權中書舍人汪藻不書錄。黃乃復革龍圖閣待制。唐寶文閣待制。倫祕閣修撰。鼎直龍圖閣。責授成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李擢改軍器少監。分司西京。筠州居住。以擢靖康末已經降謫故也。此似因論宋齊愈故爲李綱所攻。拭。當攷。

庚午。降充龍圖閣待制知台州謝克家、徽猷閣待制知舒州范宗尹坐嘗事僞庭。並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尚書右司員外郎蘇遲直祕閣知高郵軍。既而遲至高郵。守臣趙士瑗以發運司舉酒。遮境不受代。詔貶士瑗二秩。令依舊在任。徙遲知婺州。權中書舍人汪藻言。今以士瑗爲非。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可使之在任。以士瑗爲是。則借酒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可使之降官。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

閒。可賞可罰。臣竊惑之。願斥去士瑗。以爲後來鄙夫之戒。不從。日麻書蘇遲與東南郡檢正左右司題名。元年六月。蘇遲知婺州並不見士瑗再任事。今以汪藻奏議增入。蓋題名多疏略耳。

監察御史吳給守尚書左司員外郎。以論事忤黃潛善也。修職郎李雱、迪功郎胡珵並爲祕書省正字。珵已見正月癸卯。朝奉大夫郭永提點河北東路刑獄公事。永、元城人也。詔親征行營副使司河東宣撫使司官屬見責降人朝奉郎方元若、奉議郎裴廩、直祕閣沈琯、朝奉大夫韓瓘、劉正彥、奉議郎張燾、承務郎鄒柄、宣教郎何麒、從事郎何大奎、劉默、張牧等十七人。並與差遣。元若、桐廬人。嘗爲祕書少監。廩嘗爲鴻臚少卿。正彥、法子。法、正和閒爲熙河經略使。死事。燾、根子。根、德興人。仕至直龍圖閣。大奎、無錫人。與燾皆嘗爲祕書省正字。柄、浩子。浩、晉陵人。建炎史吏部侍郎。嘗爲樞密院編修官。麒、青城人也。李綱之謫江寧也。元若等皆坐累貶降。至是悉復之。

辛未。以賢妃潘氏生皇子。赦天下。藉諸路神霄宮財。穀付轉運司充省計。拘天下職田錢。隸提刑司。士民封事可採者。令看詳官由尚書省取旨。旌擢黨籍及尚書人盡還。合得恩數。命諸郡各舉才謀勇略可仗者三人。赴御營司量才錄用。始李綱爲上言。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觖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至於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勞矣。況疾病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復有急。何以使人。願

因今赦。併示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於二者特詳。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充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時長安謀帥。初命張深、范致虛。皆不果。遣會直祕閣劉岑自河東使還行在。上問可守關東者。岑薦重可用。又薦朝請大夫提舉陝西常平公事鄭驤除直祕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通判京兆府曾謂爲陝西轉運判官。驤、玉山人。謂、公亮從孫也。公亮、晉江人。嘉祐中宰相。謂除陝漕。日厤不見。汪藻集有制詞。今以岑所撰唐仲墓誌增入。時軍興之後。軍府壁立。重乃告乏於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藉其資。修城池。備供張。且率長安父老子弟。請上駐蹕漢中。治兵關中。驤亦疏言。長安四塞。天府之國。項羽棄之。高祖、李密棄之。太宗、成敗灼然。願早爲駐蹕之計。

壬申。李綱請降見錢鈔三百萬緡賜兩河市軍。需因遣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且命起京東夏稅絹於北京。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以待支取。於是人情翕然。蠟書日至。應募者甚衆。是日。頒軍制二十一條。凡師行鹵掠若違節制者死。臨陣先奔者族。敗軍者誅。全隊一軍危急而他軍不救者刑主將。餘如將法從事。

癸酉。中大夫新知潼川府馮澥提舉玉局觀。

乙亥。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請兩河、京東、西增置射士。縣五百人。悉募士人有產籍者。置武尉以掌之。縣令領其事。凡四縣置二將。射士挽弓至二石五斗以上。及教頭滿七年無過者。皆補官。江浙、淮南諸路大縣增二百人。小縣百人。從之。尋用知光州任詩言。每半歲令通判詣縣按閱。十一月戊戌。未幾。復增於閩廣、荆

湖等路。十一月辛亥增福建十二月乙酉增二廣二年五月庚戌增湖南北。且令提刑按察。二年八月癸亥。應募者免其身丁。二年十一月乙卯。時諸路盜賊多。故伯彥有此請。二年五月庚戌可攷。初宗室敦武郎叔向在京城置救駕義兵所以募士。至是其軍中統制官於渙詣南京告叔向謀爲變。命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光世捕誅之。是日。宗澤至東京。自金兵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恟懼。時金人留屯河上。距京師無二百里。金鼓之聲。日夕相聞。澤至京。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日有金使牛太監等八人。以使僞楚爲名。直至京師。澤曰。此覘我也。卽白留守范訥械繫之。且以聞於朝。

丁丑。奉議郎張閏守監察御史。

戊寅。同樞密院事汪伯彥進知院事。時新除戶部尚書張慤甫至行在。首論人主當判忠邪。忠邪判則治亂分。上嘉納。於是上批伯彥進知院事。慤同知院事。李綱言。慤以曉財利勤幹稱。爲判曹事。乃其任也。今除用太峻。未副人望。兼戶部財利賴其措置。乞稍緩之。俟措置有緒。用之未晚。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知。至於執政。臣當與聞。敢以爲請。上乃寢慤除命。伯彥知樞密院事。日厤於此日及七月壬寅兩書之。拜罷錄在六月。蓋日厤多誤。宣議郎傅雱特遷宣教郎。充大金通問使。初。黃潛善等既奏遣太常少卿周望往河北軍前通問。而河東獨未有人。李綱爲上言。今日之事。內修外攘。使國勢日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

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時雱猶在行在。綱召至都堂與語。即奏用之。雱稟指。潛善曰。今通問之初。敵情未可測。軍前事宜難以預料。朝廷任人不任事。姑往可也。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雱以行。因獻二帝衣各一襲。且致書左副元帥宗維諭意。仍遺宗維錦十匹。玳瑁器三事。雱遂與其副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偕行。

己卯。詔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三省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以授功狀。三日不行者必罰。行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仍以御史一員領其事。則右正言鄧肅請也。三年六月甲寅罷。宰臣李綱請以河北之地。建爲藩鎭。朝廷量以兵力授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以備控扼。沿河帥府十一。京東東路治青、徐。西路治鄆、宋。京西北路治許、洛。南路治襄、鄧。永興軍路治京兆。河北東路治魏、滄。沿淮帥府二。治揚、廬。日厤云淮西帥治壽春。今從綱奏議。沿江帥府六。治荆南、江寧府、潭、洪、杭、越州。大率自川、陝、廣南外。總分爲九路。日厤云綱此數沿河置京畿、大名、開德府、橫海軍、京東東、西、京西南、北、陝西。凡九路。與建炎進退志不同。當攷。每路文臣爲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總一路兵政。許便宜行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鈐轄。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都監。許參軍事。皆以武臣爲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措置辦集。以授副總管。若帥臣自行。則漕臣一員。隨軍一員。酉攝帥事。憲臣文武各一員。彈壓本路盜賊。沿河帥府八軍。要郡六軍。次要郡三軍。非要郡二軍。沿淮帥府五軍。要郡

三軍。次要郡二軍。非要郡一軍。沿江帥府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一軍。非要郡半軍。軍二千五百人。自帥府外。要郡三十九。河北開德府、棣博州、京東襲慶府、登萊密州、西路濟南、興仁府、濮州、京西河陽、潁昌、淮寧府、蔡汝州、南路唐、鄧州、永興路陝、商虢、華州、淮東宿、楚州、淮西壽春府、亳州、江東宣、江州、江西虔、袁州、湖北德安府、鼎、鄂州、湖南衡、浙西鎮、江、平江府、湖、常州、浙東婺、明州。次要郡三十八。濱、沂、淄、濰、濟、金、均、房、同、耀、泗、眞、海、和、舒、蘄、濠、黃、光、饒、信、太平、吉、撫、筠、永、道、澧、岳、復、秀、溫、處、台、衢州、永靜軍。案註止三十六處。恐有脫誤。總爲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預。又別置水軍。帥府兩軍。要郡一將。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昔太祖皇帝監唐末、五代方鎮強王室弱之弊。故削鎮兵以尊京師。既太上皇帝親見靖康以來羣盜充斥。郡邑無備。故屯兵諸郡。且責提點刑獄。以警備盜賊。扶偏救弊。各適其宜。邇者主上復詔樞密院及郡國。銓選官兵。訓練禁衛。武備既飭。姦宄自消。誠得太上皇之深意矣。綱又請出度牒鹽鈔。及募民出財。使帥府常有三年之積。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疏奏。悉從之。先遣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往江淮造舟。餘路委憲臣措置。檢校少傅寧武軍節度使京城留守范訥落節鉞。淄州居住。右正言鄧肅論訥去年出師兩河。望風先遁。遂奔南京。擁衆自護。今在東京揭榜。有曰。今日汴京。已爲邊面。且兩河之地。陛下未嘗棄之。民效死者幾於百萬。日有捷報。而訥乃自呼邊面。且率百姓而去。訥家有房緡。盡鬻之以市兼金。而爲去計。遂使居民皇皇。不能安席。況訥嘗謂過客曰。留守之說有四。戰、守、降、走而已。今戰則無卒。守則無糧。不降則走矣。此語大播。羣臣皆知。不止於風傳而已。漢得人傑。乃守關中。豈奔軍之將可與比乎。疏入。遂有是命。熊克小厤云。李綱素與訥不協。故肅論之。案訥爲大將。擁重兵不勤王。高宗嘗謂之庸人。且言其不知兵。非因其與綱不協而被論也。克載訥罷在庚辰。今從日厤。從事郎秦梓充樞密院編

修官梓、檜兄也。政和中。傅墨卿使高麗。梓以傔從。及還。用梁師成薦徑赴御試。遂除學官。已而廢斥。至是以檜故用之。徽猷閣學士知淮寧府李彌大澤二官。時軍卒杜用叛於淮寧。彌大視事未久。城垂破。上薄其罪。乃削秩焉。彌大、彌遜兄也。是日。金右副元帥許王宗傑卒於燕山之涼澱。先是左副元帥宗維自河東還雲中。而宗傑自河北還燕山。聞上卽位睢陽。張邦昌入覲。遂會山後草地避暑議事。會宗傑擊毬冒暑。以水沃胸背。得寒疾死。後謚曰神武。於是金主晟遣使諭宗維。止南下之兵。宗維不聽。蓋宗維專權。晟不能令。至於命相。亦取決焉。晟守虛位而已。此以張匯節要、洪皓松漠記聞等書參修。趙子砥燕雲錄云。丁未七月二日。太子往御寨。離燕山七百里。到京澱。病傷寒亡沒。其屍載來燕山。八月初。歸本國。與此不同。未有他書可攷證。姑依匯所記附此。幹剌布謚號。匯所記及他書皆無之。案紹興講和錄有金人割河南地詔云。太宗皇帝順上天之心。薄伐。命神武之師。直抵汴水。請命哀鳴。願割三府。再伸前好。以事攷之。太宗、烏奇邁也。神武、幹剌布也。又二楊上達賫烏珠書有云。徽宗圍汴都。國相攻河東。又云。元帥在天會之初。已得輔翼太宗、徽宗滅遼宋。奄有天下。以事攷幹剌布、國相尼瑪哈也。蓋幹剌布、旻嫡子。故追謚云。

初。上皇之至燕也。淵聖尙留雲中。宗傑聞上中興。議歸上皇以講好。宗維未之許。此以張匯節要修入。傅雱通問錄云。雱懇館伴李侗祈二帝事云。二太子在時。卻曾有此商議。候貴朝有懇請時。欲發太上回鑾。今二太子不在。亦無此段說話。雱又問不知曾聞有今聖在外無恙否。無緣知之。所以商議。欲發太上皇帝回鑾也。二書所記。蓋合。今從之。會其死。事遂中輟。

庚辰。詔以二聖未還。郡縣官毋得用樂。

辛巳。詔沿大河置巡察六使。自白馬、濬、滑抵滄州。分地分以爲斥堠。宰臣李綱言。國家禦戎。皆在邊郡。

今金人乃擾吾心腹。請命諸路州軍。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乃命城池應修者。降度牒興之。又令淮、浙、荆、湖六路。以常平錢造衲衣二十萬。及市竹槍箭簳弩椿輸行在。綱常因從容及靖康閒事。上問靖康初能守京城。金人再來。遂不克守。何也。綱曰。金人初來。未知中國虛實。雖渡河。而尼瑪哈兵失期不至。及再來。則兩路並進。初時勤王之師。數日皆集。再來圍城。始召天下兵。遂不及事。初時金人寨於西北隅。而行營司兵屯城外要地。四方音問不絕。再來。朝廷自決水浸西北隅。而東南無兵。敵反據之。故外兵不得進。又淵聖初卽位。將士用命。其後賞刑失當。人稍解體。金人初來。城中措置有序。其後無任責者。敵至。造橋渡濠。恬不加恤。敵遂登城。此前後所以異也。

壬午。戶部尚書張慤同知樞密院事。時黃潛善等力薦慤。故上卒用之。李綱言。臣前願少緩慤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力措置版漕事。今陛下已用慤。乞且以版漕事委之。乃命慤兼提舉措置戶部財用。時新除給事中許景衡且至。上欲用景衡爲中丞。而以侍御史王賓爲諫議大夫。綱奏曰。陛下用景衡爲中丞。誠得人。然故中丞無外除者。王賓遷則臺中無長官。請俟景衡至而並命。上許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王綯試給事中。綯、河南人。嘗爲上宮僚。　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邢煥遷徽猷閣待制。　觀文殿大學士大名尹徐處仁薨。

癸未。樞密院編修官張浚守尚書虞部員外郎。將作監丞翁珽守考功員外郎。珽、彥國兄子也。

甲申。詔尚書戶部右曹所掌坊場免役等法及所轄庫務並併歸左曹。以尚書總領。　太學生李廷彥特

補迪功郎。以在濟州言利害故也。此據紹興四年八月三日廷彥乞差遣狀修入狀云六月二十六日補官故繫於此日。於是太學錄楊愿以元帥府結局恩。補修職郎。太學進士陳汴補迪功郎。此亦以楊愿、陳忭自陳狀修入。忭狀云六月日。以兵馬大元帥府准備差使補官。原狀無月日。今因廷彥附見。當並在此時也。

乙酉。詔監司州縣職田並罷。令提刑司具數申尚書省。戶部侍郎黃潛厚言。南軍左藏庫見在錢物不多。乞應東南上供綱運。令行在戶部相度。隨宜分撥南京或東京下卸。從之。日厤戶部尚書黃潛厚奏云。案潛厚今年八月方除尚書。或者非此時所奏。史必有一誤。今姑附此俟攷。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宗澤爲延康殿學士開封尹東京留守。澤遺事云。八月壬戌。兼副留守。會范訥罷。乃除留守。案訥六月己卯罷。不應後四十餘日始爲置副。遺事恐誤。但日厤既於此日書澤除留守。而八月乙丑又書之。疑是此日降旨。八月乃出告耳。日厤如此者甚衆。今不盡辨也。顯謨閣待制知滄州杜充爲寶文閣直學士大名尹北京留守。澤首抗疏請上還京。繼聞有金陵之議。復上疏曰。今將士商旅。與士大夫懷忠義者。皆願陛下歸京師。臣前在臨濮寨中。實憂羣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金陵、維揚。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所以乞暫駐蹕南都。以察人心。而觀天意。臣料今臣僚中唱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敵人爲地。願陛下早降敕命。歸謁宗廟。垂拱九重。毋一向聽邦昌輩與敵爲地之語。幸甚。熊克小厤云。宗澤爲京城留守時。郭仲荀統禁旅在京城。黃潛善、汪伯彥頗疑澤。因就命仲荀副之。此事林泉野記所書。而不攷其實也。仲荀除副留守。在明年七月乙未。蓋聞澤卒而後除之。詳見本日幷注。

閣門宣贊舍人劉錫知滄州。錫、武仲子也。武仲、成紀人。故瀘州軍節度使。降授朝奉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錢蓋復龍圖閣待制。充陝西總制使。右武大夫、恩州觀察使主管西藩部族趙懷恩特封隴右郡王。初蓋在陝西。嘗建議青唐無毫髮之得。而所費不貲。請求唃氏後而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俾持告賜懷恩。因召五路兵赴行在。懷恩、土蕃董氈從孫安化郡王懷德弟。益麻黨征也。議者以其爲蕃部所推。故復封之耳。日厤、錢蓋復舊職爲陝西經制使。持告賜益麻黨征措置湟鄯事。而不言益麻黨征所除何官。熊克小厤因之。但云仍賜姓名曰趙懷恩。案紹興日厤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趙懷恩繳到錄白付身。元係右武大夫恩州觀察使特封隴右郡王。今掇取附入。蓋懷恩崇寧初已賜姓名。克實誤也。克又云。復蓋元官。除總制使。與日厤所書不同。案蓋先降五官。後用登極赦。特旨敘復。今所謂復舊職者。蓋指待制也。邵伯溫聞見錄云。靖康中。錢蓋請棄湟鄯。朝廷下其事於熙河帥臣。而皆懲符祐棄地之禍。無敢任其責者。乃已。及金人陷陝西六路。兵入熙河。卽求湟鄯舊族。以其地與之。案蓋以靖康元年三月除陝西制置使。其到官當在夏初。而是年十一月。蓋卽將兵入援。則其建此議必在夏秋之間。特朝廷多事未暇行之耳。此云無敢任其責者。未知所據。更俟詳攷。

初。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許高、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許亢總帥防洛口。望風奔潰。坐奪官。流瓊州。吉陽軍。高亢自潁昌以五百騎趨江南。至南康。謀爲變。知軍事李定、通判韓璹以便宜斬之。及是以聞。衆謂擅殺非是。李綱言高亢之棄其師。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取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乎。是當賞。乃命進一官。高亢、祥符人。璹、億曾孫也。億、靈壽人。景祐中參知政事。日厤高亢謫海外在此

日中興會要亦同而欽宗實錄靖康元年十一月丙子已書許高許亢除名勒停送瓊州吉陽軍編管此必有一誤

丙戌李綱面身上三議一曰募兵大略謂熙豐時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崇觀以來闕而不補者幾半今所存無幾何以捍敵爲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河北之人爲金人所擾未有所歸而關陝京東西流而爲盜者不知其幾請乘其不能還業遣使招之合十萬人於要害州軍別營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二曰買馬大略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敵之宜其潰散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非括買不可請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令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騷擾之禁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請命川陝茶鹽司益市馬募商人結攬廣南之馬以給諸軍三曰募民出財賞以官告度牒詔三省以次施行其募兵陝西河北各三萬人委經制招撫司京東西各二萬人委本路提刑司潰卒廂軍皆許改刺　詔京東西河北東路永興軍江淮荆湖等路皆置帥府要郡初李綱欲因帥府以寓方鎮之法黃潛善等言帥府要郡雖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仍命帥府要郡屯兵有差遇朝廷出師則要郡副鈐轄副都監皆以其軍從師既措置兵馬就緒者當優賞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

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卽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案此車制。每四軍萬人爲車三百二十乘。止有射士三百二十人。恐太少。當攷。乃命兩路憲臣總領。中大夫淮南轉運副使李傳正書。近時潰卒聚爲郡盜。驚刼縣鎭。望於諸路無武臣提刑處。權添一員專管捉殺。從之。傳正、壽朋子也。壽朋、彭城人。祖若容。參知政事父淑。輸林學士。

丁亥。責授鳳州團練副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西路招撫使。初。上皇旣北遷。龍德宮器玩。皆爲都監帶御器械王球所竊。球、燕國長公主子也。主、英宗女。適王師約。至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遐方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時綱每罄身奏事。多所規益。內侍石如岡素凶悍。吳敵內禪記云。上皇厚蓄如岡以自衛。當攷。淵聖斥之。上嘗召如岡。綱諫而止。又論開封府封臂買童女。及待遇諸將恩數宜均一。上皆嘉納之。此據李綱建炎進退志修入。此必非一日事。因陳烈附見。日厤所載。不如是之詳也。石如岡、諸書不見所領官職。

詔文臣許養馬一匹。餘官吏士民之有馬者。並赴官委守。令籍爲三等。以常平封樁錢償其直。馬高四尺六尺爲上等。率直百千餘。以是爲差。有田之家。則折其稅。僧道則以度牒取償。限半月籍定。有隱寄者。以違制論。每買及百匹。則守倅令佐遷一官。不及者等第推賞。應諸軍團

練。以五人爲伍。伍有長。五伍爲甲。甲有正。四甲爲隊。五隊爲部。皆有二將。五部爲軍。有正副統率。據此以一千二百五十人爲軍。凡招軍。量增例物。其白身充募者全給。潰兵降盜及他軍改刺者半之。陝西六路仍聽支諸司錢。及截川綱金銀。如有良家子願備弓馬從軍者。依敢勇法月給錢米。應天下官吏寺觀民戶。願以私財助國者。聽於所在送納。等第推恩。仍令當職官勸誘。而憲臣總之。然後解赴行在。皆用李綱請也。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入對。論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時庶事草創。就置三省於行宮門內。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夜過齊愈於省中。見其方執籌布算。問之。齊愈笑曰。李丞相今上三議。李公素有名譽。其建明乃爾。浚問之。故。則曰。胡可爲也。今西北之馬不可得。獨江、淮之南。而馬不可用。括民之財。豈可盡極。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責千萬緡以養。今豈堪此。齊愈將極論之。浚曰。不可。齊愈愕然曰。何也。浚曰。宰相不勝任。論去之。諫官職也。豈有身爲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彼獨不恚且怨。齊愈不樂曰。吾固爲其有虛名。第欲論此三事。聊扶持之。是日。執政奏事退。齊愈入對。出過省門。執浚手曰。適上向者之章。上甚喜。浚按手曰。公受禍自此始矣。此據張栻私記。日厤六月癸未。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乃在李綱上三議之前。恐誤。

戊子。承務郎張緯上給田募兵法。緯以爲將來防秋之後。應給田土。並畫圖置籍。每出戰。步人一名。給田百畝。有馬人增其半。鞍馬器甲自備。量地肥瘠。紐計第一等折土爲準。凡係官或天荒戶絕逃田。聽民從

便自占。其稅役科配第皆蠲之。即逃田雖已給。而田主自歸者。聽佃人別占。出戰人疾病事故。許餘丁承佃。緩急點集。並將帶武勇家人投狀效用。官爲置籍。一等支糧。每五十人立一名爲長。五百人又立一名。皆以有材武可部轄。衆所推者爲之。各等第借補官資。若所部技精及無逃亡者。依格遷轉。否則停廢。別選州委通判爲幹辦官。選監司提舉出戰人赴點集。後時或輒逃避。並依軍法。從之。後不克行。

是月。以迪功郎富直柔爲祕書省正字。直柔、弼孫也。此據祕書省題名。顯謨閣學士知越州翟汝文奏。陛下即位赦書。祖宗上供。悉有常數。後爲獻利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如浙東郡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乃二十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如杭歲起之額。蓋與越等。杭去年已減一十二萬匹。獨越尚如舊數。矧方經寇焚劫。戶口凋耗。蕭山一縣。家業才一百七十緡。則民力之困可知。今乞將戶三等已上減半。四等已下權罷。及身丁錢鹽。舊皆有定制。其後米太而已。今悉爲帛。臣以爲宜令納見直。從之。汝文、丹陽人。嘗爲翰林學士。

金人命元帥府選南人文武八員與皇孫伴讀。得前燕山府司錄事張巖等。並除尚書虞部郎中。令赴御寨。此據趙子砥燕雲錄。

貢士周紫芝應詔上書。言今金人盛強。憑侮中國。雖驅天下之兵以脅之。不足以當其強。竭天下之財以餌之。不足以厭其欲。盡天下甘言以悅之。不足以回其意。臣深思之。不過一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而已。自治之策無他。在力救前日之弊耳。陛下亦嘗思所以致今日之禍者乎。用人不專。黜陟不明。剛斷不足。此三者所以召禍亂之本也。李綱危言讜論。天下聳聞。朝廷知其

爲賢。既委以輔相。豈當責以將帥之事。遂致覆師。以貽竄逐。綱之用舍。係一時之輕重。願陛下盡以國計傾心付之。忽惑於詆訾不根之言。毋責以勝負不常之勢。臣所望陛下專於用人。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六賊之惡。暴著遠邇。當時猶且遷延歲月。處以善地。元惡有如蔡京。猶得保其腰領而死。其同惡之臣。非特不能盡去。方且依以爲用。或付以兵柄。或委以重鎮。凡今日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皆前日姦佞關茸。可誅而不誅。可去而不去者。如此人尚在要路。則幾何而不致於喪師割地。誤國欺君者哉。臣願陛下大明黜陟。以正忠邪。屏除畏懦軟弱之徒。旌擢骨鯁難犯之士。使天下曉然。皆知忠義者必賞。姦邪者必誅。則忠臣爭效死節。壯士勇於敢爲。庶幾可以雪恥。臣所望陛下大明黜陟。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淵聖皇帝虛以受諫。常若不及。惜其羣言交至。一切聽納。受之泛然。無所甄別。而人主之權。遂歸臺諫。敵圍初解。議者欲追擣之。既而惑於羣言。不能斷以必往。而割地之盟。棄不復用。明年敵騎果入。而惑於衆議。守城不遷。至有今日之禍。臣所望陛下勇於聽斷。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夫任用之專。最爲人主難事。今既得賢而用之。不能去姦邪。則其勢必不兩立。此三者在陛下勉之而已。紫芝、江東人也。此書見於徐夢莘北盟會編。今採其要語附入。但夢莘係之建炎三年春末。實甚誤矣。書中乞專任李綱。綱以今年五月初拜相。故附此書於六月末。或可移附今年八月並命二相時。紫芝書中又云。去年復春。況去年行詩賦。去年削舒王配享之文。今年復元豐釋奠之制。皆元年事。若係之三年春末。則綱貶海外。未許放還決非其時。附上明矣。